

《欧梯佛罗》篇——苏格拉底在诉讼中

在苏格拉底将要接受审判的法庭外，他遇到了欧梯佛罗，一个先知和神学家。欧梯佛罗说，他要以杀人罪控告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感到吃惊，问欧梯佛罗如何能断定这一行为是与其神学职责一致的。结果引出了一场关于虔敬的本质的讨论。

欧梯佛罗不代表雅典的正统派理论，反之，他对苏格拉底表示同情。他是个有独立见解的神学家，确信自己绝对正确。这就正适合苏格拉底运用其问答法来同他讨论问题。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旨在清除人们心中的错误成见，使之便于接受真知。这种问答法对被诘难的一方来说是令人不快的。尽管欧梯佛罗很自负，但他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批评，甚至不介意苏格拉底的善意的戏谁，——不过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苏格拉底对他的态度也不是纯粹否定的，他是想帮助他的朋友以更合理的方式去思维。尽管讨论是循环论证，毕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线索。

欧梯佛罗：出了什么事，苏格拉底？你怎么离开了你通常逗留的讲堂而跑到执政王的门廊前徘徊？你总不会像我一样到执政王前打官司吧？

苏格拉底：可我正是来打官司的，欧梯佛罗。并且我的官司不是私人起诉，而是公诉。

欧：当真？那一定是有人对你提出了起诉，我想你是不会去指控别人的。

苏：我当然下会去做这种事。

欧：那么是有人对你提出起诉了？

苏：正是这样。

欧：是谁？

苏：我对他并不熟悉，欧梯佛罗，他大约是个并不出众的青年人，我只知道他叫墨勒图斯，住在皮特提斯区。或许你能记起皮特提斯区有个墨勒图斯，长着长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鹰钩鼻子。

欧：我记不起来了，苏格拉底。告诉我，他对你提出了些什么起诉？

苏：什么起诉？在我看来事关重大。他声称他知道年轻人的品质为何堕落，谁应负这一责任。以他的年纪揭发了如此重大的问题可是件不小的功劳。我想他是个聪明家伙，他知道我愚笨，于是主动向国家告发我引诱他的同辈们堕落——就像孩子向母亲告状一样。依我看来他是从事政治的人中唯一走上正道的人，因为正道就是要首先注意培养青年人的高尚道德，就像一个优秀的园丁首先注意扶植幼小的植物，然后再去照料其他植物一样。毫无疑问，墨勒图斯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他准备首先清除像我这样侵蚀青年人的蠹虫，然后再去关心较为年长的人，这样他就会为国家创造不可计数的利益。自然，这种走上正道的开端必然会导致如此辉煌的结果。

欧：但愿如此，苏格拉底，但恐怕适得其反。依我看来，他想加害于你，就是想危害我们城邦的根基。告诉我，你的什么行为使他断言你在诱惑年轻人？

苏：无稽之谈，我的朋友。无论如何连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他说我是神的发明者，确切他说，他说我创造了新的神，不承认旧的神，所以他要对我

执政王：继承以前部落首领所行使的祭司职权的地方行政官，主持所有的宗教审判，包括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杀人犯的起诉。

墨勒图斯：对苏格拉底的控告详见《申辩》篇。

起诉。

欧：我明白了，苏格拉底。由于你说你经常听到内心神奇的声音的召唤，他便控告你传播了非正统的观点。他到法庭诬告你，是因为他知道这种诬告易于蛊惑人心。就连在我的官司中，由于我在法庭上预言未来叮讲了一些有夫神的事情，他们也嘲笑我。好像我是个疯子。然而我的预言从未落空这没什么关系——他们妒忌我们这些有预知能力的人。别让这些人来妨碍我们，要勇敢地迎接他们的挑战。

苏：然而，亲爱的欧梯佛罗，仅仅是嘲笑也许不用担忧，依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去传授他的聪明才智，雅典人倒也并不在于他是不是个专家。只是当他们看到有人以自己的智慧去启迪他人时，他们才会怒不可遏。这可能像你所猜测的那样是出于妒忌，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

欧：我倒不急于知道他们是不是妒忌我。

苏：你不必担忧，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你很少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也无意于向他人传授你的智慧。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怕由于我天性喜欢交际，他们会认为我会对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不仅不索取报酬，而且如果有人愿意听我讲，我还愿意倒付钱。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们仅仅打算嘲笑我，就像他们嘲笑你一样，那么，在法度的笑声中浪费我们的时间也还不是件太难受的事情。但如果他们认真起来，我的官司会怎样结束是难以预料的——大概只有你这样的预言家能知道。

欧：我敢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苏格拉底，你会圆满地结束你的官司的，就像我能够圆满地结束我的官司一样。

苏：唤，对了，欧梯佛罗，你打的是什么官司？你是为自己辩护呢还是起诉别人？

欧：起诉。

苏：起诉谁？

欧：人们听到我要起诉这个人，无疑都会以为我发疯了。

苏：为什么？难道他会飞吗？

欧：那倒不是，他是个老人。

苏：他是谁？

欧：我的父亲。

苏：我的伙计！是你的亲生父亲吗？

欧：一点不错。

苏：什么罪名？你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

欧：过失杀人，苏格拉底。

苏：天哪！可以肯定，欧梯佛罗，大多数人对这样的事情都会没了主意，不知公理何在。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决断的，只有具备超人智慧的人才能做出这种惊人之举。

欧：你说得太对了，苏格拉底。

苏：那么，你父亲是杀了你们的家庭成员吧？——显然是这样的了。你当然不去因为他杀了个外人而去控告他。

欧：难以理解，苏格拉底，你难道也认为死者是家庭成员还是外人是有所区别

难道他会飞吗：希腊文中“控告”和“捕捉”是一个词儿。“捕捉飞鸟”是表示疯狂的企图成语。这里是开玩笑。

的吗？你难道不考虑关键的问题是杀人究竟是否合法吗？我想如果不违背法律，可以不加追究；如果违背了法律，就必须告发他——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因为如果你有意同这样的人为伍，而不诉诸于法律来洗涤你自身和洗涤他的罪行，你就和他同样有罪。事情是这样的，死者是我家的帮工，我们在那克索斯岛经营农田时，他替我们干活。他喝醉酒后，向我们的一个仆人发脾气，把仆人杀了。于是我父亲捆绑了他的子脚。把他扔在沟里，同时派人到雅典来请教祭司该怎么处置他。在这段时间里，我父亲根本没有留意那个被捆绑的人，完全把他忘了，认为他既然是个杀人犯，死了也没关系。于是，事情就发生了，饥饿、曝晒和捆绑，使这个人交被派去雅典的人回来之前就死了。我父亲和一家人恨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站在杀人犯的立场上告发了我父亲。他们坚持认为，首先，不是我父亲杀了人，其次，即使他杀了那个人，由于死者是杀人犯，一个人也不应该去维护这样一个人的利益，而且儿子去告发他父亲是杀人犯总是不敬。在虔敬与不敬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他们理解不了神圣的法律之意向。

苏：告诉我，欧梯佛罗，你真的相信你理解了神圣的法律的裁判了吗？你真的相信你明白了虔敬的行为与不敬的行为的本质了吗？你能确信在你所说的这件事上你丝毫没有疑虑了吗？你难道不怕指控你父亲将会使你陷于不敬吗？

欧：这我可担当不起，苏格拉底。如果我没有关于虔敬和不敬的确切知识，我欧梯佛罗就不比芸芸众生高明了。

苏：既然你有非同寻常的才干，欧梯佛罗，我想我最好做你的学生，在墨勒图斯对我起诉之前，向他声明，就说我一直渴望能认识神，现在，既然他断言我的独立思考和我关于神的非传统观点都是错误的，我就当你的学生。我要对他说，“墨勒图斯，如果你承认欧梯佛罗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必须承认我的信仰也是对的，撤回你对我的起诉。如果你不承认我的信仰也是对的，那在你控告我之前，你还必须控告欧梯佛罗——我的老师，因为正是他腐蚀了老一辈的我和他自己的父亲——我是受他教导的，而他的父亲则是受他的劝告和惩戒的。”如果他不肯听从我的话，不撤回对我的起诉或者转而起诉你，我想我最好在法庭上重复这一声明。这样做对吗？

欧：依我看，苏格拉底，如果他真的试图指控我，我想我一定能发现他的弱点，在法庭上我将先发制人！

苏：我相信仰会这样做的，我亲爱的朋友，所以我才急于成为你的学生，因为我知道墨勒图斯，当然还有其他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你，然而他很容易以他锐利的目光看穿我，并已经以下敬的罪名指控我。现在，我请你明示，怎样对待杀人和其他事情是虔敬，怎样又是不敬？用力你刚才强调说你完全通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每个虔敬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不敬是与虔敬相反的行为，每个不敬的行为同样都在本质上相同，难道不是这样吗？换句话说，每件被认为是不敬的事，不都有一确定无

那克索斯：西爱琴海赛克拉德斯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由于雅典在5年前（即公元前404年），已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所门一些批评家曾指出了年代上的错误，其实，整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

疑的特征 吗？

欧：毫无疑问是这样，苏格拉底。

苏：那么告诉我，你怎样定义虔敬与不敬呢？

欧：我所说的虔敬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揭发杀人犯或神庙盗窃犯的罪行或其他这类罪行，不管犯罪的人是你父亲、母亲或任何人，不告发这样的人就是不敬。苏格拉底，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证据，以表明一个人决不应苟同于有不敬行为的人，不论他是谁，这就是法律之所在。我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已向别人指出了这一点。看看吧，这证据是多么有份量。人们都确信，宙斯是众神之中最善良最公正的，由于他的父亲蔑视儿子的权利而噬子，他把父亲监禁了。人们认为他这样做是正义的。宙斯的父亲也在同样的情况下伤害了自己的父亲，人们也都认为他这样做是正义的。然而，人们却责备我告发了做错事的父亲，他们竟如此矛盾地对神规定一条法则而对我则规定另一条法则。

苏：欧梯佛罗，别人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很难接受。你认为这就是我被传到法庭受审的原因吗？我的这种态度当然会使人们认为我大错特错。如果你这个神学方面的专家认为这些故事可信，那么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应该相信了。因为我们自认为在这方面一无所知，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妄发议论呢？但以友谊的名义起誓，你真的相信人们所描述的这些事吗？

欧：当然，甚至还有更神奇的事呢，苏格拉底，那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苏：那么你也相信众神之间也有内讧、激烈的争吵和战争及大量诸如此类的事吗？我早指诗人和艺术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的那些事，特别是在雅典庆典时悬挂在雅典卫城上供奉雅典娜的长袍上面所绘满的那些事，我们能说它们是可信的吗，欧梯佛罗？

欧：当然是可信的，苏格拉底。不仅这些都是真的，如果你愿意听的活，正像我刚才说过的，我可以告诉你关于神的很多事情，我想你听了会感到吃惊的。

苏：那倒不一定，等我们有空的时候你再来讲这些神的故事吧。这去儿我想让你更确切地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看，朋友，我刚才问你什么是虔敬，你还没有解释清楚。你只说你现在所为，即告发你的父亲，就是虔敬的行为。

欧：对，苏格拉底，我所说的完全正确。

苏：的确，但你肯定会承认还有很多虔敬行为。

欧：当然喽。

苏：那么，请你注意，我并不是要你告诉我一两种虔敬的行为，而是让你告诉我使一切虔敬行为成为虔敬的虔敬本身的特征。即因为你同样认为，不敬的行为之所以不敬，是因为具有一种特征；而虔敬的行为之所以虔敬，也是因为具有一种特征。这你当然还记得吧？

欧：我是这么认为的。

苏：那么，请你向我解释清楚虔敬的特征是什么，以便我能专注于它，把它

特征：“理念”一词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这里苏格拉底的语言无疑是柏拉图用来说明他的形式和理念的理论的。

作为衡量你和其他人的行为的范式。如果符合这个范式，就是虔敬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这个范式，就是不敬的行为。

欧：苏格拉底，如果你要我这样做，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苏：我正要你这样做。

欧：好，我的回答是，神之所悦的就是虔敬的，神之所不悦的就是不敬的。

苏：欧梯佛罗，你回答得太妙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回答。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回答的是否正确，但无疑你会继续为我解释清楚你的观点的。

欧：当然。

苏：那么，让我们继续分析我们刚才所说的话。神所钟爱的行为或人是虔敬的，神所憎恶的行为或人是不敬的，虔敬与不敬不同，而且正相反对。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吧？

欧：是这样的。

苏：这一定义看来还令人满意吧？

欧：我想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我想我们还说过，众神间经常意见不一致，相互攻击、充满敌意，不是吗？欧梯佛罗？

欧：是啊。

苏：那么，我的朋友，什么样的分歧会引起敌意和憎恨呢？让我们来这样想一想，如果你我在两个数哪个大这一问题上分歧，我们会因此而互相敌视和憎恨吗？难道我们不会求助于算术来很快结束这一争执吗？

欧：我们当然会这样做。

苏：假如我们对两物哪个相对大一些有分歧，难道我们不会求助于度量去结束这一争执吗？

欧：完全应该这样做。

苏：我们还会求助于称量来确定物体的重量，对吧？

欧：自然。

苏：那么，对哪类问题的争执会使我们的意见难于统一，以致使我们相互敌视、攻击呢？可能你不能马上回答，那么想一想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在是非、荣辱、善恶问题上才会引起这样的争执？难道不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分歧，不能得出满意的结论，所以我们相互敌视，你我以及其他人不都是这样吗？

欧：对，正是在你指出的这些问题上意见分歧才会争执不休、相互敌视，苏格拉底。

苏：那么众神呢，欧梯佛罗？如果他们确有根本的分歧，难道不是由于这些原因吗？

欧：当然也是。

苏：那么依你看，尊敬的欧梯佛罗，结论应该是，众神也在是非、荣辱和善恶问题上各执己见；因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没有分歧，他们就下去分裂、争斗。难道不是这样吗？

欧：完全正确。

苏：那么，难道众神中每一派不都钟爱他们自认为是真善美的，而憎恶其反面的吗？

范式：由提出“特征”到提出“形式”的过度，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常用“范式”一词表示他的“形式”。

欧：当然。

苏：据你所说，同样的事情，我指的是引起众神争执的事情，有些神认为是对的，有些神则认为是错的，他们由此而分裂，相互争斗，是这样吗？

欧：是的。

苏：显然，同样的事情既会为神所钟爱。也会为神所憎恶，就是说，同样的事情既是神之所爱的，又是神之所恨的。

欧：似乎是这样。

苏：欧梯佛罗，由此看来，同样的事情也可以既是虔敬的，又是不敬的。

欧：可能是这样。

苏：聪明的朋友，那么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并没有请求你告诉我什么事情既是虔敬又是不敬的。显然，神之所钟爱的就是神之所憎恶的。所以，对于你告发自己的父亲这一举动，也许宙斯会赞同而克罗诺斯和乌雷诺斯会反对，赫费斯托斯会赞赏而赫拉会反感，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其他诸神也会对这一举动毁誉不一。

欧：但我认为，苏格拉底，众神无论如何不会在以下这点上意见分歧，即不论是谁，只要他没有正当理由杀了人，就要受审判。

苏：那么告诉我，欧梯佛罗，就人类而言，不论是谁不合法地杀了人或犯了其他罪都要受到惩罚，你对这点没听到过任何异议吗？

欧：正相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永无休止，在法庭上更是如此。他们作恶多端，又不遗余力地从言行两方面开脱自己，逃避惩罚。

苏：欧梯佛罗，他们是真的认为自己有罪还要狡辩说他们不应受惩罚吗？

欧：不，当然不是。

苏：那么，他们并没有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想，他们虽然不敢这样说：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不会为受惩罚而争辩。但是，也许他们根本否认他们犯了罪，不是吗？

欧：确实是这样。

苏：所以，他们并不否认一个有罪之人应受惩罚，他们可能会竭力争辩的是：究竟谁是罪犯，他犯了什么罪，什么时候犯的罪。

欧：确实是这样。

苏：那么，众神的情况不也和这些人完全相同吗？假如像你所说的那样，众神在是非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一些神指责另一些神行不义之事，被指责的一方则极力否认，这不是和人类一样吗，我的朋友，因为不论是神还是人，都不敢坚持说，一个罪犯可以不受惩罚。

欧：你说得对，苏格拉底，大抵如此。

苏：但我想，每个特定的行为无论对神还是对人来说都是有争议的。因为他们对毁誉不一的行为都不会形成一致的看法。难道不是这样吗？

欧：当然是这样。

苏：亲爱的欧梯佛罗，我们继续讨论吧，请你用你的知识来指导我，以便我变得更聪明些。如果一个受雇佣的人杀了人，被死者的主人捆绑起来，在囚禁他的人从祭司那里得到如何处置的指示前，这个人由于被捆绑而致死，你有什么证据说明所有的神都认为此人死得冤枉，为了此人的利益，做儿子的告发自己父亲是杀人犯这种做法是正义的？请吧，请在这类事上向我做出确切的证明，证明众神无疑都认为你这种行为是正义的。如果你的证明令我满意，我将终生赞美你的聪明才智。

欧：这也许不是轻而易举的，苏格拉底。当然我是能清楚地证明这点的。

苏：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我比陪审团更愚笨。显然，你将向陪审团证明杀人行为是有罪的，所有神都憎恶这种行为。

欧：当然；如果他们肯听我说。

苏：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申述得很充分，他们当然要听。你说话时我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反复思考：“即使欧梯佛罗完全能够向我证明，众神无一例外都认为杀人行为是有罪的，他又怎么能帮助我认识虔敬与不敬的含义呢？杀人即使是为神所憎恶的，但事实上我们刚才并没有肯定神的爱憎是区分虔敬与不敬的标准，我们只发现神之所憎也即神之所爱。”欧梯佛罗，我暂且同意你认定你父亲的行为是有罪的，并且如果你愿意，我们还可以假定众神一致认为他这一行为是非法的并对这一行为表示憎恶，但这样我们就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说法，即众神一致钟爱的就是虔敬的，众神一致憎恶的就是不敬的，而为有些神所钟爱而为另一些神所憎恶的则既非虔敬的，也非不敬的。你同意我们现在这个关于虔敬和不敬的定义吗？

欧：有什么可反对的呢，苏格拉底？

苏：我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欧梯佛罗，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你用这个定义能不能便于你实现你的承诺，对我进行教诲？

欧：好，那么我们就说，虔敬就是众神一致钟爱的；反之，不敬就是众神一致憎恶的。

苏：欧梯佛罗，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一下修正后的定义，看它是否会令我们满意，对吗？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人们的言辞就把他们所说的当作真理，简单地认可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假定，对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考察一下他所作的表述的含义吗？

欧：当然。我们应该考察其含义。但我认为，我们这个定义现在是令人满意的了。

苏：我们很快就能做出适当的判断了，尊敬的先生。请你想一想，虔敬的人或行为被众神钟爱是因为它本身是虔敬的，还是由于它为众神所钟爱才是虔敬的？

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我会解释清楚的。我们不是经常说移动和被移动、引导和被引导、看见和被看见诸如此类的事吗？在所有这些成对的词语中，每一个都与另一个不同，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区别的呢？

欧：噢，我想我明白了。

苏：那么是不是也有被爱之物和施爱之物呢？

欧：当然。

苏：那么你说说看，被移动之物是由于某物在移动它才成为被移动之物的，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才成为被移动之物的？

欧：原因当然是由于某物在移动它。

苏：那么被引导之物之所以被引导，是因为有某物在引导它；被看见之物之所以被看见，是由于某物在看它？

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一直为这一问题所困扰。无疑柏拉图持第一种观点，即虔敬于为被神所钟爱是因为它本身是虔敬的，因为他把道德评价看作绝对的。

欧：当然是这样。

苏：所以，某物并非由于它是被看之物，我们才能看见它，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去看它，它才成为被看之物；某物并非由于它是被引导之物，我们才能引导它，而是由于我们引导了它，它才成为被引导之物；同样，某物也并非由于是被移动之物，我们才能移动它，而是由于我们去移动它，它才成为被移动之物。我的意思清楚吗，欧梯佛罗？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如果是被创造的或是被移动的，不是由于它是一个被造物而被创，而是由于它被创造而成为被造物；同样，它的被移动也不是由于它是行为的对象，而是因为它接受了推动。你难道不同意这一观点吗？

欧：恰恰相反，我完全同意。

苏：既然这样，一个被爱之物难道不也像一个被造物和行为对象一样吗？

欧：当然。

苏：这同我们前面的例子是相同的：被爱之物不是由于它是爱的对象，而是由于它被爱才成为爱的对象。

欧：对，一定是这样。

苏：那么，如何看待虔敬呢？根据你的定义。虔敬不就是为众神一致所钟爱的人或行为吗？

欧：对。

苏：只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为众神一致钟爱，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欧：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它是虔敬的。

苏：这么说由于它是虔敬的，才为众神所爱，而不是由于它为众神所爱，它才成为虔敬的？

欧：似乎是这样。

苏：但正是由于一物为神之所爱，它才成了爱或神之所爱的对象。

欧：当然。

苏：欧梯佛罗，这不就等于说，神之所爱之事与虔敬之事不同，虔敬之事也与神之所爱之事不同，它们是两回事。

欧：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苏格拉底？

苏：因为我们都同意，虔敬之事被众神所钟爱是由于它是虔敬的，虔敬之事并非由于为众神所钟爱才是虔敬的。不是吗？

欧：对。

苏：我们还同意这点，即神之所钟爱之物之所以为神所钟爱，是由于神喜爱它，而不是由于它是神之所钟爱之物所以神喜爱它。

欧：是的。

苏：亲爱的欧梯佛罗，如果神所钟爱者就是虔敬者，就会出现这样的混乱：虔敬者为神所钟爱是因为它是虔敬者，神所钟爱者是由于为神所钟爱才被众神所爱：如果神所钟爱者是由于被众神所钟爱才为神所钟爱，那么，为神所钟爱的虔敬者就应该因为它被神所钟爱才成为虔敬者。正如你所见，前提和结论是正相反对的。这表明虔敬者和神之所爱者是完全不同的。神所钟爱者是由于被爱才可爱，而虔敬则是由于可爱才被爱。我只能这样想，欧梯佛罗，当我问你什么是虔敬时，你不愿意向我揭示虔敬的本质，只陈述了它的属性之一，即说虔敬有力众神所钟爱的属性，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具有这一属性的虔敬本身是什么。如果你承认我所说的是事实，那么，请不要再向我隐匿真理，请你重新向我解释清楚为神所钟爱的、或还具有其他属性的虔敬本身是什么，我们下去讨论虔敬的属性，只请你无保留地告诉我什么是虔敬和不敬。

欧：但是，苏格拉底，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把所想的向你解释清楚。我们不论谈论什么，似乎总是不知为什么转变了话题，不在我们原来的出发点上。

苏：欧梯佛罗，你的观点就像我先人代达卢斯的作品一样会自动变换方位。如果我这样设置前提和进行论证，无疑你会嘲讽我，以为这是我和他有典缘关系的结果，所以我的观点会不在原来设置的出发点上面变换不定。然而这些论点是你提出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用另外的戏谑开开你的玩笑，因为正是你转移了话题。

欧：依我看来，苏格拉底，这种讽刺用未对你刚才所说的话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不是我使话题有所偏移和扭转。在我看来，你就是代达卢斯，是你转移了话题，至于我，我的话题始终未变。

苏：亲爱的朋友，如此看来，我比代达卢斯更具有艺术天才。他只能赋予他自己的雕塑品以运动能力，而我则显然既能转移自己的话题，又能转移别人的话题。请注意，我的艺术最有趣的特征是：独创垦出于无意的。与其有坦塔洛斯的财富和代达卢斯的技巧，不如使我们的观点能够确立。这就足矣。你似乎有些迷惑了，我愿帮助你在虔敬问题上努力开导我，不要过早地放弃这一努力。现在请想一想，你不认为每件虔敬之事必然都是符合道义的吗？

欧：恰恰相反，我认为虔敬之事是符合道义的。

苏：那么每一件符合道义的事都是虔敬的吗？尽管虔敬之事都是道义的，道义之事却不都是虔敬的，只是其中一些是虔敬的，另一些则不然。不是这样吗？

欧：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正像你比我年轻得多一样，你也比我聪明得多。但正如我所说，过份的聪明反倒使你迷惑起来了，这真使我感到吃惊。请你振作起精神来吧，实际上，我的意思并不难懂。我的意思与某诗人所说的相反，那诗人写道：

创世的宙斯，造物之神，
无人会对你有责备之心，
因为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崇敬。
我不同意这首诗中所说的。你要我说出为什么吗？

欧：当然。

苏：我认为，“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崇敬”这种说法是错的。在我看来，有很多人惧怕疾病、贫困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不幸，但尽管他们惧怕这些，

而属性则既可以是本质的，也可以是非本质的。这里属性一词是指非本质的属性。

代达卢斯：传说是很多工艺品的发明者，包括雕塑品。他使塑像的两条腿分开，能够走动。这里说他是苏格拉底的祖先，是因为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匠。

坦塔洛斯：宙斯的宠儿。他的最出名的事迹是由于他的骄傲而得到的惩罚，即水和食物对他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却不会对他们所惧怕的东西产生一丝一毫的崇敬。你难道不这样想吗？

欧：我当然也这么看。

苏：所以我认为“哪里有崇敬，哪里就有恐惧”这种说法才是对的。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羞愧的人，难道会不怕落下坏名声吗？

欧：当然会怕落下坏名声。

苏：那么，断言“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崇敬”是不正确伪了。哪里有崇敬，哪里就有恐惧；但没有崇敬也可以有恐惧，因为恐惧的范围比崇敬更广。崇敬是恐惧的一种，正如奇数是数的一种一样。哪里有数，不一定哪里就有奇数，而哪里有奇数，哪里就一定有数。我想现在你明白了吧？

欧：当然明白了。

苏：好。我刚才向你请教时的意思就是：是否哪里有符合道义的行为，哪里就有虔敬呢？显然，哪里有虔敬，哪里就有符合道义的行为；但哪里有符合道义的行为，哪里却不一定就有虔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是采纳这个观点呢，还是你另有高见？

欧：我认为你说的是正确的，我们就采纳这个观点吧。

苏：那我们就接着来讨论。如果虔敬是一种符合道义的行为，那么看来我们必须揭示虔敬是哪一类的道义行为。例如，如果你现在问我偶数是哪类数或偶数的特性是什么，我就会说，偶数就是“可以二等分的”数。你不这样认为吗？

欧：我同意你所说的。

苏：那么，请你用同样方法向我解释清楚虔敬是哪类道义行为，以便我可以让我墨勒图斯停止他那别有用心的攻击，撤回他以不虔敬为借口对我的起诉。因为我现在得到了你的悉心指教，懂得了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敬。

欧：好，苏格拉底，在我看来虔敬是这样一种道义行为：它是服侍众神的，而其他道义行为则是服务于人的。

苏：我看这也是一个精彩的回答，欧梯佛罗；但我仍没有完全得到我所要的回答，因为我还不能确定你所指的服侍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不会把服侍众神的服侍和服侍的其他含义相混吧，因为我们的确处处在使用这个词。例如，我们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养马，只有驯马师才懂得养马。难道不是这样吗？

欧：当然是。

苏：这是因为驯马就是服侍马，对吗？

欧：对。

苏：同样，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养狗，只有驯狗的人才懂得如何养狗。对吗？

欧：非常正确。

苏：因为驯狗就是服侍狗。

欧：对。

苏：那么养牛就是服侍牛了？

欧：当然。

苏：那么虔敬就是服侍众神了，欧梯佛罗，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欧：对，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苏：服侍这些动物的结果不都一样吗？我是说，饲养动物总是从怎样对它们这有利着眼着手，正如你所见，由驯马师养马对马有好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欧：我同意。

苏：那么我想，狗为驯狗者所养，牛为耕者所养，诸如此类，被养育都能受益。你总不至于认为服侍的目的是伤害被服侍的对象吧？

欧：我当然不会这么看。

苏：那么服侍是从对其有利着眼了？

欧：当然。

苏：如果虔敬是服侍众神，那么它就能使众神获益，使神更完美了？你是否认为你的虔敬行为使一些神得益了？

欧：当然不会。

苏：是的，欧梯佛罗，我也认为你不会这么想。我之所以坚持要你说明你所谓服侍神的含义，原因就在于我知道你不会认为虔敬行为能使神获益。

欧：你说的完全正确，苏格拉底，我的意思的确不是那样。

苏：很好。那么，你所说的虔敬是一种什么样的服侍神的行为呢？

欧：如同奴婢服侍主人那样，苏格拉底。

苏：我明白了，就是说，虔敬是为众神服务。

欧：完全正确。

苏：那么，以医生给予的服务为例，你能告诉我医生为人服务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吗？难道不是健康吗？

欧：正是。

苏：造船匠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其结果又是什么呢？

欧：显然是造出船来了，苏格拉底。

苏：我想，就建筑师而言，他所提供的服务的结果就是房子了。

欧：正是。

苏：那么告诉我，好朋友，为神提供服务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显然你是知道的，因为你声称你对神的知识比别人的更多。

欧：我的确这样说过，苏格拉底。

苏：以上苍的名义，请你告诉我，众神利用我们的服务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是什么？

欧：众神们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果，苏格拉底。

苏：军事首领们也能取得很多辉煌成果，我的朋友，但仍然很容易在战争取得胜利后概括出他的主要战果。是吗？

欧：当然是的。

苏：农民们也取得了很多辉煌成果，但他们的成就可以被概括为从土地里获得食物。

欧：很对。

苏：那么神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什么呢？他们的成就可归纳为什么呢？

欧：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苏格拉底，对你来说，要详尽地了解神所取得的成就就要费很大的气力，但我可以向你讲个大概。如果一个人在祈祷和祭祀中懂得什么样的言行能取悦众神，这就是虔敬，正是这种礼仪维护了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相反，使众神不悦就是不敬，它会破坏和毁灭一切。

苏：欧梯佛罗，我相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精炼的语言概要回答我的问题。但事实上你根本不愿开导我，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在关键时刻转变了话题，如果你回答了我，我现在就会得到我想从你那里得到

的关于虔敬的所有知识了。正如人所说——无论情人引向哪里，他都会亦步亦趋。请告诉我，你这次用“虔敬”一词是什么意思，是一种祈祷和祭祀吗？

欧：是的。

苏：祭祀是指向神奉献供品，祈祷是指向神请求，对吗？

这里暗示正确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定义。如果让柏拉图来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可能早这样的：“建立公正和有秩序的政府”。但无疑柏拉图想让读者自己体会出这层意思来。

欧：对，苏格拉底。

苏：由此看来，虔敬是关于请求和给予的学问。

欧：你完全把握住了我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你看，我的朋友，我非常倾慕你的聪明才智，因而全神贯注地聆听你的高论，以便毫无遗漏地领会你的意思。请你再告诉我，虔敬这种为众神服务的方式是什么？你不是说它包括请求和给予两种方式吗？

欧：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苏：向神请求不就是要求众神赐福予我们吗？

欧：不是这样还能是什么呢？

苏：同样，给予不就是向神奉献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对神的赐福的回报吗？因为把一个人根本用不着的东西给予他，是无用的馈赠。

欧：很对，苏格拉底。

苏：欧梯佛罗，这样看来，虔敬是一种神与人交易的学问。

欧：你愿意这样形容也无不可。

苏：我倒并不认为这样说更合适，除非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请你告诉我，众神从我们的供品中获得了什么益处？众神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赐予了我们一切幸福，但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什么益处呢？难道我们同神的交易对我们如此有利，使我们得到了想从众神那里得到的一切，而众神却从我们这里什么也没得到？

欧：苏格拉底，你真的认为神从我们的祭品中得到了什么益处吗？

苏：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奉予神的究竟是什么呢，欧梯佛罗？

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是荣誉、尊敬和感激，你想还能是什么呢？

苏：欧梯佛罗，这么说虔敬就是向神感恩，而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有益或可贵之事？

欧：照我看来这对他们是最可贵的。

苏：那么虔敬对神来说似乎又是可贵之事？

欧：完全正确。

苏：如果你这样说，你不感到你又明显地离开了原来的出发点了吗？你是不是又要指责我像优达卢斯那样转移论题了？其实你使自己的论题绕圈子的本领比代达卢斯使自己的工艺品兜圈子的本领高。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讨论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了吗？你一定还记得前面我们已经确认虔敬者和神所钟爱者不是一回事，而是两回事。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欧：我当然记得。

苏：那么你没意识到现在又说虔敬就是对神来说最可贵的东西，不就等于说虔敬就是为神所钟爱的东西吗？

欧：当然是这样。

苏：那么，或者是我们先前的结论错了，或者是我们前面的结论正确的，而我们现在提出的假设是错了。

欧：似乎是这样。

苏：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对虔敬问题的研究，因为不得到正确的回答我绝不会自动放弃努力。你只有答应我的请求，尽力全神贯注地向我揭示真理，因为只有你知道问题的答案，如果你不把答案告诉我，我就要

像对待普罗透斯那样不放你走。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敬，你就再不要为了一个雇主的利益而指控你的老父为杀人犯，免得自己做错事，这会令你更畏惧众神，对人们的非议更感到羞愧。我确信你自以为完全懂得什么是虔敬之事，什么是不敬之事。那么就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吧，最尊敬的欧梯佛罗，不要再保

欧：下次再说吧，苏格拉底，我现在有一个要紧的约会，必须走了。

苏：朋友，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你不想想你这样离去会彻底毁灭我的希望！我想如果我能在你的帮助下搞清楚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敬，我就既能逃脱墨勒图斯的指控，又能使我的余生生活得更好。我要向墨勒图斯证明，在神学方面我得到了欧梯佛罗的悉心指导，不会再愚蠢地散布独到见解和非正统的观点了。

普罗透斯：无所不知的海神。他试图以他的各种变化来躲避向他提问的人，但如果提问者紧追不放，他最终会说出答案。

《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

公元前 399 年，三个雅典公民，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对苏格拉底提出公诉，指控他危害社会。

指控他的第一条罪行是：信奉异端邪说。这无疑是为了煽动偏见（以“信奉异端邪说”为借口似乎比用“不敬”为借口更恰当，因为后者很难作为起诉的罪状）。这一罪名曾被成功地用来攻击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现在他们又把阿那克萨哥拉的一些观点强加于苏格拉底。这一罪名很难成立，因为苏格拉底一贯恪守宗教礼仪。但苏格拉底很可能指出过传统信仰中不协调的和无价值的因素，而且他所说的“神的声音”也可以当作一个危险的自由思想家的虚神的臆造。

指控他的第二条罪行、也是更严重的罪行是：苏格拉底“腐蚀青年人的心灵”。这一整脚的捏造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苏格拉底的圈子里包括或曾经包括一些右翼贵族，他们像克里提阿斯那样，即便死后仍遭人痛恨。曾显赫一时的阿尔西比阿得斯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关系最密切的学生之一，现在人们只记得他是一个危害国家的卖国贼。可能有人会认为，正是苏格拉底引导这些人走上了歧途，他还在引诱其他人。苏格拉底倾向于认为公众舆论是愚昧的，这又使他受到民主派的怀疑。苏格拉底的最有力的指控者安尼图斯就是民主派的一个重要成员。

这样，他们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主要依靠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强有力的结合。他们也利用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并希望苏格拉底的不妥协的态度会引起陪审团反感，因为陪审员最喜欢听的是阿谀奉承和哀求乞怜。

法庭的审判程序如下：当事人必须不依靠辩护人的帮助陈述自己的理由。原告首先提出起诉，当被告向由五百零一位公民代表组成的陪审团进行答辩后，执行主席不作任何有倾向性的总结，立刻由得票多少进行判决。如果票数相等（这在代表有病或缺席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案件不作出判决；如果原告所获得的票数少于五分之一，他要受罚。如果判决有罪（就像这一案子），但没有固定的惩罚，原告可以建议一种处罚，被告可建议另一种处罚，然后由陪审团表决。

《申辩》由三部分演说组成：（1）苏格拉底的辩护；（2）苏格拉底对惩罚的反提议；（3）向法庭的最后讲演。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不知道原告的话对你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就我来说，我都几乎为之所动，因为他们的论证是如此地令人折服。但是，他们所说的几乎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在他们散布的许多谎言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告诫你们必须仔细提防我的欺骗，就是说，我非常擅于雄辩。他们真是厚颜无耻之极。他们由于料到自已将会受到有力的驳斥，于是就脸不变色地编造了这些谎言，给我加上了雄辩家的桂冠。而事实将表明，我根本不擅长雄辩，除非他们把说真话的人看作技巧高超的雄辩家。如果他们所谓的雄辩就是说真话，我可以承认我是一个雄辩家。但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善于辞令的雄辩家。

正如我所说，原告们所讲的几乎都不属实；而从我这里，你们听到的将全是真话。我可以郑重宣告，尊敬的陪审员们，我不会像他们那样以绚丽的词藻和动听的语言来装饰我的申诉，绝不会！你们所听到的，是我即刻所想到的诚实的言辞，我自信正义在我这边，我愿你们所有人都能相信我，而不要指望会有另外的事实。尊敬的陪审员们，像我这样年高的人如果用小学生式的造作言辞来向你们发表讲演，未免有失身分。我要用我惯用的语言为自己辩护，你们中很多人都在本城公众聚会的地方或在其他场合听我使用过这种语言，我最诚恳地请求你们，如果听到我用我惯用的语言辩护，请不要惊讶，也不要打断。我提醒你们注意我的情况，我七十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庭露面，我对这里所用的语言很不熟悉。如果我来自外邦，我以我生来就

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说话，你们自然会谅解我，所以，现在我向你们提出这个请求是有理由的，请你们不要介意我讲话方式的好坏，只考虑和关注这个问题，即我所说的是否公正。这是陪审员的首要职责，正如申辩者的义务是说真话一样。

尊敬的陪审员们，对于我来说最合适的程序是按先后对前前后后的原告们所指控我的罪状——进行申诉。我这所以要分清先后次序，是因为正如你们所知，多年来指控我的人为数不少，虽然他们说的没有一句是事实。比起安尼图斯和他的同伙来，我更畏惧以前指控我的那些人。虽然安尼图斯他们就足以令我畏惧了，但其他的控告者更令人畏惧。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你们大多数人还是孩童时就左右着你们，把对我的不真实的指控灌满了你们的头脑。他们说：“有个叫苏格拉底的智者，上察天文，下究地理；摇唇鼓舌，颠倒是非。”尊敬的陪审员们，正是这些人，这些谣言的传播者，他们是危险的原告，因为听信这些谣言的人都会认为，不论是谁要去研究天文地理，就一定是不信神的人。此外，这些原告中的很多人，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指控，他们在你们还是儿童或青年时，在你们最容易受人影响时把对我的诬告灌输给你们，因为没人为我辩护，所以他们不用出庭就能赢得这场官司。最不公道的是，除了他们中间正巧有一个剧作家外，我甚至连这些原告的名字都不知道，因而也无法告诉你们。所有这些人，或出于妒忌，或嗜好诽谤，或只是喜欢传播流言，他们都是最难对付的。因为把他们传到这里来对质是不可能的；而我又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与看不见的对手争辩。因为这些人不会出庭与我辩论。所以我请求你们接受我的声明，即控告我的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在出庭的原告，另一部分是我刚才提及的以前的原告。你们必须同意我首先不得不对以前的原告进行答辩，因为你们很早以前就听到了他们对我的指控，同我现在受到的指控相比，他们的指控要激烈得多。

尊敬的陪审员们，现在我要开始为自己辩护了。在供我申辩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必须尽力清除你们头脑多年来形成的错误印象。尊敬的陪审员们，但愿申辩的结果对你们和对我自己都有利；我希望我能胜诉；但我深知这是困难的，我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有足够的认识。让事情根据神的意愿了结吧，现在我必须服从法律进行申辩。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发端吧，看看使我落到如此不受欢迎的地步、致使墨勒图斯提出起诉的罪名到底是存么。指责我在攻击我时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有必要假设他们是我的合法的原告，代他们宣读一下他们的起诉书。

“苏格拉底犯有扰乱他人罪，他上察天文，下究地理；摇唇鼓舌，颠倒是非，并教唆他人效仿自己。”他们的抨击大致如此。这些你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中已经见到了，剧中的苏格拉底在空中盘旋，扬言他能腾云驾雾，并发表了一大堆无稽之谈，而事实上，我对剧中苏格拉底所言之物一无所知。我并非轻视这些知识，如果有人真正精通这些知识，我绝不敢轻视——我只是不想

安尼图斯和他的同伙：指墨勒图斯和吕孔。墨勒图斯脾气暴躁，可能出于妒忌反对苏格拉底，他是带头起诉的人；安尼图斯是正直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成员，他痛恨诡辩派，可能认为苏格拉底就是诡辩派的一员，所以提出了有份量的指控；吕孔是演说家，在诉讼中显示了他的辩才。

剧作家：指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他在喜剧《云》中讽刺了苏格拉底，把苏格拉底描绘成最坏的诡辩家——一个既不信神又不讲道德的伪科学家和浮夸的人。

让墨勒图斯借此来攻击我，而且事实上，尊敬的陪审员们，我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我请求你们都能作为我申诉的证人，你们中大多数人都曾听过我谈话，我恳请你们与邻座相互澄清一下，告诉对方你是否听到我或多或少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你们印证一下就会明白，对我的其他传闻也都是不实之词。

事实是，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的。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试图教诲他人以索取报酬，那也不是事实。我倒愿意这件事能成为事实。因为我想一个人。能有资格教诲别人，这是一件好事，像勒昂提尼的高尔吉亚、刻俄斯的普罗狄枯斯和埃利斯的希皮亚斯那样的人，他们家全能够随自己所愿去任何城邦，劝说年轻人离开本邦朝夕相处的伙伴而去追随他们。青年们依附于他们，以金钱回报他们的教诲之恩，并对他们感激不尽。帕罗斯也有这样一个人，他曾经访问过雅典。我碰巧遇到一个人，他给智者们的报酬比其他入加在。一起给的还多，我指的是希波尼枯斯的儿子卡利亚斯，他有两个儿子。我问他：“卡利亚斯，如果你的儿子是小马驹或小牛犊，我们会毫不困难地找到一个驯养人去完善他们的天赋本性，这样的驯养人不外是马伕或农民。但你的儿子是人，你打算请谁作为他们的教导者呢？谁在完善人类的天性、完善社会的性质方而是专家呢？我从你有儿子这一事实出发，可以推断你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物色到合适的人了吗？”卡利亚斯回答说：“当然物色到了。”我问他：“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你给他多少报酬？”他回答说：“他是帕罗斯的厄文努斯，苏格拉底，我给他的报酬是500德拉克马。”我觉得如果厄文努斯真在这方面有造诣，并以此获得这样合理的报酬，这是值得向他祝贺的。如果我也精通这类知识，我自然会引以为荣，摆出架子。但尊敬的陪审员们，我确实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说到这里，你们中可能有人会打断我，并提出质问：“那么你到底做了什么，苏格拉底？你为什么会被这样诬告？如果你始终循规蹈矩，所有这些中伤你的流言蜚语就肯定不会产生；正是由于你言行逾矩，这些流言蜚话才得以产生。如果你不愿我们去臆测的话，请你自己向我们解释清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是要向你们解释清楚我何以蒙受不白之冤。所以请你们务必注意听我说。可能你们中有人会以为我不严肃，但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向你们说的全是真话。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无非是由于具有某种智慧而获得了智者的名声。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我想是人类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可以算作有智之人。或许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天才们有超人的智慧，但我实在无法说明。我对这种超人的智慧自然是一无所知，谁说我有这种智慧就是说谎，就是有意中伤。尊敬的陪审员们，即便是我的申辩显得放肆，也请不要打断我，因为我将要向你们讲述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意见，而是引述一位无可指责的权

高尔吉亚：一个怀疑论者和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他第一次访问雅典是公元前427年随外交使团而来，后在雅典定居了一段时间。

普罗狄枯斯：专门研究同义词及其确定意义，他的风格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有滑稽的效仿。尽管他卖弄，他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教师和著名的诡辩家。

希皮亚斯：被看作万事通。对所有有用的技艺都有所了解，但不可能有很深的造诣。

卡利亚斯：《普罗泰戈拉》篇中的主人。他是诡辩派的资助人，平日不计钱财，为此倾家荡产。

厄文努斯：修辞学者和诗人（《费多》篇里苏格拉底似乎把他作为哲学家）。当时他正逗留在雅典。

威的话。我将请德尔菲的神为我所具有的智慧作证。

你们当然都认识开瑞丰。他与我是自幼之交，他是卓越的民主派成员，在前几年的“放逐和复辟”中，他始终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于他所从事的每项工作是多么热心。我在前面说过，尊敬的陪审员们，请不要打断我。有一天，他去德尔菲向神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聪明。女祭司回答说，没有。开瑞丰已经死了，上述情况可以由他的兄弟来证实，此刻他就在法庭上。

请想一想我向你们说这些话的目的吧。我是想对你们解释清楚强加于我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当我听了神谕后，我对自己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讲明白呢？我只是充分意识到自己毫无智慧，那么他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又是什么意思呢？神按其本性来说是会说谎的。”

在对神谕迷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强迫自己以下述方法去证实神谕的真理性。我去访问了一位具有极高智慧声誉的人，因为我想，只有在这里。我才有可能成功地对神谕作出反证，向神圣的权威指出：“你说我是最聪明的人，但这里有人比我更聪明。”

我全面地考察了这个人。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名字，在我考察他时，他是我们城邦的政治家之一。经过交谈，我的印象是，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他自己认为，他很聪明，但事实上他并不聪明。当我试图向他指出他只是自认为聪明而并非真正聪明时，他和在场的其他很多人都表现出了对我的憎恨。离开他后我反复思量，“我确实比这个人聪明。很可恨我们谁都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知识，但他对不知之物自认为有知，而我则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论如何，在这点上我比他聪明，起码我不以我所不知为知。”

此后，我去访问了一个在智慧方面声誉更高的人，我又得出了同样的印象，我也同样遭到他本人和其他很多人的憎恨。从那以后，我访问了一个人又一个人，我都感到悲哀和恐惧，因为我这样做不受欢迎。但我强迫自己把神圣的使命放在首位。既然我试图揭示神谕的含义，我决意遍访每一个有智慧声誉的人。尊敬的陪审员们！指犬为誓，我必须对你们坦率地说，我的印象是：当我遵照神的命令调查时，我发现，智慧声誉最高的人几乎完全无知，智慧声誉低于他们的人却颇有实际知识。

我愿你们想象一下我为确证神谕的真理性而踏上的像朝圣一样的艰难路途。当我遍访了政治家后，我又去访问诗人、戏剧家、抒情诗人和其他各种人，相信在他们那里可以暴露我自己的无知。我在他们那里列举我所想到的他们的最好的作品，紧紧围绕他们写作的目的提问题，希望能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知识。尊敬的陪审员们，我不愿把拿实真相告诉你们，可我又必须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说，听了诗人们的回答，我感到，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比诗的作者们更好地解释这些作品。这样，我很快就对诗人们也做出了评判，并不是聪明才智，而是本能和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了诗歌。就

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神谕是对宗教、道德、政治和私人事务提出劝告的最高权威。

开瑞丰：苏格拉底的圈子里极少的民主派之一。

前几年的放逐和复辟：指公元前404年的事件。当时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掌握了政权，屠杀和驱逐了一大批政治上的反对者，这些被驱逐的人在特雷叙布卢斯的领导下，后来在阿提卡获得了立足之地，打败了寡头政治的拥护者，又恢复了民主政治。

指犬为誓：原来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表示虔诚的方式，后来变成了一种幽默。

像你们所见到的，先知和预言家传达神谕时，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在我看来，显然诗人们在写诗时也是这样。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诗人，所以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实际上他们对其他学科完全无知。这样，我怀着在离开政治家们时同样的优越感放弃了对诗人们的拜访。

最后，我又去访问熟练的手艺人。我很清楚，我对技术一窍不通，因而我相信我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知识。对他们的访问的确没使我失望，他们懂得我所不懂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比我聪明。但是，尊敬的陪审员们，这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看来有着同诗人们同样的缺点，我是指他们自恃技术熟练，就声称他们完全通晓其他学科的知识，不管这些学科多么重要。我感到，他们的这一错误使他们的智慧黯然失色。于是，我使自己成为神谕的代言人，自问是保持我原来的样子，即既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智慧，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愚蠢好呢，还是像他们那样智慧和愚蠢同时具备的好？最后我自己回答：神谕说，我还是保持过去的样子好。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遵循神谕，对人们进行的调查的后果，引起了大量的对我的敌对情绪，一种既强烈又持久的敌对情绪，它导致了很多恶意的中伤，包括把我描述成一个到处炫耀自己智慧的人。由于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我成功地难住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人，旁观者们就断定我对这个问题无所不通。但尊敬的陪审员们，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智慧只属于神。他借助上述神谕启迪我们，人类的智慧没什么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在我看来，神并不是认为苏格拉底最聪明，而只是以我的名字为例告诫我们，“你们当中像苏格拉底那样最聪明的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至今仍遵循神的意旨，在本邦人和外邦人中搜寻和查找是否还有我认为有智慧的人。当我认为一个人并无智慧时，我就试图以证明他的无知来证实神谕。这一重任使我无暇顾及更多的国事和家事。事实上，我为神效力使我一贫如洗。

使我不受欢迎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很多闲暇的富家子弟自愿追随我，因为他们乐于听我诘难他人。他们经常以我为榜样，去诘难他人。我想，他们由此发现了许多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实际上几乎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为他们所诘难的人因此迁怒于我，抱怨说，有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令人讨厌的多管闲事的人，尽给青年人灌输有害的思想。但如果问他们苏格拉底到底干了些什么，教了些什么，以导致青年人受害，他们就无言以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混乱，反而求助于攻击哲学家的陈词滥调，说什么哲学家晓谕学生天文地理，教唆学生亵渎神灵，善于诡辩。我想，他们极不意愿承认这一事实，即他们被剥下了伪装有知的外衣。于是，出于妒忌，出于为他们名声的考虑，也由于他们精力充沛、人数众多，这些人长期以来喋喋不休地往你们耳朵里灌输他们对我的强烈谴责，提出貌似真实、精心策划的事例来反对我。这就是导致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攻击我的原因。墨勒图斯作为披侵犯的诗人的代表，安尼图斯作为手艺人和政治家的代表，吕孔作为演说家的代表。正如我一开始所说，如果我能在我能占用的短短的时间里清除深深地注入你们头脑中的误解，那我才会感到奇怪呢。

尊敬的陪审员们，现在你们了解了事实真相，我已把事实不带丝毫偏见和保留地向你们和盘托出。我可以肯定，我说实话就是我不受欢迎的原因，而这又证明了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确切地揭示了对我的诽谤的实质和缘由。不论你们现在或将来调查这些问题时，你们都会看到事实正如我刚才所

述。

以上就是我针对第一部分原告的指控进行的辩护。现在我准备反驳墨勒图斯的指控，据他宣称，他是出于高度原则性和爱国热情对我提出指控的。然后，我再一一反驳其他人的指控。

首先，让我们再回忆一下他们的证词，把它当成一个新的起诉书，他们的证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犯有腐蚀青年人心灵的罪行，并犯有相信自己发明的神而不相信国家所确认的神的亵渎神的罪行。”这就是他们的指控。让我们一一审查他们的观点吧。

首先，原告指控我犯有腐蚀青年的罪行。但我认为，尊敬的陪审员们，墨勒图斯犯有草率处理重大问题的罪行，因为他毫无道理地把人们召到法庭，并佯称他对一些实际上并无兴趣的事情极为关注和忧虑。我会令你们满意地证实这一点的。

墨勒图斯，现在我向你，你认为应尽量给予我们的青年人以好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事，是吗？

“是的。”

那么，请告诉这些尊敬的陪审员，谁给予了青年们以较好的影响。既然你如此关心这件事，你显然应该知道了。如你所说，你发现我给予青年人以邪恶的影响，你在诸位陪审员面前告发了我，那么现在再告诉他们谁给予了青年以好的影响。你看，墨勒图斯，你张口结舌，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你不觉得可耻吗？难道我所说的不足以充分证明你对青年问题毫不关注吗？朋友，说呀，是谁使青年们变好的？

“是法律。”

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敬的先生，我要你说出这个名字，懂法律是他的首要职责。

“就是这些尊敬的陪审员，苏格拉底。”

墨勒图斯，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有能力教育青年人，使青年人变得更好了？

“当然。”

这一回答对陪审团所有成员都运用呢，还是只对部分成员适用？

“对所有陪审团成员都适用。”

好极了！多么大方的回答。那么现在在法庭上的这些旁观者是否也对青年们有好的影响？

“对，他们对青年人也有好的影响。”

五百人会议成员呢？他们是否也对青年们有好的影响？

“对，五百人会议成员也对青年有好的影响。”

墨勒图斯，公民大会成员肯定不会腐蚀青年人吧？他们也都对青年人施加好影响吧？

“当然也对青年有好的影响。”

那么，看来除我之外，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人变好，只有我在使他们道德败坏。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非常正确。”

这显然是你在我身上发现的最不良的品质。好，让我再向你提一个问题。

以马为例，你是否相信全人类都对马有好处，只有一个人对马有害？或者恰恰相反，对马有好处的只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他们是驯马师，而大多数人如果他们不得使用马，则只会对马有害？难道不是这样吗，墨勒图斯？对马和所有其他动物不都是这样吗？当然是这样，不论你和安尼图斯是否承认这一点。对于我们的青年人来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引诱他们堕落，而其余所有人都对他们有益，那他们真是太幸运了。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墨勒图斯，这已充分表明，你从没有关心过青年人的问题，你对你控告我的事从来没有一点关注之心。

下面我们再分析另一点。墨勒图斯，请你严肃地回答我，是和好人住在一起好呢还是和坏人住在一起好？请像朋友一样回答我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坏人会对经常接触他的人产生坏的影响，好人则会对经常接触他的人产生好的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那么有这样的人吗，他愿意被他所结交的人伤害而不愿从他所结交的人那里受益？请回答，朋友，法律要求你回答。有没有愿意受伤害的人？

“当然没有。”

那么，当你说我诱惑青年人，败坏了他们的品质，为此把我传到法庭时，你认为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呢，还是无意这样做的？

“我认为你是有意的。”

墨勒图斯，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吗？你已经指出，坏人总是对最接近他们的人有坏的影响，好人总是对最接近他们的人有好的影响。我总不至愚蠢至此吧，甚至看不到我如果伤害了我的同伴，我就要冒被他伤害的危险？我还不至愚蠢到有总去犯如此严重的罪行的地步。我不相信我会这么蠢，我想任何人也不会相信的。我既没有对青年人施加坏影响，也不会故意伤害他们。所以你对我在这两方面的指控都不属实如果我无意中青年人产生了坏的影响，对这种无意的犯罪，正确的法律程序不是把犯罪者召到法庭，而是私下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斥责。显然，当时如果有人提醒我，我就会不再去做我本来就无心要做的错事。但你过去有意躲避我，不来提醒我，现在又把我传到法庭前，要知道，法庭是为惩罚而设立的，而不是为教化而设文的。

现在很清楚了，尊敬的陪审员们，正像我前面所说的，墨勒图斯从未或多或少地关心过他所提出的问题。墨勒图斯，请告诉在座的诸位，你在什么意义上说我侵蚀了青年人的心灵。你在起诉书中说得很清楚，说我教唆青年人相信新的神而不信国家所供奉的神；正是这种教唆造成了腐蚀青年的不良后果吧？

“这正是我的意思。”

那么，墨勒图斯，以我们共同信奉的神起誓，请你再向我和陪审团把你的意思说得稍清楚一点儿，因为我不清楚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人。

你说我教唆人们相信某些神，但这些神与国家所确认的神是不同的。你对我的指在是依赖于这个事实的。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信神，我不是完全不信神的人，在这方面我没有罪。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者你断言我根本不信神，并且教唆他人效仿我？你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根本不信神。”

你的回答真让我吃惊，墨勒图斯，你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奉太阳和月亮为神是人类的共同信仰，你是否认为我连日神和月神都不相信呢？

“尊敬的陪审员们，他当然不信，因为他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一团土。”

你是不是在告发阿那克萨哥拉呀，可爱的墨勒图斯？你也太轻视这些陪审员了吧，难道你以为他们如此孤陋寡闻，以致不知道克拉佐墨奈的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中充斥了这些理论吗？你真的以为青年人是从我这里获得这些思想的吗？他们在市场上多花上一块钱就能买到阿那克萨哥拉的书。如果苏格拉底宣称这是自己的思想，就会受到他们的嘲笑，更不用说我苏格拉底根本不会把如此愚蠢的思想安在自己名下！老实告诉我，墨勒图斯，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吗？我真的根本不信神吗？

“对，你根本不信神。”

你根本证明不了我有罪，墨勒图斯，我想甚至你自己也不相信我有罪。尊敬的陪审员们，我看这个人是个自私的恶棍，他对我的起诉完全是出于肆意挑衅和主观武断。看来他为我发明了一种智力测验，他在暗想，“苏格拉底真会识破我自相矛盾的观点吗？我能成功地欺骗他和其他听众吗？”在我看来，他的起诉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他的起诉可以变成这样：“苏格拉底犯有不信神而又信神的罪。”这纯粹是开玩笑。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审察引导我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过程。而你，墨勒图斯，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你们都还记得吧，我一开始就要求，我以我习惯的方法陈述我的观点时，请不要打断我的话。

墨勒图斯，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他只相信人类的活动，而不相信人类的存在？尊敬的陪审员们，让他回答这个问题，不要让他总是表示反对。我再问，会有这样的人吗，他不相信有马，却相信马的活动？或者他不相信有音乐家，却相信作曲和演奏？显然没有这样的人，尊贵的朋友。如果你不想回答，我可以为你、也为这些尊敬的陪审负作出回答。但下一个问题必须由你来回答：会有这样的人吗，他相信神奇的活动而不相信神奇的存在物？

“没有这样的人。”

在法庭的强制下你作出了一个多么简明的回答！好，那么你不是断言我相信并教唆他人也相信神奇的活动吗？这些神奇的活动是现在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都无关紧要，事实总归是我相信神奇的活动。在你的证词中你就是这样郑重宣称的。但如果我相信神奇的活动，我必定也会相信神奇的存在物。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你不回答，我就认为你默认了。我们不是认为神奇的存在物就是神或者神的后裔吗？这么说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

那么，如果你断言我相信神奇的存在物，如果这些神奇的存在物就是神，我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首先说我不信神，然后又说我信神，因为我相信神奇的存在物。刚才我说你在对我进行智力测验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这些神奇的存在物是众神与山林水泽的仙女们或其他母亲们的私生子，世界上有谁会只相信神的子女而不相信神本身呢？这就会像只相信有马驹或驴驹而不相信有马和驴一样可笑。墨勒图斯，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或者是作为对我的智力测验，或者是再也找不到可指控我的真正罪名，你才对我提出这样的控告。你说我相信神奇的和神的活动而不相信神奇的存在物和神的存在，你想以这个极为愚蠢的理由来说服任

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428年），当时最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与本文有关的主要是他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太阳和月亮是地球的碎片，由于高速运动而白热化。

何稍有理智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尊敬的陪审员们，事实上，我感到无须就墨勒图斯的控告再为自己进行辩护了，以上所作的辩护已足够充分了。你们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这我在前面的辩护中已经说到过，即我招致了大量的敌对情绪。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毁灭我的话，既不是墨勒图斯，也不是安尼图斯，而是众人的诽谤和妒忌，正是这种敌对情绪能导致我的毁灭。诽谤和妒忌已经给很多无辜的人带来了不幸，我想，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可能有人会说：“你一点也不觉得懊悔吗，苏格拉底？你这样一意孤行会给你带来死刑的危险。”我就明确地答复他，“朋友，如果你以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会把时间花费在权衡生与死的问题上，那你就错了。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进行抉择时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他行动的是与非，他行为的善与恶。而按照你的观点，在特洛伊死亡的英雄们，特别是忒提斯的儿子，就都是可怜人了。你是否记得，忒提斯的儿子宁死也不愿受辱？他渴望杀死赫克托耳，但他的身为女神的母亲这样警告他：‘我的儿子，如果你要为至友帕特洛克洛斯之死复仇杀死赫克托耳，你也会因此而丧生，赫克托耳死后，厄运就会降临。即便听到这样的警告，由于不愿忍辱偷生而要为朋友复仇，他蔑视死亡和危险。他说：‘让我为朋友复仇后立即去死吧，这胜似躲在战船上受人耻笑，成为大地的负担。’你以为他把死亡与危险放在心上吗？”

尊敬的陪审员们，这一故事的真谛是，一个人只要找到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无论这是出于对自己有利还是出于服从命令，我相信为了荣誉，他会正视危险，不惜付出生命和一切。

尊敬的陪审员们，当初你们选出的官员们命令我去波提代亚、阿姆菲波利斯或得利乌谟的某一岗位，我也像别人一样坚守岗位正视死亡，然而后来，我确信神指派我的职责是度过爱智的一生，检查我自己和他人，如果我由于惧死或怕担其他的风险而放弃神所委派的职责，这将极大地违背我的本性。如果我这样做，才真正为人所不齿，才真要被公正地传到法庭，因为我这样做才真正是不信神和违背神谕的，才是怕死和本自无知却自以为聪明的。尊敬的陪审员们，告诉你们吧，怕死只是一个人无知却自以为聪明的另一种形式，是认为自己知道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的事。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死是否就真的不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大幸福，但人们都畏惧死亡，好像他们确知死是最大的不幸。这种无知，即以不知为知，是最糟糕的无知。尊敬的陪审员，如果我宣称我比周围的人明智，那是因为我自觉意识到我不具备阴间的任何知识；我所具备的这一点就是我高于众人的本质所在。但我确实知道，不论是神还是人，败坏事或者不服从上司都是邪恶和可耻的。正因为我知道有些事可能对人来说是一种幸运，所以，我从未感到畏惧和厌恶这类事更甚于畏惧和厌恶我们知其为罪怒的那些事。

安尼图斯说过，我没有被传到法庭来则罢；既然被传到法庭来了，我就必须被处死，因为我一旦逃过此关，你们的下一代很快就会由于把苏格拉底的教诲付诸实践而变得道德败坏。假如你们不听安尼图斯的意见，宣告我无罪，那么根据安尼图斯的观点，你们会对我说：“苏格拉底，这次我们不按安尼图斯的意见办，把你放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再把时间花在这种探询上了，必须停止哲理研究。如果我们再发现你仍然从事这些活动，那

波提代亚、阿姆菲波利斯、得利乌谟，是苏格拉底曾参加过的三次战役。

就一定要处死你。”假如你们以此为条件释放我，我会回答说：“尊敬的陪审员们，我是深受你们恩惠的忠实仆人，但我更应该听命于神，只要我还有口气，只要我还能活动，我就决不能终止追求哲理的实践。我不能不劝告你们，我必须向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阐明真理。”我将以我惯用的方式继续说，“我的好朋友，你是以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而你只关注聚敛钱财、追逐名誉，而不关心直理和理智，不去完善自己的灵魂。你难道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声称他关心真理、理智和灵魂，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我会继续询问和考察他。如果考察的结果表明，与他自己的宣言不同，他并没有真正去追求善，我就要向他证明，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而把注意力放在了琐碎的小事上。我要对我所遇到的每个人做这样的考察，不论是青年人或老年人、外邦人或本邦人；特别是对你们——我的同胞，我更要这样做，因为你们在血缘关系上与我最近。我向你们担保，这是神的旨意。我确信，对这个城市的人来说，再没有比我遵循神的旨意行事有更大的好处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试图说服你们、青年人和老年人，要首先和主要去关心你们心灵的最大幸福，而不要去关心肉体享受和财产。我要到处去宣称，“财富不能带来善，而善能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幸福。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如此。”这就是我所信奉的信条。如果我以这一信条腐蚀了青年，那么这个信条看来是有害的；但如果有人说我所奉行的不是这一信条，那他一定是在胡说。所以，尊敬的陪审员们，不论你们是否乐于听安尼图斯的意见，是否准备释放我，要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即使我要为此去死多少次。

请安静，尊敬的陪审员们！请记住我的要求，不要打断我的话。而且，我相信听听我的话对你们有好处。我还有话要讲，这些话可能会激起风暴般的反对。请你们克制一些。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是在按神的旨意行事，而你们处死了我，你们所受的损害要比我所受的大。不论是墨勒图斯还是安尼图斯都丝毫不能伤害我，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因为我相信，神的法律决不允许一个好人被一个坏人所伤害。无疑我的原告可以把我置于死地，或者放逐我或者剥夺我公民权，纵然他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些对我是最大的灾难，我却不那么认为。我相信，像他这样试图把一个无罪的人置于死地，结果要比我坏得多。尊敬的陪审员们，由于这一原因，我根本不会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为自己辩护，我却要为你们辩护，使你们免于因要错判我而滥用神所给予的权力。如果你们处死了我，你们不易再找到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尽管这种说法显得很可笑，但确是实情：神特意指派我到雅典城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于是，我整天到处不停，刺激、说服、谴责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将不易再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劝告，那么就不应伤害我的性命。但我预感到，在你们昏睡不醒之时，在烦恼中，你们会接受安尼图斯的劝说，一掌结束我的生命，然后，你们再继续沉睡。直到你们生命的结束，除非神关照你们，派人来接替我的职务。

如果你们怀疑我是否真是神馈赠给这个城邦的赠品，你们可以这样想一想：这些年来，我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为你们的利益整日奔忙，像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你们每一个人，敦促你们专心向善，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是受神的派遣吗？如果我从中获得了什么享受，我的善意劝说得到过什

么报酬，或许还能对我的行为有别的解释，但正如你们所见，虽然我的原告厚颜无耻地以所有种种罪名控告我，可他们还没卑鄙到伪造证据来证明我确实得到或勒索过报酬的地步。我想，我还能提供足以证明我的陈述的真实性的有力证据——我一贫如洗。

我到处奔走，劝人从善，为人效力，然而我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讲演，从不对国事冒险进言。这种举动看来可能很奇怪。我这样做的原因，你们以前在很多场合已经听我说起过，墨勒图斯在他的起诉里也竭力讥讽过，那就是：我服从神奇的感受。这种神奇的感受在我童年时代就产生了，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每当这种声音降临时，它总是劝阻我不要做我打算做的事，而从不驱策我。正是这种声音劝阻我涉足公共生活。在我看来，这是件大好事，因为你们可能很清楚，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从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难保了，这对你们和对我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我说的是实情，情不要动怒。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他反对你们或反对任何其他的民主政体，试图坚决阻止他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打算生存下去，哪怕是让生命延续很短的时间，就必须过一种平民的主活而不从政。

我将对我所言提出可靠的证明，这一证明不是理论性的，而是你们更为重视的事实。请你们注意听我讲述我的亲身经历，这样，你们就会了解到，我从不由于怕死而违心地服从任何权威，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所要讲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如同你们在法庭上经常听到的那样，但它是真实的。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在这一城邦所担任过的唯一职务是被选入五百人会议。当时，你们决定要使十将领集体受审，因为他们没把在海战中丧生的战士们的尸体带回来。碰巧当时我们一组人担任执政官。你们后来也都承认，审讯十将领是不合法的。在这一事件中，我是执政官中唯一坚持你们不应违法行事的人，并投票反对这一提案。虽然你们领头的人公开指责和阻挠我，你们也竭力喧哗鼓动；而我认为，我的职责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绝不能由于怕牢狱之灾和死亡危险而支持你们的错误决定。

海战：公元前 408 年雅典在爱琴海获胜。战后因将领们（雅典海陆将领不分）忽略把阵亡战士遗体带回来，群情激愤。当时十将领中有八人与此事件有关，其余两人没有参加战役。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仍旧是民主政体时。当寡头政体执政时，三十寡头召我和另外四个人到议事厅，命令我们到萨拉弥斯去把勒昂抓来处死。这自然只是他们发出的这样的命令中的一个。他们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人置于他们的淫威之下。我再度不用语言、而用我的行动来说明：死对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这不是夸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做错事和坏事。尽管政府是强有力的，但它不能胁迫我去做不义之事。当我们从议事厅出来后，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去抓勒昂，而我却回家了。如果不是寡头政权很快就被推翻，我可能为此而被处死。很多人都可以证实我所说的这件事。

如果我置身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总是伸张正义，在任何事情上都以正义为准则，你们想，我能活到现在吗？尊敬的陪审员们，这样做的话我是不会活到今天的，其他人这样做也不能活下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一生在履行社会职责和个人交往方面都一贯如此，我从不鼓励任何人的不正义的行为，包括披别有用心的人称之为我的学生的人，我也不鼓励他们的不正义行为。我从不自命为任何人的老师，但如果有人，不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渴望听我谈话，听我讲述我如何履行个人义务，我也绝不使他失望，我不会由于同他交谈而索取报酬，也不会由于没有报酬而拒绝交谈。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如果这些人中有人变成好公民或有人变成坏公民，我概不负责，因为我从来没有许诺传授给任何人以任何教诲。我的言行都是公开的，如果有人说他曾从我这里私下听到或学到任何东西，你们可以断定他没有讲真话。

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费很多时间和我交往？尊敬的陪审员们，我已经十分坦率地把原因告诉了你们。这是因为他们乐于听我揭穿那些自以为聪明而实则不然的人，这当然能引起人的兴趣。如我所说，我的职责是服从神以神谕、托梦以及其他神所使用的方法显示的指令。尊敬的陪审员们，这是事实，并且很容易证明。如果说我曾经腐蚀了一些青年人，那么，这些人长大了，发现当他们年轻时，我曾教唆他们做坏事，他们现在一定会出来告发和惩罚我；如果他们自己不这样做，你们可以料到他们的亲属、他们的父兄和其他近亲，会为遭到我伤害的血亲骨肉来告发和惩罚我的。自然，他们中很多人也来到法庭了，仅我所见就有以下这些人：首先是克里托，我的同龄人和近邻，他是这位青年人克里托部洛斯的父亲；还有斯斐图斯的吕萨尼阿斯，他是埃斯克希涅斯的父亲；刻菲西亚的安提丰也在那儿，他是厄皮革涅斯的父亲。此外，受害者的兄长们也来了：尼科斯特来图斯是特俄佐提得斯的儿子、特俄多图斯的兄长，但特俄多图斯已经死了，他无法求助于他的兄长；帕雷利乌斯是得摩多枯斯的儿子，他的兄弟是特阿革斯；阿里斯同的儿子阿狄曼图斯也在这里，他的兄弟柏拉图也在这里；埃安托多汝斯，其兄长阿波罗多汝斯也来了。我还能叫出更多的名字，其中一些人一定被墨勒图衡在起诉里作为证人了。如果墨勒图斯忘记了这样做的话，让他现在提证人好了，我愿为他提供方便，让他来说他是否要提供这样的证人。可是，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会发现，这些证人都准备帮助我、一个被墨勒图斯和安尼图斯称为教唆犯和恶魔的人，一个伤害了他们血亲骨肉的人。彼我腐蚀的受害者帮助我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但至于没有受我诱惑、伤害者的年长的亲人，他们为什么来帮助我呢？只能这样解释，他们是出于正义和高尚的动机，因为他们知道墨勒图斯在说谎，而我讲的都是事实。

尊敬的陪审员们，以上就是我的辩护的主要内容。可能你们中的一些人回忆起自己的遭遇将会不悦，因为他曾在无关性命的官司中痛哭流涕，向陪审团乞怜，把未成年的孩子和很多亲属带到法庭以获取同情；相反，虽然我面临被处死的危险，我却不作态表演。你们中可能有人会为这一鲜明对照而激怒。怀有偏见和我作对，投票反对我。尽管我不希望有人这样做，但你们中有些人很可能这样做，那么我就要这样对他说，“尊敬的先生，我自然也有亲朋好友。用荷马的请来说，我并不是出自‘木材或岩石’中，而是为人之父母所生，因此我有亲属，当然也有儿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快要成人了，另两个还是幼童。但总之我不准备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乞求你们宽恕我。”

我为什么不打算这么做呢？这不是出于固执，尊敬的陪审员们，也不是出于轻视你们，更不是要检验我是否有勇气面对死亡；关键是为我自己和你们的名誉，也为了整个国家的名誉。我认为以我古稀的年纪，以我的声望——不管我是否名符其实，但苏格拉底与众不同这一点是公认的，使用这种雕虫小技有失身份。如果你们中有些被认为在智慧、勇敢和德行方面超群出众的人做出这种举动，也是非常耻辱的。我常常看到有这样一种人，虽然他们声望甚高，在审判中却做出了充分的表演，这表明他们非常怕死，好像如果你们不处死他们，他们就会长生不老！在我看来，这些人只能给我们城邦带来耻辱。任何来访雅典的人看到他们的举止都会想，雅典人的表率、因超群出众而被公民们推举出来治理城邦的这些人，并不比妇女更出色。我想来宾的这些看法是可以原谅的。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你们还有点荣誉感，你们就不应该听任这种做法；如果在法庭上有人这样做，你们不应该为之所动。相反，你们必须明确表示，任何人如果做出这种乞怜的表演而给我们的城邦带来嘲讽，那么他比起保持镇静的受审者来，更应判作有罪。

除了刚才所说的外，尊敬的陪审员们，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向陪审团乞求或以乞怜来使自己得到赦免，都是不对的。他应该向陪审团提供事实，以说理来说服他们。陪审团则不能徇私枉法，而要据正义之所在做出判决。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的誓词不允许你们随意判决，而是要求你们秉公执法。所以，我们绝不能纵容你们违背誓词的行为，你们自己也不应姑息自己的这一行为，否则，我们双方都会获罪。因此，尊敬的陪审员们，不要指望我会以我认为既不高尚、又不道德、也不与我的神圣职责相符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尤其是当墨勒图斯指控我不敬神而把我传到法庭来时，更不要指望我会做这种不名誉的事。显然，如果我试图以乞怜来说服和诱导你们背弃你们庄重的誓词，那我就是教唆你们渎神，在我辩护时我就会为不敬神而自责。但事实不是这样，尊敬的陪审员们，我比我所有的原告都更笃信神，我把对我的判决权交给你们和神，事实上这将对我和对你们都最有利。

（苏格拉底被判为“有罪”，墨勒图斯提议处以死刑）

尊敬的陪审员们，面对你们对我的最后判决我并不感到悲伤，虽然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结果并不出我所料。使我惊异的是双方票数的情况。我未曾料到也不敢相信双方的票数如此接近，看来

见《奥德赛》。

如果有三十票 改投一下，我就会彼宣告无罪。甚至我感到，对于墨勒图斯来说，我已经被宣告无罪了，不仅如此，而且任何人都明白，如果安尼图斯和吕孔不来指控我，墨勒图斯将会因[1]表决的结果是 221 票赞成苏格拉底无罪，280 票反对。为得不到五分之一的票数 而被罚款一千德拉克马。

但无论如何，我必须面对他提议判我死刑这一事实。很好，我还能向你们建议什么其他处罚呢，尊敬的陪审员们？显然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鉴于我所做的一切，我还能受什么处罚呢？

我一生从没过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攻讦、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因为我想，由于我过于恪守原则，如果参与这些事情，就难保性命。所以我不采取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的做法。我只是尽量去做我认为对你们最有利的东西：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其他公众利益。我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呢？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我要我来说，我应该得到一些报偿，确切地说，应该得到适合于我的报偿。那么，什么是对一个贫穷的而精神上富有的人的最适当的报偿呢？他只公众的恩人，他需要闲暇来给你们以道德上的帮助，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没有比享受国家的赡养 更好的报偿了。他比在奥林匹克竞赛中赢得一匹马、两匹马或四匹马的获胜者更应受到这种待遇。奥林匹克的获胜者给你们带来了表面的成功，而我给予你们的则是真理。他们不需要国家赡养，而我则非常需要。如果由我来建议对我进行最符合正义的处罚，那么就让我享受国家的赡养吧。

可能我这种说法会给你们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很固执，如同我谈论我们不该去激起同情，不该去乞怜一样显得很固执。实际上并不是我固执，尊敬的陪审员们，而是理当如此。我自信我从不有意害人，但我无法使你们也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一问题了。如果像其他国家那样，不是用一天而是用几天来审理重要的案子，我相信你们是会被说服的；但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消除成见是不容易的。由于我相信我没有加害于任何人，我也不能加害自己，我不认为我应该遭到恶报，也不想提什么惩罚自己的建议。我为什么要提这种建议呢？难道是怕遭到墨勒图斯所提出的惩罚吗？正像我前面说过的，我并不知道死是不是真的是件坏事。你们指望我提出相反的提案，选择我确知对我有害的做法吗？让我提议判处监禁吗？我为什么要整天呆在监狱里服从在职官员的支配呢？在监狱里一直等到交付罚金吗？对我来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我没钱交付罚金。或者我建议判处放逐吗？你们也许很愿意接受这一建议。

但这样做一定会显得我极度贪生。尊敬的陪审员们，我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以致看不到这一点：你们是我的同胞，对我所进行的讨论和谈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感到这些谈话太令人厌烦、惹人气恼了。现在你们已经打算了给这一切了，那么外邦人会乐于容忍这一切吗？这是极不可能的，

表决的结果是 221 票赞成苏格拉底无罪，280 票反对。

五分之一的票数：苏格拉底假设每个原告获得反对票数的三分之一，这样墨勒图斯获得的票数就是 93 票多一点，不到所有票数的五分之一。这自然是合逻辑的狡辩。

赡养：为杰出的公民和公众的恩人提供的一种国家旅馆。

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像我这样的年纪，离开母邦，冒着随时被驱逐的危险在异国他乡苦苦挣扎、了却残生，这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很清楚，无论我到哪里，青年人都愿意听我谈话，正如这里的青年人一样。如果我想要赶走他们，他们会让他们的兄长来赶走我；而如果我不赶走他们，他们的父亲和亲戚们会为了保护青年人免遭我毒害而赶走我。

可能有人会说，“但是苏格拉底，在你离开我们之后，你可以别管闲事，度过余生。”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很难理解我。如果我说我这样做会违背了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不能不管闲事的原因。你们大概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而如果我对你们说，一个人所能做的最高尚的事就是讨论善的问题和其他我所谈论过并以此检验过我自己和其他人的题民不讨论这些，就是虚度时光；不以这些来检验生活，生活就没有价值，你们更不会相信。尊敬的陪审员们，虽然你们不容易相信这一点，但这确实是我的实际情况。此外，我没有认罪伏法的习惯。如果我有钱，我就会建议对我处以罚款，罚款数又不致使我交付不起，这样就不会对我造成任何损害。但我不能提出这种建议，因为我一无所有。当然，除非你们把罚款数限于我可以支付的数目内。我想我大约可以支付一百德拉克马，我建议对我罚款一百德拉克马吧。

尊敬的陪审员们，请等一下。柏拉图、克里托、克里托部洛斯和阿波罗多汝斯想要我建议罚款三千德拉克马，由他们作保。好吧，我同意这样进行处罚。你们可以相信他们的支付能力。

（陪审团决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为了眼前利益，最终决定承担置“智者”苏格拉底于死地的名声，这样，那些想要诽谤我们城邦的人会因此而责难你们。这些人正是想要抓你们的过错，才把我称为“智者”，实际上我并无智慧。其实如果你们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你们就会通过自然进程达到你们的目的。你们可以看到，我生命的旅程已经快到尽头了。我这番话不是对你们在座的全体说的，而是对那些投票赞成处决我的人说的。我还有话要对他们讲。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无疑会认为，我之所以被判刑是由于我的辩护不充分，如果我尽可能用言辞和行动打动陪审团以求获赦，也许不致被判死刑。但这种想法实属大谬不然。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被判有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谄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但我并不认为由于我处于危险中，就必须奴颜婢膝。我至今不悔我刚才的辩护方式。我宁愿死于这种不利的辩护方式，而不愿为保命而采取其他辩护方式。法庭如同战场，无论我和他人都不应费尽心机去逃避死亡。在战斗中，显然经常有过种情况，只要你放下武器，向追捕你的敌人乞怜，就可以避免一死。在各种危险面前都有很多逃避死亡的办法，只要你寡廉鲜耻到什么也不顾及，就可以死里逃生。但我想，尊敬的陪审员们，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在今天的审判中，我这个迟钝的老人不能逃避死亡和危险，但聪明而敏捷的原告却不能逃避不义，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离开法庭时，我将由于你们的判决而被处死，但他们却因为邪恶和道德败坏而被真理宣判死刑。他们和我一样接受判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这种结果相当公正。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但我仍感到有一种冲动，想对赞同给我定罪的人做出预言。因为临死之时，是最能作出预言之时。告诉你们，刽子手们，我死之后，比你们杀死我更痛苦的惩罚将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自信置我于死地，就能逃脱我对你们行为的谴责，但在我看来，结果恰恰相反。会有更多的人谴责你们，这些人现在为我所抑制，你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作为更年轻的一代，对你们将更严厉，会给你们增添更多的烦恼。如果你们指望以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制止人们公开谴责你们生平的过失，那你们就太不理智了。以这种方式逃避对自己的谴责既不可能也不光彩。最好的和最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可能去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我对投票赞成判我有罪的人的最后告诫。

对于主张我无罪的人，趁执政官们正忙着、我还没有赴刑场，我也想简单对你们解释几句，使你们安于我被处死这一结果。我请求你们，尊敬的陪审员们，给我一些时间，既然法律允许，我们没有理由不互相交换一下看底我把你们看作我的朋友，我想让你们理解我目前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

尊敬的陪审员们——只有你们才真正应该受到这样的尊称——我有一种不寻常的经验。一种预言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如果我要去做不该做的事，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它都要阻止我。现在我碰到了这样的事，如你们所见，我要去死了，人们通常认为死是极大的灾难。然而当我早晨离开家时，当我来到法庭时，或在我发言的过程中，神都没有降一点征兆阻止我。在以前进行讨论时，神的声音经常在我说了半句话时突然打断我。但在这件公案上，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任何事情神都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这怎么解释呢？我想，这说明死的降临对我来说是福气，我们把死设想为最大的不幸，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因为，如果我所做的事肯定不能带来好结果的话，我所熟悉的声音就会阻止我。

从其他方面看，死亡也有理由被看作好的结果。死是两种境界之一，或是灵魂与肉体俱灭，死者对于任何事物都无知觉；或者如世俗所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死后没有知觉，就像无梦的睡眠。死就一定是一个奇妙的境界。我想如果让任何人把他沉睡无梦的夜晚与他一生中度过的其他日日夜夜相比较，在充分思考后指出，他的一生中有多少日日夜夜比他沉睡无梦的夜晚更美好、更幸福，我想，即使是波斯王都会发现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更不要说一般人了。如果死就像这样，我就把它称为福气。如果你们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把死后的整个时间看作并不比一夜更长。按另一种观点看，死是灵魂从此处移居到彼处，如果这一说法是真的，所有的死人都在那一处，那还有比到那里去更幸福的事吗，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摆脱了我们这里所谓的法官的纠缠，人们就可以发现那个世界有真正的法官管理着这样的法庭，像米诺斯、雷达曼托斯、埃阿科斯、特里普托勒摩斯以及所有生前行义死后成神的人，由他们管理着法庭，这样的地方不是最好的去处吗？请这样想一想：你们当中有人如果见到了奥耳甫斯、穆萨欧斯、赫西奥德以及荷马将会怎样呢？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我愿去死十次。在那里可以碰到帕拉墨得斯、特拉蒙的儿子阿雅克

米诺斯、雷达曼托斯、埃阿科斯：传说是宙斯在凡间的儿子。作为对他们生前正义和虔敬的报偿，他们在阴间当了法官。

特里普托勒摩斯：农业的传播者，农业神。别处并没把他描述为阴间的法官。

斯以及其他英雄，和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一定是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们也是由于不公正的审判而死的。我想如果把我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相比较，将一定非常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愿在那里也像在这里一样，把时间花在考察和研究人的心灵上，找出他们之中谁真正聪明，谁只是自以为聪明。尊敬的陪审员们，特洛伊之战的将领们，还有奥底修斯、西叙福斯以及成千能叫出姓名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里，能够向他们提问，与他们交谈和争论，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为此一个人还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我想，在那里，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这种行为而置我于死地。因为，如果人们所说的是真的话，在那个世界里，除了种种我们这个世界不具备的幸福外，那个世界的人还是永生的。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也应满怀信心地期待死亡，把你们的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伤害一个善良的人；不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众神都会关照他的。我的这种经验是活生主的。我很清楚，借助死亡来摆脱一切烦杂事务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这就是神的启示不来阻止我的原因。从我这方面来说，对所有那些指控和效票赞成处死我的人，我并不怀任何怨恨，虽然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善心，而是打算伤害我，他们应为此而受谴责。我只请求他们应允一件事：当我的儿子长大后，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你们认为他们把钱财或其他东西放在首位而不把善放在首位，你们就像我谴责你们那样去谴责他们；如果他们毫无理由地自以为了不起，你们就要像我责骂你们那样去责骂他们。因为他们忘记了潜心向善，自以为于事有益而实际于事无益。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和我的儿子就算在你们手下得到了公正的待遇。

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克里托》篇——苏格拉底在狱中

（场景，公元前 399 年雅典城邦监狱的一间牢房。黎明前半小时，昏暗的房间里只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靠后墙摆着一张简陋的床，克里托耐心地坐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他是位慈祥、实际、头脑简单的老人，目前，他感情上正遭受剧烈的痛苦。苏格拉底躺在床上正在熟睡。一会儿，他翻了个身，打着呵欠，睁开眼睛，看到了克里托。）

苏：克里托，你已经来啦？不是还早吗？

克：是还早。

苏：大约什么时间了？

克：天快亮了。

苏：奇怪，看守没看到你吗？

克：他现在和我熟了，苏格拉底，因为我常来。另外，他也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好处。

苏：你是刚刚来呢，还是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

克：来了很长时间了。

苏：你为什么不马上叫醒我，却在我床边静静地坐了这半天？

克：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叫醒你，苏格拉底。我只愿我自己不要失眠和沮丧。我真奇怪，你还能睡得那么舒适。我有意不叫醒你，因为我愿你能够尽量舒适地度过时光。我的一生中经常感到有你这样的性情是多么幸运。现在，当我看到你如此从容平静地接受不幸的命运，我更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苏：不过说真话，克里托，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要怕死未免太过份了。

克：其他和你年纪相仿的人同样要面对死亡的命运，苏格拉底。可当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你这样的境地时，他们的年纪也不能使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

苏：那倒是真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了？

克：我带来了坏消息，苏格拉底。我想，这消息在你看来，倒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对我和你的其他朋友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我想这真是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了。

苏：那么，到底是什么消息呢？是船从得洛斯返航了吗？——当它到达这里时，我的死期就到了，对吗？

克：船还没有到，但我料想今天会到的，因为一些从苏纽谟下船的人刚刚到，据他们所说，显然船今天就会到。这样，明天，苏格拉底，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苏：嗯，克里托，我倒希望最好是这样。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那么就这样吧。不过我却以为船今天到不了。

克：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苏：我是要向你解释的。先告诉我，我说的当船到后的第二天我就要去死这话是对的吧？

克：执政官们是这样说的。

见《费多》篇开头。——译者

苏纽谟：阿提卡南端的岬角，离雅典约三十公里。

苏：我想船在今天还不会到，而是要在明天到。在夜里，就在刚才，我做了个梦。看来你刚才不叫醒我是对的。

克：是吗，你梦见了什么？

苏：我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礼服的光彩照人的妇人，她向我走来，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苏格拉底，三天后你将会来到佛提亚乐土。”

克：你的梦说明不了什么，苏格拉底。

苏：克里托，可我心里完全清楚这个梦的涵义。

克：显然梦的涵义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苏格拉底，接受我的劝告逃离此地，为时还不晚。你的死对我意味着双重的灾难，我不仅将失去一个无可替代的朋友，而且还会落下一个坏名声。很多不太熟识你我的人一定会认为我见死不救，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愿意出钱，我是可以救你的。人们会说我把钱看得比朋友还重，还有什么比落得这样一个名声更可鄙了？大多数人绝不会相信，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服你，而你却拒绝离开此地。

苏：亲爱的克里托，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大多数人”的想法呢？真正有理智的人是会相信事实确是如此的，他们的看法更值得考虑。

克：你想想看，苏格拉底，一个人也必须考虑公众舆论。你现在的处境足以表明，如果你在公众那里落下坏名声，他们不仅会给你增添一点烦恼，而且会无休止地给你制造麻烦。

苏：但愿公众作恶的能力大得无法限量，这样他们行善的能力也会大得无法限量。如果是这样，这也是一件极好的事。可惜他们两样能力都不具备。他们既不能使一个人聪明，又不能使一个人愚笨。他们只是盲目行动。

克：随你怎么说吧，苏格拉底。但我希望你如实告诉我，你是否担心可能落到我和我的其他朋友身上的后果；是否担心如果你逃走了，我们会因为帮助你逃跑而被告发；是否担心我们会被没收所有的财产或支付巨额罚金，或担心我们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如果上述这些想法在使你烦恼，你尽可以抛开它们。为了救你，我们非常愿意冒这个险。如果必要，甚至愿意担更大的风险接受我的劝告吧，理智一些。

苏：克里托，你所说的我都想到了，甚至想得更多。

克：那么，别为这些担忧。就我所知，为了一笔数目不大不小的钱，有些人愿意把你从这里救出去，帮助你离开这个地方。你也知道，收买这些告密的人是很便宜的，我们用不了花多少钱就能打发他们。我想我已经为你准备了足够的钱。假如你为我的安全担忧而感到不能用我的钱，那么，有很多外邦的朋友现在正在雅典，他们愿意出这笔钱。他们中的一个、底比斯的西谟弥阿斯的确是为此目的带着钱来的。刻柏斯和另外很多人也都准备这样做。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不必为这些担忧而犹豫不决，不作逃跑的努力；也不必为你在被审判时所说的而忧虑：即你不知离开了母邦将何以自处。不论你到哪里，在多数地方你都会受到欢迎的。如果你要去色萨利，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尊重你、保护你，这样，那里就不会有人来妨碍你了。

另外，苏格拉底，我以为你现在的做法是不对的，即当可以拯救你自己的生命时，你却放弃了这一努力。你正在尽力做使仇者快的事情，

或者说你已经这样做了，因为你的敌人正想加害于你。还有，依我看来，你这样做就等于抛弃了你的儿子们。你有能力把他们培养成人，你不该抛下他们独自去死，你的儿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全在于你。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如果他们失去双亲，通常孤儿们的遭遇就是他们的前景。人要么不生孩子，要么就应把他们哺育成人，完成教育。我认为，你选择了一条最容易走的路，然而鉴于你自称毕生以善为追求对象，你应该成为一个善良和勇敢的人。老实说，我既为伤害羞，也为我们即你的朋友们的害羞，在有关你的案件中，我们看来是扮演了胆小鬼的角色。首先，本来有办法使你完全不必上法庭——这是第一个错误行动；其次，辩护失当——这是第二个错误行动；最后，我们落到这等荒唐的境地，显然由于我们缺乏勇气和冒险精神而使你陷于危急之中，因为在我们稍事努力拯救你还是可能和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没救你，你也没自救。

苏格拉底，如果你考虑不周，除了你受害外，你和我们还会蒙受这些耻辱。来吧，下决心吧。其实现在已经晚了，你应该早就做出决定。现在别无选择了，今天晚上一切都必须办妥。如果我们再耽搁，就办不成了，一切都将太晚了。我恳求你，苏格拉底，接受我的劝告吧，不要过分固执。

苏：亲爱的克里托，我非常感谢你的热忱——我是说，如果这一热忱有正当理由，我将非常感谢；但如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则这一热忱越强烈，我就越难从命。好，我们首先应该考虑一下是否我们必须遵循你的劝告。你知道，我的生性一贯如此，从来不接受任何朋友的劝告，除非经过深思熟虑，表明这一劝告是理性提出的最佳方案。我不能放弃原则，我不能仅仅因为我碰上了这件事就放弃我过去一直遵循的原则。在我看来，这些原则现在和过去一样重要，我仍然像从前一样崇尚和确认这些原则。所以，除非我们这次能找到更好的原则，否则，我不会接受你的劝告。即使人们的力量能召唤出大批魔鬼来恐吓我们，加之以锁链、死刑以及没收财产的威胁，也不能使我改变主意。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意见才最合理呢？让我们回到你对公众舆论所持有的观点上来考察吧。认为一些意见必须认真考虑而其他意见则不必考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在我的死这一问题提出来之前，这样做可能是对的；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坚持完全不负责任的胡说是错的。克里托，我很愿意在你的帮助下探讨这一问题，搞清楚我在目前的境况中，在对待他人意见这一问题上是否应持与原来不同的态度？是坚持必须考虑他人意见的态度呢，还是抛弃这一态度？

我相信，严肃的思想家总会持与我刚才提到的观点相似的一种观点的，即大众所持的一些意见必须尊重，而其他意见则不必考虑。现在我来问你，克里托，你难道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原则吗？面对人类都会遇到的死亡命运，起码明天你还是安全的，你不会由于即将来临的灾祸而使你判断失当。那么情你想一想，难道你不认为一个人不应苟同于大众的所有意见，而只能听取部分意见，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吗？你怎么回答呢？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说法吗？

克：对，这个观点是对的。

苏：换句话说，一个人应该接受好的意见而不应该接受坏的意见，对吗？

克：对。

苏：明智的意见是好的，愚蠢的意见是坏的。对吗？

克：自然是这样。

苏：那么，对于我过去曾经常举的例子你怎么看呢？当一个人认真对待体育锻炼时，他应该不加选择地注意所有的称赞、批评和纷坛的意见呢，还是只需要听有资格发言的人、也就是医生或教练的话？

克：当然只应该听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人的话。

苏：那么他应该惧怕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人的批评，欢迎他们的表扬，而不该听从一般公众的批评和表扬。对吗？

克：显然应该这样。

苏：那么他就必须根据有专门知识的指导者的意见来控制他的行动、锻炼和饮食，而不应为其他人的意见所左右。对吗？

克：对，应该这样。

苏：好。现在如果他不服从他的指导者，无视指导者的意见和赞扬，而把注意力放在很多没有专门知识的人身上，难道他不会因此而承受恶果吗？

克：自然要承受恶果的。

苏：是什么样的恶果呢？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是说，它危害这个不服从指导的人的哪个部分呢？

克：显然是危害他的身体，身体是受害者。

苏：很好。那么现在告诉我，克里托——我们不再一一举例了——上述观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一般的规则，运用于我们要进行判别的这类行为，即判别是非、荣辱与善恶？我们是应该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所支配和左右呢，还是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所支配和左右？我们应敬畏有专门知识的人更甚于敬畏其他所有人，对吗？如果我们不遵循他的指导，我们就会损伤自己的身体，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可以由正确的指导而增强，也可以由错误的指导而损害，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不是胡说吧？

克：当然不是胡说，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那么再往下考虑。我们的一部分是为健康的活动而增强，为不健康的活动而损害的。如果我们听取了不是专家的劝告便会损害它，当它被损害了，生命还值得存在吗？我指的这一部分是身体。这点你同意吧？

克：我同意。

苏：那么生命值得为一个受到损害的不健全的身体存在吗？

克：当然不值得。

苏：我们为不正当的行动而损害、为正当的行动而受益的那部分如何呢？生命值得为被损害的这部分存在吗，我们是否相信，正确与错误都在其中起作用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与身体相比都是无关紧要的吗？

克：当然不是。

苏：这部分比身体更可贵吗？

克：可贵得多。

苏：既然如此，亲爱的朋友，我们所应多加考虑的不是一般人会怎样说我们，而是我们如何在是非问题上站在专家一边，即站在能提出真理的权威一边。所以，当你说我们在是非、荣辱、善恶问题上应考虑公众舆论时，

首先你的见解就不正确。当然，也可以提出反对的理由说“公众舆论可以把我们置于死地”。

克：无疑是这样！非常正确，苏格拉底，这一异议无疑是对的。

苏：但据我所见，亲爱的朋友，我们刚才所说的论点并没有由于这一异议而有所改变。同时，我愿你想一想，我们是否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

克：当然同意。

苏：活得好意味着活得高尚、正直，对吧？

克：对。

苏：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考虑对我来说试图不经官方开释而逃离这里是否正当。如果能证明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应做出尝试；如果不能证明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一念头。至于你提出的关于费用、名声和抚养孩子的考虑，我想，克里托，这些代表了普通人的看法，他们可以漫不经心地置人于死地，也可以满不在乎地给人以活路。我想，既然上述观点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我们的责任就只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把钱付给那些准备营救我的人，然后逃离这里，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如果表明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就不能考虑我们是否会死或会遭受其他恶果；如果我们站稳立场，断然不动，我们就不应受生死影响，而应只考虑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克：我同意你所说的，苏格拉底；但我愿你考虑一下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苏：让我们再共同探讨一下上面提出的问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反驳我的观点，那我就听你的；如果不能，那么作为好朋友。请不要再一遍一遍地劝我不经官方允许而擅离此地。在我采取我所决定的行动前，我非常渴望得到你的赞同。我不愿违背你的信念。现在，请注意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并在尽可能做出准确判断后再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对我陈述问题的方式感到满意。

克：好吧，我尽力而为。

苏：一个人绝不能有意识地做坏事，这并不受环境条件的影响，不是吗？我们毫无理由说错误行为是善良和高尚的，不是吗？我们以前不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吗？是否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就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所有信念？克里托，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花费了很多年时间进行严肃的讨论，你不感到如果我们随便放弃以前的信念就不比两个小孩更强了吗？无疑我们以前一直谈论的就是真理。不论公众意见如何，不论这公众意见比现在更合理还是更难以忍受，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即干坏事对当事者总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所持的观点，对吧？

克：对。

苏：那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都不应该做坏事。

克：当然不应该。

苏：这样看来一个人在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

克：显然也不应该。

苏：克里托，你再说说看，一个人能去伤害他人吗？

克：当然不能，苏格拉底。

苏：那么，为报复而伤害他人对不对呢？大多数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克：不，这样做不对。

苏：我想，伤害人和冤枉人是没有区别的。

克：确实没有区别。

苏：这样说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人不应该以冤报冤、以牙还牙。现在请注意，你不要违背你的真实信念简单地做出承诺。因为我知道，只有而且总是只会有少数人会这样看问题，在持这种观点与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必然不会有共同的原则，他们对对方的观点总是持轻蔑的态度。我想即便是你也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你是否能同意我的观点，我们是否能从这一既定前提出发继续讨论，这一前提就是：做坏事、以冤报冤、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我历来持这一观点，现在仍坚持这一观点。但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像我这样说出来，让我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如果你同意我刚才所说的，那就请听我的下一个观点。

克：我同意你所说的，我也持这一观点，请你继续往下说。

苏：好吧，我的下一个观点、或者不如说下一个问题是，倘若一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是必须履行这些观点呢，还是可以违背它们？

克：当然他必须履行这些观点。

苏：那么请考虑一下合乎逻辑的结论吧。如果我们不事先获得国家的同意而擅自离开这里，我们是不是在伤害我们的国家呢？是不是在以伤害为手段报复不合理的行为呢？我们是不是在遵循我们刚才所说的观点呢？

克：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苏格拉底，我的脑子里全乱了。

苏：让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吧。假定我们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克里托，我们将如何回答这一质问或其他与此相类似的质问呢？人们，特别是职业辩护士，会提出种种理由来抗议对法律的蔑视；法律规定，判决一经宣布就生效。我们能这样说吗，“是的，我是打算破坏法律，因为在我的审判中国家通过了错误的判决，冤枉了我。”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吗？或者还有其他的回答？

克：当然要像这样回答，苏格拉底。

苏：但法律会这样说：“在我们之间的协议上不是有关于服从法律的条款吗，苏格拉底？你不是同意服从国家宣布的判决吗？”如果我们对它的活表示惊奇，它可能会说：“不要留意我们的言辞，苏格拉底，请回答我们的问题，毕竟你是习惯于问答法的。现在请你来回答，你以什么名义来反对我们和国家，并想要摧毁我们？首先，难道不是我们给了你生命吗？不正是通过我们，你父母才得以结婚和养育了你吗？你说说看。你有什么理由反对关于结婚的法律条文？”我只能这样说：“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反对它。”“那么，你反对关于抚养和教育儿童的法律条文吗？你自己就被抚养和教育过，是我们要求你父亲给予你文化和体育的教养，“你难道不为此感激我们的法律吗？”我得说：“当然感激你们。”“很好。那么，既然你由于法律的保护才得以出生，受到抚养和教育，你能否认你首先是我们的孩子和仆人吗？你的祖先不也和你一样吗？如果承认这一点，你是否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东西对你来说也同样合理？你是

否认为无论我们对你做了什么，你的报复都是不正当的，你同你的父亲、你的主人（如果你有的话）不可能有平等的权利，使你能对他们进行报复。当他们骂你时你不能还嘴，当他们打你时你也不能还手，在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想要处死你，并坚信这样做是公正的，难道你以为你有特权反对你的国家和法律吗？称以为你可以尽力摧毁你的国家及其法律来作为报复吗？难道像你这样献身于善的人还要宣称这样做是合理的吗？难道你如此聪明，以致忘掉了这样一个道理吗：比起你父母和你其他祖先来说，你的国家更为尊贵，更为可敬，更为神圣，它受到众神和所有有理智的人的尊敬。你父亲动起怒来，你会尊重他、安抚他，难道你不认为你更有责任尊重和安抚国家的愤怒吗？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母邦，你就应该按它的命令行事，忍耐地服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不论是鞭笞还是坐牢，难道不该这样吗？如果城邦要你奔赴战场，面对伤亡的命运，你也必须慨然允诺，这样做才是正义的，你绝不能后退，不能逃避，不能背弃你的职责。不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必须服从你母邦和国家的命令，或者遵循普遍的正义来劝阻这一命令；但是你不能伤害你的国家，要知道，即使是伤害了你的父母，也是犯罪，如果伤害了你的国家，更是犯罪。”对于这些诘难，我们将何以对答，克里托？法律难道说得不对吗？

克：我想它所说的都是对的。

苏：法律还会继续说：“想一想吧，苏格拉底，我们说你现在准备对我们所做的是不正义的，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吧？虽然我们把你带到了世界上，抚养了你，教育了你，让你和你的同胞分享所有的好东西，然而我们还是同意公开宣布这样一个原则：任何雅典人到了成年，认清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我们的法律，如果对我们表示不满，我们都允许他带着他的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如果你们任何人，假定他对我们和对国家都不满意，要选择去我们的一个殖民地或移居任何其他国家，绝没有一条法律会妨碍或阻止他带着财产去他愿意去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任何人当他认清了我们如何进行司法，认清了我们的其他国家机构，仍旧留下来，我们就认为他这样做事实上是允诺按我们的冒意行亭。我们认为，任何人不服从我们就在三个方面犯了罪：首先是对父母犯了罪，因为我们就是他的父母；其次，是对他的保护人犯了罪，而我们就是他的保护人；第三，虽然我们的所有命令都是建设式的，不是野蛮的强迫命令，我们还给了他选择的权利，或者说服我们改变决定，或者按我们说的去做，他却一概置之不理。他在作出允诺以后，既不服从我们，也不在我们犯错误时劝阻我们。苏格拉底，如果你做了你打算做的事，我们就认为你犯了这些罪行。你就不再是你的同胞中极少受谴责的人了，你将是最大的罪犯之一。”如果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它们无疑会更义正辞严地指责我，指出雅典极少有人像我一样明确地与它们订了协定。它们会说：“苏格拉底，我们有很多证据表明你对我们和国家是满意的。如果你不是把自己完全文给了这个国家，你不会根本不愿离开这个国家。事实上，除了军事远征外，你从来没有为过节或其他原因离开过这个国家，你也从来没有像别人那样周游各国，没有表现出认识其他国家和其他法律的热望，这说明你一直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很满意。你已经明确地选择了我们，同意作为一个城邦公民，一切活动都遵守我们

法律；你对我们城邦满意的突出证据就是你在城邦中生育了孩子。进一步来说，在审判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了放逐，你还可以要求被判处放逐，就是说，你可以得到国家的批准去做你现在未经允许而想做的事。然而在那时，你对是否会被处死漠然置之，表现出崇高的形象，事实上，如你所说，你是宁愿去死，而不愿被放逐的。而现在，你又表现出不尊重你早先的宣言，不尊重我们法律，还企图践踏我们法律的举动；你不顾你同意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员那样生活的契约和许诺，企图逃跑。你的行为简直像最低贱的人。现在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说你的确保证过服从我们，像一个公民那样生活，这是否符合事实？”克里托，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呢？我们是否只能承认这点呢？

克：没有别的办法，苏格拉底。

苏：法律会继续说：“那么事实上，你破坏了同我们订立的契约，没有信守对我们做出的承诺。你并不是由于被迫或误解同我们订立契约的，也不是被迫做出承诺的，我们并没有强迫你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如果你对我们不满意，或者觉得同我们订立的契约不公平，在你七十年的生涯中，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你没有选择伤所赞赏的完美政府的典范斯巴达或克里特，也没有选择其他希腊城邦或海外城邦，你不是由于是跛子、瞎子或有其他残疾而不能离开这一城邦，很明显，你热爱这一城邦和它的法律甚于其他雅典人。没有法律，谁能管莲一个城邦呢？现在，你不准备履行你的承诺了吗？苏格拉底，如果你接受我们的劝告，那么还是准备履行你的承诺吧，这样，至少你能避免由于逃离这个城邦而受到嘲讽。

“该你考虑一下，如果你丧失信念、玷污自己的良心，对你和你的朋友们有什么好处。显然，这会使你的朋友也面临被放逐、被剥夺公民权以及被没收财产的危险，就你自己来说，如果你到了邻邦，比如底比斯或麦加拉，这两个国家都治理得很好。你到了那里，将成为他们的政府的敌人，所有爱国者都会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你，把你看作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你还会使这里的审判官们坚信，他们对你的判决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法律的破坏者当然很容易对青年人和愚昧的人产生有害的影响。你打算逃避开管现良好的政府和人类社会的高级形式吗？这样你的生命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或者你打算接近那里的人。厚颜无耻地同他们交往？你能和他们谈论些什么呢，苏格拉底？你还像在这里一样奢谈善与廉正、命令与法律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吗？你难道设想到苏格拉底和他的一切都会蒙上耻辱的名声吗？你一定会这样想的。那么你可能会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隐退，到色萨利的克里托的朋友们那里去？那里是混乱和放纵的乐园，无疑他们会乐于听你讲这个美妙动听的故事的，乐于听你讲你是如何化装成妇人或牧羊人或传统的逃跑装束化装成别的什么人逃离监狱的。难道没有人会来指责你吗，像你这么一把年纪，残年已屈指可数，还会不惜褻渎最威严的法律，如此贪婪地抓住一线生机？如果你避免激怒任何人，也可能不会有人来指责你。否则，你会听到很

斯巴达或克里特：苏格拉底赞赏这些国家是因为他们崇尚法律和秩序。这两个国家是寡头政治，这给了他的反对者们以政治把柄。

底比斯和麦加拉：这两个国家也都是寡头政治。

多使你难堪的批评。你将像一个谄媚的人和众人的奴隶那样生活，而“蜚声色萨利”。也许你觉得离开母邦到色萨利将为座上宾，但我们很想知道，你关于善和正直的论调到哪里去了？当然，你想为你的孩子们而活下去，以便能抚养他们、教育他们。的确！把他们带到色萨利，使他们成为外邦人，以便分享你的荣耀，但这行吗？如果你不打算这么办，假如他们仍生活在这里，而你生活在异邦，他们没有你不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教育吗？因为你的朋友当然会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如果你到色萨利去了，他们会代为照看你的孩子们；难道你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就不去照看你的孩子们了吗，如果自称为你的朋友的人是可靠的，你就应该相信他们总会照看你的孩子们的。

“苏格拉底，请接受我们——你的保护人的劝告，不要更多地考虑你的孩子们，你的生命或其他俗务，只要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是正义。这样，当你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的法官面前，你可以以这点来为自己辩护。显然，如果你逃跑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和你朋友们的境遇都会由此而变坏，因为你们失去了正直的品格，玷污了纯洁的良心；当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你也不会得到好的报应，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你并不是我们法律的错误的牺牲品，而是你的同胞们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你以不光彩的方式逃离这个地方，以冤报冤，以罪还罪，破坏与我们订立的契约，伤害了你最不应伤害的——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以及我们法律——那也，你生前将遭到我们的憎恨，死后，当那个世界的法律知道了你企图伤害我们——他们的兄弟，他们也就不会友好地对待你。所以，不要听克里托的劝告，按我们的劝告去做吧。”

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我坚信我的主意是正确的，再以不同的观点来劝说我是没有用的了。但如果你认为你还能争取说服我，那么请讲。克：不，苏格拉底，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苏：那么就这样吧，克里托，既然神指明了道路，就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行事吧。

《费多》篇——最后一次谈话

埃利斯的费多亲眼见到苏格拉底怎样在狱中度过最后一天，他向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哲学同行述说他的见闻，这些人中唯独厄刻克雷特斯的名字被标示出来并同费多交谈。谈话的地点是弗留斯，这是伯罗奔尼撒东北的一个小城。《费多》是一篇由费多叙述的对话，或者是包含在另一篇对话中的对话（这种形式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毋庸赘言）。但这启对话不仅仅是情景的描述，而且是对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赞美。对话不过余力地宣扬灵魂不朽的观念。柏拉图非常清楚，依靠逻辑推论无法证明灵魂不朽，因而他就借助直观未证明。如果柏拉图的尝试超出了朴实的事实，他也不比肖像画家更能透过有形的外观认识问题的本质。灵魂不朽的信念鼓励我们服从先生的谆谆教导：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那样生活。《费多》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遗嘱。

厄刻克雷特斯：费多，苏格拉底被处死这件事你是耳闻还是目睹？

费多：我目睹了他被处死，厄刻克雷特斯。

厄：先生被处死以前有何遗言，他是怎样去迎接生命之火燃尽的时刻？我想知道这些情况。最近这段时间，弗留斯城的人没有去过雅典，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从来自雅典的人那里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了，仅知道先生已经服毒而亡。谁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费：难道你们连对先生的审判情况也没有听说吗？

厄：那倒不至于，有人把审判的情况告诉我们的了。不过我们感到奇怪，先生受审以后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被处死。费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费：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厄刻克雷特斯。碰巧，在进行审判的前一天，雅典人把即将派在得洛斯的船的尾部装饰完毕。

厄：为什么要派这艘船去得洛斯呢？

费：雅典人说忒修斯曾驾驶着这艘船同七对童男童女远航克里特，保全了七对童男童女的生命，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据说雅典人曾向阿波罗起誓，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够活着回来，他们将每年向得洛斯派遣一个正式的使团。自从那些童男童女平安返回雅典以后，他们至今信守对阿波罗的誓言。雅典人还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一旦这个使命开始执行，雅典城必须保持纯洁，在使团抵达得洛斯并返回雅典以前，不能够对判了死罪的人执行死刑。如果风向不顺，使团的往返就要花很长时间。一旦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们把使团所乘的船的尾部装饰完毕，雅典人认为这个使命就已经开始执行。我刚才说过，正巧在进行审判的前一天，船的尾部被装饰好了。这就是苏格拉底受审以后没有被马上处死，而在狱中度过了如此之长时间的原因。

厄：但是费多，先生究竟是怎样被处死的？他是否还像以前那样谈笑自若、神态安详，当时谁在陪伴先生？雅典当局总不至于不允许陪伴者在场，致使先生在服毒而亡时孤独凄凉？

费：噢，不是的。先生临终前是有一些朋友在场，而且人数还不少。

厄：如果你有时间，我恳请你把先生服毒而亡的前前后后详细地给我们讲一讲。

费：我当然有时间。让我来把这件事从头至尾讲给你们听。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回忆苏格拉底更使我高兴呢？无论由我来讲苏格拉底的事情，还是听

据传雅典常用一种由毒芹科植物的汁制成的毒药来毒死被判处死刑的人。

别人说起苏格拉底，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厄：费多，你会发现你的听众也深有同感。现在请你尽可能详细地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

费：那么我就开始讲了。当时我自己的感情是非同寻常的。对于苏格拉底的死我没有感到遗憾。你们可能不会想到，眼见非常亲密的朋友即将死去我会泰然处之。从先生的举止和言谈来看，他显得非常幸福，他以无畏和豁达的态度去迎接死亡。我不禁感到，即使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途中，先生也在受神的旨意的指导。到达另一个世界后，如果这个世界一直使任何人都感到满意的话，对先生来说一切也会称心如意的。所以，在这个严肃的场合没有丝毫悲哀，我的表现和你们所想的并不一样。在以我们通常采用的对话方式进行哲学讨论时，我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愉快。在我的心灵领悟到我的朋友将要去死后，我体验到了，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情感，一种愉快和痛苦的奇特混合。在场的人都体验到了相向的情感，既不纯粹是愉快，又不完全是痛苦。其中有一个叫阿波罗多汝斯的表现尤其特别。你知道他长得像什么样，对吗？

厄：我当然知道。

费：噢，他根本不能控制自己，我和其他人的心都被他搅乱了。

厄：费多，当时在场的都有谁？

费：呃，在当地人中有上面提到的阿波罗多汝斯，和克里托部洛斯及其父亲，此外还有赫耳库根涅斯、厄皮根涅斯、埃斯喀涅斯及安提斯特涅斯。噢，对了，派阿尼斯的克特西浦斯、墨涅克塞努斯以及另一些当地人也在场。我想柏拉图大概是病了，所以没有来。

厄：当时有远方来的客人在场吗？

费：有啊，底比斯的西谟弥阿斯、刻柏斯 及费冬达斯，麦加拉的欧克利得斯和特尔普西昂都在场。

厄：阿里斯提浦斯和克勒俄布罗图斯怎么不在呢？

费：他们在爱琴群岛。

厄：还有其他人吗？

费：我想就这么多人吧。

厄：讨论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

费：让我来从头讲起吧。甚至在这以前，拜访苏格拉底就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事。我们经常天一亮就在进行审判的法院旁边碰头，因为那里紧挨着监狱。我们边说着话边等待监狱开门，监狱的门从不早开。狱门一开，我们就进去看望苏格拉底，常常同他一起度过一整天。在苏格拉底被处死的那天，我们比往常到得更早，前一天晚上我们离开监狱时听说，那艘船刚刚从得洛斯返回，所以我们互相提醒第二无尽早在老地方碰头。当我们来到监狱门口，守门人不仅往常那样门一开就让我们进去，而是让我们在外面等着，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进去。他说：“政府派来的人正在给苏格拉底除去枷锁，并宣布他今天将被处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到了里面，我们见到了刚刚除去枷锁的苏格拉

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都是毕达哥拉斯派的菲洛劳斯的弟子，同费多一样也都是年轻人。两人在“对话中的”对话里是仅次于苏格拉底的主要角色。西谟弥阿斯反应敏捷但失于草率；刻柏斯能准确把握问题，有分析能力且不肯轻信。

底，你也认识的克珊拉佩 膝头抱着一个小男孩坐在苏格拉底旁边。一看到我们，她就发出了只能从女人嘴里听到的那种叫嚷：“啊，苏格拉底，这是你和你的朋友们能够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了。”苏格拉底对克里托说：“克里托，最好让人把她送回家去。”于是，克里托的几个仆人把这个歇斯底里叫喊着的女人带走了。

苏格拉底坐在床上，把腿抬起来边按摩边像以前那样说道：“朋友们，多么奇怪啊！这个很平常的感觉居然叫做快乐。显然，这个感觉通常和它的对立面即痛苦紧密相联。快乐和痛苦从来不会同时降临到一个人身上，但是你如果追求它们中的某一个并且有所体验，你几乎总是不得不体验到另一个，它们就像受同一个大脑指挥的两个躯体一样。我想，如果伊索曾经想到这点的话，他会为此而编撰这样一个寓言：当神发现无法制止快乐与痛苦的无休止争吵时，就把它们的脑袋拴到了一起。这样，无论它们中的一个在什么地方出现，另一个必定紧紧相随。这的确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一样，脚镣把我的腿弄得很痛，而现在我感到快乐随着痛苦而到来。”

这时，刻柏斯打断了先生的话：“噢，是的，苏格拉底，我非常高兴你对我的提醒。以前有人问过我，前两天厄文努斯也问我你最近作诗的事儿。听说你最近把伊索寓言和阿波罗神庙的预言改编为诗歌。你以前从未做过这种事情，他想知道来到监狱之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写下了这些东西。我想厄文努斯还会问我这件事的，如果你愿意我再碰到厄文努斯时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回答他。”

苏格拉底说：“如实告诉他吧，我并没有创作诗歌来同他和他的诗竞争，我知道写诗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的目的是想发现一些梦的意义，纯净我的良心。如果这也被看作是艺术创作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你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我生命的旅程中，我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总是告知我相同的事情：‘苏格拉底，实践和修习艺术吧。’过去我常常认为，这是在推动和激励我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正像观众鼓励赛跑的人一样，那个梦一直在敦促我去做我已经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实践艺术，因为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我一直在实践它。但自从我受到审判以来，由于神的节日推迟了我的死期、我感到那个梦要求我去实践的也许正是诗这个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服从梦的启示，而不能去违背它。我想不妨服从梦的启示来写诗以纯净我的良心，然后再踏上我的归途，这样会更有好处。我为正在为之举行庆典的阿波罗神写了几行诗，向他表示敬意。完成了我的赞美诗后我终于明白，一个名符其实的诗人应该选择富于想象的题材进行创作，而不应选择描述性的题材，我却并不擅长于这类创作，所以我现在利用一些现成而又为我所熟悉的伊索寓言，把我所想到的第一个寓言改写成诗。刻柏斯，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告诉厄文努斯，并代我向他表示辞行。再告诉他，如果他还算明智的话就尽快地来效仿我。看来我今天是要去了，这是国家的命令。”

“你给了厄文努斯以什么样的忠告啊，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以前我和他共事过很久，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根本不会按照你的话去做。”

“怎么回事儿？”苏格拉底表示奇怪。“难道厄文努斯不是个哲学家？”

“正因为他是个哲学家，所以我才这样认为。”西谟弥阿斯说。

“既然如此，像其他接受过哲学基础训练的人一样，他将会非常乐于按照我所说的去做的。然而，他不能去自我伤害，因为哲学家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先生边说着后边把腿伸到地上，在下面进行的讨论中，他都以这种姿势坐着。

“苏格拉底，”刻柏斯又问道，“你说即便一个哲学家愿意追随一个已死的朋友而去，他也不能自我伤害，因为这是不合法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刻柏斯，难道你和西谟弥阿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你们不是一直和菲洛劳斯在一起吗，”

“我们真不知道，苏格拉底。”

“我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也仅仅是以道听途说为基础的，但我可以把我所听说的告诉你们。我想，对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最合适的工作就是研究我们关于未来生活的看法，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对于将死的人来说，在太阳落山之前还能做些什么呢？”

“苏格拉底，请你告诉我们，视自杀为不合法的理由是什么？你的提醒使我想起以前就听到人们说过自杀是不合法的，菲洛劳斯和我们在一起时这样说过，另外一些人也这样说过。但是我还没有听到有人非常肯定他讲过这样的观点。”

“你务必不要丧失信心，”先生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听到的。然而，到那时你一定会感到奇怪，自杀为什么不合法这个问题没有非常绝对的答案。我的意思是，假如有时对有些人来说，死了的确胜过活着，自杀就不是不合法的。你可能更会感到奇怪的是，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死亡获得益处的人来说，自杀也是不足取的，而应该等待别人帮助。”

刻柏斯文雅地一笑说道：“可不是这么回事嘛。”他不知不觉地使用了自己的口头禅。

苏格拉底继续说道：“从上述观点看，尽管有时候自杀可能有正当的理由，但毕竟是很不理智的。神秘主义者有这样一个寓言，认为我们人类有自己特定的职守，无法从中解脱或逃避。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崇高而难以理解的教义而已。然而，刻柏斯，我仍然相信众神是我们的监护人，而人类是他们占有物之一的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我同意你的看法。”刻柏斯说。

“以你自己为例吧。如果你所有的某件东西没有得到你要它毁灭的指令而去自我毁灭，难道你不生气吗？如果你掌握着惩罚的手段，你不会因此去惩罚它吗？”

“当然要惩罚。”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么我想，在神发出像我现在面对的指令时再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应该被认为是理智的。”

“我想这可能是正确的。”刻柏斯说，“但你刚才所说的是，哲学家应当很乐意去死，此后你又肯定了神是我们的监护人而我们是神的所有物这个观点。这似乎是不合逻辑的，苏格拉底。如果我们真的是由最称职的主人即神来照料的，那么最聪明的人对离开神的照料应该感到伤心，否则就无法让人理解，因为他获得自由后并不能指望得到更周到的照顾。一个蠢人倒可能认为逃避主人的照料会对他自己有利。他无法理解人们不应该逃避善良的主人，而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跟随他。所以，蠢人可能会不加思索地逃避主人的照顾。一个明智的人应该总是跟随他的长官。苏格拉底，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事情可能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正好相反，聪明人在死亡将临时自然会感到痛苦，而虽蠢的人则会感到幸福。”

苏格拉底听完了这番话后似乎对刻柏斯的固执挺感兴趣。他环视着我们说：“你们都知道，刻柏斯总是要详尽地研究各种观点，根本不愿轻信貌似有理的东西。”

“不错，”西谟弥阿斯说，“但是苏格拉底，我想刚才他所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为什么一个名符其实的聪明人要抛开比自己更强的主人，那么轻率地离开他们呢？我想这是刻柏斯对你提出的批评，因为你把离开我们和众神看得如此无足轻重，而你又承认众神是我们仁慈的主人。”

“你和刻柏斯说的是完全合理的。”苏格拉底说，“我想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严正地反驳对我的控告。”

“正是这样。”西谟弥阿斯说。

“既然如此，让我来试着做一次比我在受审时所做的更令人信服的辩护吧。正因为我希望能与智慧善良的神为伴，与那些已经去世但比活在世上的人更智慧更善良的人为伍，所以我并不对死亡感到悲哀。事实上，你们非常清楚，我希望再见到那些已经去世的善良的人。我对于能否见到他们并不十分肯定。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认为：我将在另一个世界发现最仁慈、最神圣的主人。这就是我为什么面对死亡不那么忧伤，为什么坚信另一个世界具备了死去的人们该享有的各种待遇，坚信多年来人们一直所说的善有善报的原因。”

“苏格拉底，你究竟持什么看法呢？”西谟弥阿斯问道，“你是因为你即将离开我们而向我们保守秘密呢，还是打算把它讲给我们听？我想我们应该来分享这种待遇，并且我们若对你的陈述感到满意的话，那它就会成为你对自己的最好辩护。”

“很好，让我来试试看。”苏格拉底回答道，“但克里托好像有话要讲，在我开始讲以前，让我们先听听他说些什么吧。”

“我要说的很简单，苏格拉底，”克里托说，“那个将要吧毒药送给你的人一直想让我转告你，尽可能地少说话。他说谈话会使你兴奋，你不应该做任何影响毒药作用的事。否则有时候会不得不服第二次甚至第三次。”

“这是他的事情，”苏格拉底说，“如果有必要，让他去做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准备吧。”

“我想你肯定会这么说的。”克里托说。“但他对我啰嗦了很长时

间。”

“别去理他，”苏格拉底说，“现在我想对你们即我的陪审团说明，一个真正将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面对死亡时应该心情快乐，并坚信当他生命结束时，他能在另一个世界找到神赐予的最大幸福。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让我来把其中的奥妙对你们解释清楚。”

“通常，人们好像没有意识到，真正以正确的方式献身哲学的人随时并自愿准备赴死。如果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期待死亡，那么在他们的期待和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时去打搅他们，当然是荒唐可笑的。”

西谟弥阿斯笑着说：“我起誓，苏格拉底，虽然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去笑，但你真使我感到好笑。我敢说，如果想置你于死地的那些人听到你说的这些话，大概都会认为，说哲学家是半死人是对他们的最好的讽刺，精神健全的人们完全会认为，死亡是哲学家应得的报应。而且我们的同胞们也会热心地对此表示赞同。”

“西谟弥阿斯，除了他们自以为‘充分认识到’的那一点以外，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的哲学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半死的，什么意义上死是值得的，或者怎样去死是值得的。我们不要再谈论他们了，还是来谈谈我们自己吧。我们是否都相信有死亡这样的事情？”

“毫无疑问。”西谟弥阿斯说。他又抢着回答。

“死亡仅仅表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吗？死亡只不过是肉体失去了灵魂以后的独立自存状态，以及灵魂脱离了肉体以后的独立自存状态吗？死亡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没有？”

“没有了，死亡的含义不过如此。”

“既然如此，我的孩子，看看你是不是同意下面的观点。我想这样做会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你认为一个哲学家是否应当只热心于吃喝这些微不足道的享受？”

“当然不应该，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

“那么只热心于性生活的乐趣对不对呢？”

“这就更不对了。”

“对我们身体的其他方面是否应该关心呢？你是不是认为一个哲学家应该把为自己提供入时的衣服、鞋子及其他装饰品看作重要的事呢？哲学家应该重视还是轻视做这些事情？对哲学家来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去追求那类东西？”

“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不应该看重做那些事情。”西谟弥阿斯说。

“总的来说，你的观点是，研究哲学的人不应该过多地关心自己的身体，而应该尽可能地少关心身体、多关心灵魂，对吗？”

“对，正是这样。”

“所以很明显，就肉体快乐而言，哲学家比起其他人来，更应该尽可能使自己的灵魂不受肉体欲望的诱惑。不是吗？”

“看来是这样。”

“西谟弥阿斯，是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不能满足肉体的各种欲望并从中获得乐趣的人就活得毫无意义，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把肉体快乐看得无足轻重离死也就不远了。对吗？”

“千真万确。”

“现在以获得知识为例。一个人在进行某种研究时，他自己的身体是否为获得知识的障碍？我的意思是说，人类的视觉和听见有没有确定性？或者说当诗人们对着我们的耳朵喧嚣时，我们并没有真切地听见或看见任何东西？然而，如果这两种感觉都不清晰和真切，其他感觉就更谈不上清晰和真切了，因为和前两种相比，其他感觉都只能是更低级的。这点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

“在心灵获得真理时情况会怎么样呢？当心灵借助肉体的帮助从事某项研究时，肉体显然会把心灵引向歧途。”

“确是这样。”

“心灵关于事实的清晰观点，并不是在反映过程中实现的，对吗？”

“看来是这样。”“当然，心灵在不受诸如听觉、视觉，痛苦、快乐的干扰时，也就是说，心灵如果不理会身体的干扰，尽可能地保持独立，避免肉体的影响时，的确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反省。”

“不错。”

“那么在藐视和摆脱肉体，尽力使自己保持独立方面，哲学家的灵魂也优于其他人的灵魂。”

“看来是这样。”

“还有一些问题，西谟弥阿斯。我们能够识别一个绝对直的东西吗？”

“完全可以。”

“那么也可以识别至美和至善的东西了？”

“当然也可以。”

“你是不是亲眼见到过这些东西？”

“没见过。”西谟弥阿斯说。

“那么你是不是借助其他肉体感官来识别它们的？我所谓的‘它们’不仅是指绝对的高，绝对的健康或绝对的强壮，而且是指任何特定事物的真实本性，即它的本质。我们是通过身体才形成了关于事物真实本性的观念吗？在任何研究中，只要你尽可能谨慎和精确，就能获得更接近于对象的知识；而你为了使自己认识对象本身，已在谨慎和精确地去理解了。难道不对吗？”

“当然是对的。”

“在这种尝试中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是那些独立地运用理智，尽可能认真地研究每个对象，在思考中不看重视觉，也不以其他感觉充塞推断的人。你不这样认为吗？正是这样的人，仅仅依赖心灵的沉思去研究纯粹的对象，借此来追求真理，并尽可能切断思想和眼睛、耳朵及身体的其他部分的联系。眼睛、耳朵等东西的存在本身就妨碍心灵获得真理，形成清晰的思想。西谟弥阿斯，如果有人能够达到认识实在的目的，那就非这些人莫属。”

“你说的完全正确，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

苏格拉底说，“上述想法将促使严肃的哲学家用以下方式进行反省。看来这好像是一条通向正道的捷径。只要我们固守在身体之中，

使心灵受到肉体的污染而变得不完满，我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去把握对象，这些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首先，身体因追求生存而给我们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干扰；其次，缠扰我们的疾病妨碍了我们去探索真理；此外，身体中充满了爱惧等情欲、各种幻想以及许许多多毫无价值的东西，其结果使我们根本就没有闲暇来考虑其他问题。战争，变革及争斗仅仅是由肉体欲望所引起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攫取财富，我们不得不去攫取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因为我们是欲望的奴隶。以上所说就是我们为什么几乎没有时间研究哲学的原因。最糟糕的是，即使我们从肉体欲望那儿争得的一些时间来进行某些方面的研究，肉体欲望还会再度闯入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断、干扰、分散及妨碍我们捕捉真理的微光。我们无疑相信，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必须摆脱肉体，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所期望和决心获得的智慧，只有在我们死后而不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灵魂没有脱离肉体就无法获得纯粹的知识，那么要获得知识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者只有在我们死后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在那时灵魂才能脱离肉体，独立于肉体。看来只要我们活着，除非绝对必要，要尽可能避免与肉体的交往、接触，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知识。我们应该在神拯救之前就净化自己的灵魂，不能允许灵魂受肉体欲望的侵蚀。通过这种方式，也就是使灵魂避免肉体欲望的侵蚀，我们才能像与自己交往一样与他物交往，获得纯粹的和未受污染的直接知识。这种知识大概就是所谓的真理。一个没有先净化自身就去冒犯纯粹真理王国的人，无疑违反了宇宙间的公道。西谟弥阿斯，由此应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爱智者都必须不受干扰地去思考并且相互提醒。你是否同意我所说的这些？”

“完全同意，苏格拉底。”

“很好，”苏格拉底说，“如果这点是正确的，那么对任何一个到达人生旋途终点的人来说，都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我们一生全力以赴去追求的目标。人生旅途的结束会给一直准备净化心灵的人带来美好的希望，幸运的是我的生命旅程已到尽头了。”

“是到尽头了。”西谟弥阿斯说。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说过的，净化灵魂就在于使灵魂尽可能地脱离肉体，使灵魂习惯于和肉体脱离一切联系而只注意自己，并且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灵魂要尽其所能地独处一隅，摆脱肉体的束缚。这不是必然的结论吗？”

“是的，是这样。”西谟弥阿斯说。

“我们所谓的死是指自由和灵魂脱离肉体吗？”

“当然，”西谟弥阿斯说。

“使灵魂获得自由的愿望主要或仅仅是为真正的哲学家所具备，事实上，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难道不是这样吗？”

“显然是这样。”

“是啊，这正如我们在讨论一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始终训练自己在尽可能接近死亡的状态中生活，那么对他来说，因死亡将至而悲伤岂不是很可笑吗？”

“的确很可笑。”

“那么西谟弥阿斯，事实上我们可以确定，真正的哲学家把追求死亡作为自己的职业，对他们来说，死亡不会引起丝毫惊恐。让我们就顺着这一思路继续讨论吧。如果哲学家们始终对肉体感到不满，渴望灵魂摆脱肉体，当死亡即将来临时感到害怕和悲哀，岂不是毫无道理吗？他会不愿意起程去那样一个地方吗？在那里有希望获得他毕生追求的对象即智慧，并能逃避令人厌恶的肉体欲望。当然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受自己愿望的指使，乐于追随死去的爱人、妻子、儿子到另一个世界，希望在那里见到或碰到那些他所爱的人。如果确有另一个世界的话，一个真正的爱智者既然坚定不移地相信，除了在另一个世界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获得名符其实的智慧，他会在死亡时悲痛吗？他会不愿意踏上去另一个世界的路途吗？我的孩子，我们必须这样认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就会乐于赴死，因为他坚定地相信，他永远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纯粹的智慧。如果这点可信，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怕死不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毫无道理吗？”

“的确是毫无道理的。”

“所以，”苏格拉底说，“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对死亡感到悲哀，这就足以证明他不是个爱智者，而是一个爱欲者。事实上，我认为他也是个名利之徒，或者爱财，或者爱名，或者两者都爱。”

“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接着说：“西谟弥阿斯，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所谓勇敢这种美德主要是属于哲学气质的？”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西谟弥阿斯说。

“按通常的意义来理解，节制是不被欲望所支配，是对它们保持一定程度的淡漠，这种美德也属于那些漠视肉体欲望、用毕生精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对吗？”

“当然。”西谟弥阿斯说。

“如果你对一些践行勇敢和节制的人仔细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勇敢和节制是不合逻辑的，”苏格拉底说。

“怎么会呢，苏格拉底？”

“你知道除了哲学家外，每个人都把死亡看作极大的不幸，不是吗？”

“对呀，他们是把死亡当作不幸。”

“勇敢的人能够正视死亡，是由于他担心某种更大的不幸将要降临，对吗？”

“是这样。”

“除了哲学家以外，其他人所谓的勇敢都是由害怕和畏惧引起的，尽管畏惧和怯懦会使一个人勇敢起来是不合逻辑的，事实却是如此。”

“的确是这样。”

“对于能够节制自己欲望的人来说情况会怎么样呢？根据同样的方法，是否可以说自我放纵会使一个人自我节制呢？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能够节制自己的人经常处于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之中。他们总是担心会丧失他们所期待的满足，于是他们因不能抗拒另一种

欲望而节制这一种欲望。他们把自我放纵定义为受快乐原则所支配，这的确是因为他们无法抗拒节欲的欲望，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借纵欲来达到节欲的目的。”

“看来的确是这样。”

西谟弥阿斯，我很欣赏你思路敏捷。

不过，我担心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像不同价值的硬币之间不能交换一样，用同一种程度上的快乐、痛苦或恐惧去换取另一程度上的快乐、痛苦或恐惧，不是我们应采用的正确方法。我们的一切欲望，都只能和一种‘货币’交换，那就是智慧。事实上，只有智慧才能使勇敢、节制及正直，一言蔽之，使真正的善成为可能；而快乐、恐惧及类似的情感存在与否，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建立在情感价值上的道德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粗鄙的、毫无意义的、毫无真理性可言的观念。真正的道德观念，无论是节制，还是正直或勇敢，都是清除了情感的观念，智慧本身就是一种纯净的东西。也许以传播宗教为目的的人离净化的标准不是那么太远，因为教义始终想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未受宗教启迪的人将陷入污泥中，而净化和开化了的人将和众神居住在一起。你知道那些教徒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

‘仰慕虚名者众，潜心修习者寡。’

在我看来这些教徒只不过是以正确的方式过着哲学生活的人，我终生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设法加入他们的行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为实现这个抱负所做的是不是正确，我是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果神愿意的话，我们到达另一个世界时就会完全搞清楚。这个时刻很快就会来临。

“西谟弥阿斯和核柏斯，这就是我在你们面前为自己作的辩护，并想借此表明，毫无悲伤地离开你们和地球上的统治者，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我在另一个世界找到的统治者和朋友，至少不会比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和朋友差。如果此刻我面对你们所作的辩护比在雅典陪审团面前所作的更令人信服，我就感到满意了。”

苏格拉底讲究了这番话后，刻柏斯又说道：“苏格拉底，你刚才所说的其他部为都很精彩，但关于灵魂问题我还要向你请教。你说普通人在灵魂即将解脱时都忧心忡忡，觉得灵魂离开肉体以后就再不会在任何地方存在了，也许它在人死的那一天就被驱散和毁灭。灵魂出现时无声无息，离开时也无声无息，就像烟气一样化为乌有，什么痕迹也不留下。当然，苏格拉底，我们热切希望你所说的都是真的，即灵魂脱离了一切罪恶以后，仍然作为独立的整体存在。但我认为，相信灵魂在肉体死亡之后仍然存在，仍然能够保自己的活力和智力，需要非常坚定的信仰和信念。”

“非常正确，刻柏斯，”苏格拉底说，“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是否愿意我们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搞清楚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于另一个世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就我而言，”刻柏斯说，“能听你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是令人愉

快的。”

“总而言之，”苏格拉底说，“我并不认为此刻听到我们讨论的任何其他人，即便是一个喜剧诗人，会说我是在浪费时间谈论与我无关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想听听我的想法，我们最好继续进行讨论。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脱离了肉体的灵魂是否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之中？”

“我们大概都记得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大意是说灵魂离开这个世界后的确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并且能够再度回到这个世界起死回生。如果有生命的人是由于灵魂转世才获得生命这点可以成立，那不就承认我们的灵魂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吗？如果灵魂不先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它们就不可能再度转世；如果生来自死而不能来自其他任何东西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观点的正确性就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相反，如果这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就需要重新论证。”

“正是这样。”刻柏斯说。

“如果你想更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说，“那就不仅要联系人类来思考它，而且要联系全部动物和植物来思考它。让我们来看看每种东西，包括能够繁殖后代的存在物，是否都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产生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是指何个事物只能产生于它的对立面，每个事物都有其对立面。例如，美县丑的对立面，公正是不公正的对立面，其他类似的例子多得难以计数。我们来考虑一下，每个具有对立而的事物都产生于其对立面而不能产生于其他的源泉，是不是一条必然的规律。我想，一个变得较大的事物在变大以前必定是较小的吧？”

“是的，”

“同样道理，如果它变得较小，一定先是较大的，然后才会变得较小吧？”

“是这样。”刻柏斯说。

“懦弱出自强壮，快产生于慢，对吗？”

“当然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事物变坏了，它不是从较好的变来的吗？如果一个事物变得较公正，岂不是源自较不公正吗？”

“当然。”

“我们现在是否同意，”苏格拉底说，“每一个事物都产生于对立面这种方式？”

“完全正确。”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例子是否还能说明，在对立的两方中有两种产生过程，一种是从第一个对立面到第二个对立，另一种是从第二个对立面到第一个对立面？在较大和较小的对象之间，难道不存在增大和缩小两种过程吗？我们难道不能用增大和缩小来形容它们吗？”

“当然可以。”刻柏斯说。

“在分离和结合、变冷和变热以及其他对立面之间不也是这样吗？即使我们有时候不使用这一术语，对立的一方产生于另一方，并且从一方产生出另一方有一个过程，难道就不是普遍有效的吗？”

“当然是普遍有效的。”刻柏斯说。

“那么好吧，”苏格拉底说，“正如睡是醒的对立面一样，生是否也有其对立面呢？”

“有。”

“是什么？”

“正是死。”

“如果生和死是相互对立的，也是相互产生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两种产生过程？”

“正是这样。”

“很好，”苏格拉底说，“那么我要来说明 刚才提到的一对对立面、对立面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产生过程；其他的则由你来说明。我要说明的对立面是醒和睡，我认为醒产生于睡而睡产生于醒，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产生过程是入睡和觉醒。这么说你感到满意吗？”

“非常满意。”

“现在请你用同样的方式向我说明生和死的情况。”苏格拉底接着说：“你不承认死是生的对立面吗？”

“不，我承认。”

“它们是互相产生的吗？”

“是的。”

“从生中产生的是什么？”

“是死。”

“从死中产生的是什么呢？”苏格拉底问道。

“我必须承认，只能是生。”刻柏斯说。

“所以刻柏斯，有生之物和人正是从死中产生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我们的灵魂的确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

“看来是这样。”

“生与死之间的两种产生过程有一种是可以确定的，即死亡是可以肯定的。对吗？”

“对，可以肯定。”刻柏斯说。

“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是忽略这两个互补过程中的一个，使自然规律带有缺陷呢，还是应该把与死亡相反的另一个过程也指出来！”

“我们当然应该指出另一个过程。”刻柏斯说。

“相反的过程是什么呢？”

“再度复生。”

“如果存在再度复生这么回事，”苏格拉底说，“那它必定是一个从死到生的过程。”

“完全正确。”

“所以我们也得同意这点：正像无生之物来自有生之物一样，有生之物也来自无生之物。我想我们已经确认，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死人的灵魂必定存在于某个可以从中再生的地方的看法，就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明。”

“苏格拉底，”刻柏斯说，“我看我们的讨论必然会产生这个结论。”

“刻柏斯，我想你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证实我们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两个对立面之间的产生过程不是永远对应的，不能周而复始，如果产生是到达对立一端的单向的道路，那么绝对不会再从对立的一端返回起点或有任何偏转，万物最终势必获得同样的性质和达到同样的状态，变化将完全停止。你意识到这点了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不难理解，”苏格拉底说，“比方说，如果‘入睡’存在，‘醒来’不能从‘入睡’中产生，不能形成与‘入睡’不同的结果来达到平衡，你一定会意识到万物最终将使恩底弥翁 显得很可笑，他将远远地落在后面，因为整个世界都处在同一状态——昏睡不醒。如果万物被相互联络，没有孤立存在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阿那克萨哥拉所谓‘万物混在一起’的状态。亲爱的刻柏斯，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一下生和死。如果有生之物都会死并且死后保持无生状态不再复生，那么万物最终都将死掉而不再存在有生之物，不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么？如果有生之物产生于有生之物，而有生之物终究都是要死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有生之物的数目不会因死亡而减少呢？”

“我看没有办法，苏格拉底。”刻柏斯说，“看来你说的完全正确。”

“是的，刻柏斯，”苏格拉底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称作正确的，那么我相信上面所说的就是正确的，我们的论证没有错误。生命的再生是事实，有生之物由无生之物转世是事实，死后灵魂仍然存在也是事实。”

“苏格拉底，”刻柏斯又说，“除此而外，你经常向我们讲授这么一个理论，即我们所谓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回忆。如果这点可以肯定，显然我们现在所回忆的必定是我们在某些时候以前学过的东西。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的灵魂在投主为人以前就存在于某个地方，否则就不能回忆生前所学的东西。所以，据此观点来看，灵魂不死亦是有可能的。”

“刻柏斯，”西谟弥阿斯插话说，“请告诉我那个理论是怎么被证实的，因为此刻我几乎什么都记不起了。”

刻柏斯说，“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据是，如果以正确的方式向人们提问，他们又能给予完全正确的答复，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了某些知识，对所提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是不可能的。假如你使人们面对一个图表 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他们的反应方式将确定无疑地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西谟弥阿斯，”苏格拉底说，“如果你觉得学习即是回忆不足以使你信服，你看看刻柏斯所说是否能使你满意。我想你是觉得学习就是回忆难以理解吧？”

“根本不是，”西谟弥阿斯说，“我的目的是进一步理解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即学习就是回忆。刻柏斯的解释实际上已充分地唤起了

恩底弥翁：一个为月神所钟爱的美少年，长睡不醒，被认为不朽。

在《美诺》篇中，一个男孩借一张图表和苏格拉底提问之助，解决了一个几何问题，似他对几何学却毫无所知。

我的记忆，但我仍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苏格拉底说，“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个人受提醒而记起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是他以前在某时所知道的？”

“当然。”

“我们还同意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获得知识就叫作回忆，对吗？让我来说明一下我的意思。假定一个人看到、听到或用其他方式注意到一事物，不仅意识到了这事物，而且想到了一些别的东西，想到了另一种认识对象，我们不就可以说他回想起了以前思考过的对象，由此证明自己道理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举例来说吧。我想你合同意，一个人和一架乐器是不同的认识对象。”

“是的，人当然和乐器不同。”

“好。你知道对情人们来说，看到他们所爱的人用过的乐器，穿过的衣服或其他任何私人物品时，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当他们认出情人的东西时，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它的所有者的画像。这就是回忆。同样道理，看到西谟弥阿斯常能使人想起刻柏斯来。这样的例子当然是相当多的。”

“是的，是相当多。”西谟弥阿斯说。

“所以，回忆就是指我刚才描述过的这种经验，特别是对我们已很长时间没有看见过、以致已经遗忘的事情产生的体验。”

“非常正确。”

“那么，对于一个看到了一幅马的画像或一架乐器的人来说，他有可能由此而想起另一个人，对吧？对于某个看见西谟弥阿斯的画像的人来说，他有可能回想起刻柏斯，对吧？”

“完全有可能。”

“对于一个看到了西谟弥阿斯的画像的人来说，他也就能够回想起西谟弥阿斯本人了？”

“是的，能够想起。”

“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即回忆既可以是由相似的对象引起的，也可以是由不相似的对象引起的。”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你由相似的东西引起回忆时，你一定会意识到相似是完全相似呢，还是仅仅是部分相似？”

“是的，一定能意识到。”

“那好，我们再往下讨论，”苏格拉底说，“我想我们都承认相等的存在，但这里所说的相等不是指棍子同棍子相等、石头同石头相等之类的相等，而是指某种与这些相等有别的相等本身，即绝对的相等。我们是否承认存在绝对的相等？”

“绝对相等的确存在。”西谟弥阿斯说。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

“我们从什么地方获得知识呢？难道不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中获得的吗？虽然相等与其特例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不正是从看到

相等的棍子、相等的石头或其他相等的对象而得到相等本身的概念吗？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研究相等。有时候相等的棍子和石头本身并无变化，但它们对这个人显得是相等的，对另一个人则显得不相等。难道不存在这种情况吗？”

“当然存在。”

“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完全相等的事物是不相等的，或者说相等就是不相等？”

“没有，从来没想到过，苏格拉底。”

“这就是说，各种相等的事物和绝对的相等并不是一回事儿？”

“我看的确实不是一回事儿，苏格拉底。”

“虽然相等的事物和绝对的相等是有区别的，但相等的事物的确暗示和启发了你关于绝对平等的知识。对吗？”

“完全正确。”

“绝对平等和相等的事物到底是否相似呢？”

“当然不相似。”

“相似与否都无关紧要，”苏格拉底说。“只要某种事情向你暗示另一件事，它一定就是诱发回忆的原因，不管这两件事情相似还是不相似。”

“当然是这样。”

“那么现在，”苏格拉底说，“我们能否从刚才所说的相等的棍子和其他事物中发现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它们是绝对平等意义上的相等呢，还是达不到绝对平等，只能和绝对平等近似？或者它们完全等同于绝对平等？”

“它们离绝对平等还差得远呢。”西谟弥阿斯说。

“假定你看到某个事物时这样对自己说：‘我看到的这个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和另一个相似，但它不符合另一个事物，不能完全和另一个事物等同，只不过是一件拙劣的仿制品。’任何一个形成这种印象的人，一定事先具有他所说的与之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的事物的知识。你是否同意这点？”

“我完全同意。”

“很好。这就是我们关于相等的事物和绝对平等关系的观点吗？”

“是的。”

“在我们第一次看到相等的事物时，就意识到它们力求达到相等，却不能和相等同一，我们必定事先就具有关于平等的知识了。”

“是这样。”

“同时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除非我们借助视觉、触觉或其他感觉，我们就不能也不可能得到关于平等的概念。我认为感官都具有相同的本质。”

“苏格拉底，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它们的确具有相同的本质。”

“我们一定是借助这些感觉才获得了这样的概念：所有相等的事物都在追求绝对平等，却不能达到它。对吗？”

“对。”

“所以，我们在开始看、开始听及开始运用其他感官之前，一定在某处获得了这样的知识：绝对平等是存在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它

作为比较的标准，并借此认识一切。相等的感觉对象尽管都期望自己成为绝对相等，但只能是它的不完全的摹本。”

“这是必然的结论，苏格拉底。”

“从山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看、开始听、并具有了其他感官，对吗？”

“当然。”

“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一定是在具有这些感官以前就获得关于相等的知识了。”

“是的。”

“所以，这种知识必定是在出生以前就获得了。”

“看来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出生以前就获得了关于相等的知识，并在我们出生时就掌握了它，那么在出生之前和出生之时，我们就不仅具有相等和相对大小的知识，而且具备了一切关于绝对标准的知识。我们的论证不仅适用于绝对的美、绝对的善、绝对的直、绝对的神圣，而且也适用于所有我在讨论中我所强调的用‘绝对’这个术语来指称的特征。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出生以前就获得了关于这些特征的知识。”

“是这样。”

“除非我们在获得这些知识以后把它们完全忘记了，否则我们必定是生而知之的，并在一生中都享有这些知识。因为‘知’只不过意味着保持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知识，不要失去它。西谟弥阿斯，我们所说的‘遗忘’，仅仅是指失去知识，对吗？”

“完全对，苏格拉底。”

“我们在出生以前就获得了知识，但在出生时丢失了它，随后又通过把感官运用于可感的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就具有的知识。如果这点可以认定的话，那么我想我们所说的学习就是重新获得自己的知识，我们把学习称作回忆也就是完全正确的了。”

“当然是正确的。”

“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借助视觉、听觉或任何其他感觉感知了一个对象后，感觉者可以通过联想（不管两者是否相似）回想起他已经忘记了的对象。所以我主张对以下两种说法做出抉择：或者我们生来就有关于这些标准的知识并能终身保持它们；或者我们谈到人们的学习时，他们只不过是回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换言之，学习就是回忆。”

“是的，只能如此，苏格拉底。”

“西谟弥阿斯，你赞同哪种观点呢？是赞同我们生而知之呢，还是赞同我们在出生以后才回忆起我们生前就具有的知识？”

“苏格拉底，我一时难以做出抉择。”

“嗯，你还可以进行另一种选择。一个熟知某个问题的人是否能够透彻他说明这个问题？你觉得他能做到这点吗？”

“他当然能够透彻地进行说明。”

“你认为每个人都能说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些问题吗？”

“我很愿意这样认为，”西谟弥阿斯说，“但是我非常担心明天的这个时刻地球上就没有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了。”

“西谟弥阿斯，你认为并非每个人都熟知这些问题？”

“差得远了。”

“他们只是在回忆曾经学过的东西。”

“正是如此。”

“我们的灵魂什么时候获得这些知识的呢？总不至于是我们凡间的生命开始以后吧？”

“不，当然不是。”

“那必定是在凡间的生命开始以前了？”

“是的。”

“西谟弥阿斯，我们的灵魂在获得人的形式以前，就先在地存在着，它们独立于我们的肉体，并且有智力。”

“想必我们只能在出生的时刻获得这些知识的，只有这个时刻才可以说得过去。”

“亲爱的伙伴，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请你告诉我，我们又是在什么时间失去这些知识的，我们刚才已经同意我们出生时并不具有这些知识。难道我们在获得这些知识的同时又失去了它们吗？你能够指出我们是在什么时刻失去这些知识的？”

“苏格拉底，我无法指出。我没有意识到我刚才胡说了些什么？”

“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西谟弥阿斯？如果这些绝对的实在，如我们正在谈论的美和善，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我们又发现我们自己以前就有关于实在的知识，像摹本相对于其原型一样，我们认为所有的感知觉对象都起源于这一实在；一句话，如果这些绝对实在存在，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也必定是存在的；相反，如果这些绝对实在不存在，我们的讨论不就纯属浪费时间吗？正像这些实在存在一样，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逻辑的；如果一方不可能存在，另一方也就不可能存在。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显而易见，两者的存在都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你的理论的依据是，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和实在是处于同一级别的存在，我完全赞同这一点。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善及所有你刚才提到过的绝对实在，在最完满的意义上的存在是个事实，我们不能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实更能不证自明。在我看来，这一论证是令人满意的。”

“你以为如何，刻柏斯？”苏格拉底说：“我们也应该说服刻柏斯。”

“依我看他会满意的，”西谟弥阿斯回答，“的确，他是世界上最固执的人，一旦不同意某种观点就很难被说服。但是我想，要说服他也不难，只需要让他了解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便足够了。苏格拉底，至于灵魂在我们死后也存在，甚至连我也觉得还没有被证实，所以刻柏斯的异议仍然成立：人们普遍担心灵魂在肉体死亡的那一刻会烟消云散，结束其存在。假定灵魂是从某个或其他源泉所产生和构成，并在进入人体以前就存在，那么灵魂在进入一个人体之后，它有什么理由在脱离肉体之时不走向末日，不自我毁灭呢？”

“非常正确，西谟弥阿斯，”刻柏斯说，“看来我们仅证明了我们的设想的一半，即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但是，要使我们的

论证完整，需要像证明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一样，证明灵魂在我们死后也还存在。”

“亲爱的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苏格拉底说，“如果你们把上述这个观点和前面我们已经确认的那个观点，即每个有生之物都来自无生之物联系起来看，灵魂在我们死后仍然存在实际上已经被证明。如果灵魂在人出生以前就存在，如果它复生和出生时必须从无生或死亡状态开始，如果它必须再生，那么灵魂在人死后无疑也是存在的。所以你提到的这一点已经被证明了。尽管如此，我想你和西谟弥阿斯还是愿意继续讨论。你们像孩子一样地担心。灵魂离开肉体时，特别是一个人不是死于无风而是死于刮大风的日子时，灵魂会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苏格拉底，”刻柏斯笑了笑说，“不要认为我们有这种担心。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个小男孩怀有这种孩子式的恐惧，试试看怎样才能说服他不要像惧怕鬼怪一样地惧怕死亡。”

“你应该对他讲一个咒语，以便驱走他的恐惧。”苏格拉底说。

“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既然你要离开我们，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咒语的巫师呢？”

“刻柏斯”苏格拉底回答道，“希腊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其中不乏超群出众之士，还有许多外族人。你想找到这个巫师，就必须在他们之中仔细察访，不要吝惜金钱和怕麻烦，因为你不能更恰当地把金钱用在其他目的上。你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去寻找，因为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并非轻而易举。”

“我会留心察访的，”刻柏斯说，“如果你没意见，让我们回到刚才中断了的讨论上来吧。”

“当然没意见，怎么会有意见呢？”

“谢谢你。”刻柏斯说。

“我想，”苏格拉底说，“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什么事物会遭受被驱散的命运？我们应对什么事物的命运表示担心？对什么事物的命运不必担心？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接着应该考虑灵魂属于哪一类，然后就能确定对灵魂的命运应该满怀信心还是应该感到担心。”

“的确如此。”

“你不认为一种合成物或自然的复合物可能会在它给合的地方被分解吗？任何真正的非合成的东西，难道也必须被分解吗？难道非合成物不是另一种事物吗？”

“看来应该是另一种事物。”刻柏斯说。

“很有可能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单一的，经常变化的东西是合成的。是吗？”

“有可能。”

“让我们回到刚才讨论过的那些例子上来。我们在讨论中定义的绝对实在是否始终保持不变呢？绝对的美，绝对的相等和真实存在的其他独立实体是否自身包含变化？或者每种自身同一和独立的实体永远保持不变，永远不会在任何方面和任何意义上包含变化？”

“它们一定是永恒不变的，苏格拉底。”刻柏斯说。

“那么美的各种具体事例，诸如美的人、美的马、美的衣服等等

的情况会怎么样呢？相等或其他任何这类实体的具体例证又是什么情形呢？它们是永恒不变的呢，还是相反，从来不在任何意义上同自身或相互之间保持同一？”

“苏格拉底，对它们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它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变化。”

“你能够触到、看到及借助其他感官感知到这些具体的例证；但是永恒的实体不能借助感官来觉察，只能借助思维来领悟，它们是不可见的。”

“完全正确。”刻柏斯说。

“所以，我们应该设想存在两类事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对吗？”

“是的，应该这样设想。”

“不可见的事物是不变的，可见的事物则从来不会保持同一状态？”

“对了，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点。”

“我们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半是肉体，一半是灵魂。对吗？”
苏格拉底问。

“当然。”

“我们的肉体和哪一类事物更相似和关系更密切呢？”

“显然是和可见的事物更相似。”

“那么灵魂呢，它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苏格拉底，灵魂无论如何对人是不可见的。”刻柏斯说。

“无疑我们一直在谈论对人的本性来说是可见的或是不可见的东西。你还期待我们有别的本性吗？”

“没有，只有人的本性。”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灵魂呢？它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灵魂是不可见的。”

“是不可见的吗？”

“是的。”

“所以灵魂同不可见的东西更相似，肉体同可见的东西更相似。”

“这是必然的绪论，苏格拉底。”

“前面我们说过，当灵魂借助肉体进行研究时，无论是运用视觉或听觉还是其他任何感觉（借助肉体就是指运用感觉），都会被肉体诱入可变事物的领域而迷失方向，而且变得混乱和疑惑，好像灵魂由于接触到具有相同本性的事物而变得无所适从。对吗？”

“对。”

“但是，当灵魂凭借自身进行研究时，它就进入了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以及不变的事物的领域。灵魂一旦独立于和脱离一切障碍物以自身为伴，不再误入歧途而是直接接触有相同本质的各类存在，逗留于绝对，永恒及不变事物的领域，它也就具有了和这类事物相同的本质。灵魂的这种状态我们就叫作智慧。”

“苏格拉底，你说的真是既精彩又正确。”

“很好。根据我们现在和以前所说的一切来判断，你认为灵魂与那一类事物更相似和关系更密切？”

“苏格拉底，”刻柏斯说，“从以上所说来看，我想即使是最迟

钝的人也会同意，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灵魂都更像不变的事物，而不像可变的事物。”

“那么肉体呢？”

“像可变的事物。”

“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进行研究。当灵魂和肉体处在同一个地方时，自然让一方作为臣民，让另一方进行统治和管理。你认为在这种关系中哪一方像神，那一方像人？你不认为统治和指挥是神的本性，臣服和服务是人的本性吗？”

“我认为是这样。”

“灵魂像哪一个呢？”

“苏格拉底，灵魂显然像神，而肉体像人。”

“刻柏斯，”苏格拉底说，“现在来看看从我们以上所说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同神性的、不朽的、理智的、单质的、不能分解的以及永远自身同一和不变的事物更相似；而肉体则和人性的、会死的、多样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以及永远自身矛盾的事物更相似。亲爱的刻柏斯，我们还能提出相反的观点，证明上面得出的结论不正确吗？”

“不，不能提出相反的观点。”

“很好。在这种情况下，肉体自然会很快解体，而心灵则完全不会分解。不对吗？”

“完全对。”

“你当然知道，当一个人死亡时，虽然他可见的和肉体的部分，也就是留在可见的世界被我们称为尸体的部分，自然要腐烂、分解和消失，但这些变化并不立即发生；即使死亡发生在天气炎热的季节，肉体若得到妥善的保存，它也会保留相当长的时间。的确，当肉体在埃及被风干制成木乃伊时，其原封不动地保留的时间之长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即使肉体的其他部分腐烂了，像骨骼、肌肉及其他类似的部分事实上会永久保留。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但是灵魂这个不可见的部分，离开肉体到了一个像它自己一样实在、纯粹及不可见的地方去，即去冥王哈德斯的属地或不可见的世界去谒见至善和至明之神（如果神愿意的话，我的灵魂不久也要到那儿去）。如果灵魂的本性的确与我的描述相符，它在脱离肉体时会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消散和毁灭吗？更进一步说，亲爱的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如果灵魂在脱离肉体时是纯粹的，没有受到肉体的侵染，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心甘情愿地在人有生之时同肉体接触，而是把避开肉体保持独立作为一贯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灵魂以正确的方式去追求哲学，并切实地练习怎样坦然地对待死亡，那么这就是‘练习死亡’的含义，不对吗？”

“完全正确。”

“很好。如果这是灵魂的品质，那么它离开肉体到达和它自己一样不可见、神圣、不朽及充满智慧的那个地方时，幸福便在等待着它。

它可以从不确定和愚蠢的事物中，从恐惧和不能自制的欲望中以及从所有其他人类的罪恶中得到解脱，正如在秘密宗教仪式中那样，灵魂在那个地方和神一起度过其余的时光。刻柏斯，我们是采纳这种观点呢，还是采纳其他观点？”

“我们一定得采纳这种观点。”

“但是我认为，灵魂在脱离肉体时已经被污染，已经变得不纯。它经常同肉体接触，照顾和眷恋着肉体，因而受到肉体情感和快乐的诱惑。尽管这些东西对灵魂来说是不真实的，但它们却能触，能看、能吃、能喝、能满足性欲。如果灵魂已经习惯于恐惧、厌恶和逃避不可见的、只能被哲学所理解和把握的隐秘的东西，处于这种状态，你认为灵魂能够逃离肉体而独立不受污染吗？”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刻柏斯说。

“是的，我认为灵魂中将充满肉体欲望，因为灵魂同肉体的伙伴关系和交往在持久的联系和长期的实践中，使这些欲望在灵魂的本性中根深蒂固。”

“当然了。”

“亲爱的伙伴，我们必须认为肉体的东西是沉重的、忧郁的、世俗的以及可见的。所以正如人们所说，被肉体污染了的灵魂。由于畏惧冥王哈德斯和不可见的世界，不愿早日进入坟墓，也变得沉重起来，被施回可见的世界。在可见的世界中可以看到模糊的幽灵，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完全净化、仍然保留了一些可见成份的灵魂，这就是它们能够被看见的原因。”

“苏格拉底，看来完全是这样。”

“是的，刻柏斯，的确是这样。这些灵魂当然不会是善良的，而是邪恶的。它们被迫徘徊于可见世界，以此作为对它们以前的不良行为的惩罚。它们不停地徘徊，并受到肉体的东西无休无止的纠缠，直到最终又被囚禁在一个肉体中。正如你所能想象到的，它们无法摆脱在有生之时形成的一些特征和本性。”

“苏格拉底，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特征和本性？”

“嗯，那些惯于暴饮暴食和自私自利、而不是尽力避免这些恶习的人，他们的灵魂可能会转生为驴子或其他低劣的动物。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是的，这是完全可能的。”

“那些蓄意选择了不负责任、不合法度及暴虐生活的人，将变成狼、鹰及鸢，我们还能想到比这些更残忍的动物吗，”

“不能了，他们变成你提到的这些动物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根据其他灵魂生前的行为，很容易想象他们将变成什么类型的动物。”

“是的，当然很容易。”

“我想，最幸福的人和达到了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养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应具备的善良品质的人。这些品质就是所谓的节制和诚实，它们无需哲学和理智的帮助，只凭习惯和践行就可以获得。”

“这些人怎么就是最幸福的人呢？”

“因为他们很可能变成另一种有社会性的守纪律的生物，如蜜蜂、

黄蜂及蚂蚁，甚至重新转生为人，成为正派的公民。”

“很有可能。”

“但是不践行哲学并在离开肉体时没有绝对净化的灵魂，是不可能获得神性的。神性只有爱智者才能获得。亲爱的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这就是真正的哲学家为什么避免和抗拒一切肉体欲望，不沉湎于它们之中的原因。这不是因为他们像首先考虑钱财的普通人那样，担心纵欲会耗费金钱，也不是因为他们像那些渴望荣誉和权力的人那样，不想留下坏名声。”

“是的，苏格拉底，这样的动机是毫无价值的。”刻柏斯说。

“那些东西的确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表示同意。“所以刻柏斯，关心自己的灵魂，不服从肉体欲望的人，坚决地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并拒绝在人生旅途上与那些人为伴。同时，由于他们相信拒绝哲学的指导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和解脱是错误的，所以，无论哲学在何处引导，他们都紧紧跟随。”

“苏格拉底，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来解释一下。”苏格拉底说，“每一个智慧的追求者都深知，在哲学引导他的灵魂之前，灵魂一直是一个无助的囚犯，被肉体锁住了手脚，不得不间接地、通过监狱的栅栏去观察实在，毫无知觉地在泥潭中打滚。哲学能够清楚地看到，灵魂之被囚禁，完全是由于它积极地追随欲望。这些欲望使囚徒成了监禁自己的第一帮凶。哲学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指导灵魂，并试图通过耐心的劝导使它获得自由。哲学明喻人们，眼睛、耳朵和其他一切感官的观察都是靠不住的，敦促灵魂尽可能不去使用感官，鼓励灵魂反观自省努力回忆，除了按照对象的本来面目独立做出的判断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不要轻率地把自己间接看到的易变的东西当作真理，因为这种对象是可感的和可见的，而灵魂直接看到的对象是理智的和不可见的。名符其实的哲学家的灵魂感到，决不能放弃从肉体中解脱的机会，所以它尽可能地远离快乐、情欲和痛苦，因为它深知，向快乐、恐惧和情欲让步的绘果，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充其量是因病或因纵欲而浪费钱财，遭受微不足道的厄运，最终和最大的灾难，受难者是无法预先知晓的。”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刻柏斯问道。

“无论什么人的灵魂感到了强烈的快乐和痛苦，都禁不住会认为，凡引起强烈的情感的东西，都是最清晰和最真实的实在。其实不然，强烈的情感主要是由可见事物引起的。对吗？”

“的确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灵魂不就完全陷于被肉体奴役的境地了吗？”

“你能够讲得更明白一点儿吗？”

“每种快乐或痛苦都如同一种铆钉，可以把灵魂钉在肉体之上，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束缚，把灵魂变成了肉体性的东西；肉体所肯定的一切都被灵魂当成真实的。我想，同肉体保持一致并在肉体的欲望中寻求快乐的结果是，灵魂非但不能保持自己的本性，培养良好的品质，以致永远不能净化自己，到达不可见世界；而且从开始自己的旅程时就被肉体的特性所渗透，很快就再度沦落于另一个肉体，在其中生根和发展，因而必然与一切纯粹的、不变的和具有神性的东西格格不入。”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苏格拉底。”刻柏斯说。

“刻柏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由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原因，名符其实的哲学家表现出他们具有节制和勇敢的品德。你认为通常的观点正确吗？”

“不正确，当然不正确。”

“的确是不正确的。一个哲学家的灵魂应该采纳我所提出的这种见解。不能先期望哲学使灵魂获得自由，然后又容许快乐和痛苦使它再次受到肉体的奴役，这样无休止的工作就像佩涅洛佩解除对她的纠缠一样。决不能这样，哲学家的灵魂由于服从理性和与理性为伴，由于注视真实的、神性的和不能推测的东西并从中受到鼓舞，因而确实能够免除欲望。因为这样的灵魂确信这才是人生旅途中正确的生活方式，确信人死后灵魂可以到达一个和它同质的、和它的本性相类似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人类的一切罪恶都被消除了。亲爱的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灵魂在经受了这样的训练以后就没有理由去担心，它在脱离肉体时会被风吹走和驱散，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会完全不存在了。”

苏格拉底说完这番话后，大家都沉默了。从苏格拉底的表情看，他自己仍然在思索刚才陈述的这些观点；在场的大多数人也在思索，只有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仍在低声交谈。苏格拉底注意到他们两人的举动，便说道：“怎么，你们感到我的论证理由不充足？如果你们要仔细地考察我的观点，自然可以提出许多疑问和异议。如果你们两个所想的和我所想的不同，也不要介意。如果你们感到我们的讨论有点几困难，也不必犹豫即情提出，并请指出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供我清楚了他说明我的观点，如果你们认为我能够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务必情利用我的帮助。”

“那当然很好，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我愿毫无保留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们感到困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两人一直互相催促对方向你提出来。我们迫切希望得到你的答复，但是我们的确不愿意打搅你，怕使你在当下的灾难中心绪不宁。”

苏格拉底听到这番话后，文雅地笑了笑说：“西谟弥阿斯，我对你的话感到有点儿吃惊。如果我连你都不能说服，并使你担心我现在激动得有些失常，那我的确会发现，很难度其他人相信我并没有把现在的命运看作灾难。显然你认为我对未来的洞察力还不抵一只天鹅。这些鸟感到死亡即将到来时，会为很快能谒见它们的主人即神，而比以往更甜蜜和更高声地歌唱。人们非常错误地认为，天鹅所唱的最后一支歌表达了它们面临死亡时的悲伤之情。这样看待天鹅的人是以自己的畏惧死亡之心来猜度天鹅，不能领悟鸟在饥饿、寒冷和悲痛时根本就不会去歌唱；他们甚至把夜莺、燕子和戴胜鸟的歌唱都当作挽歌。在我看来，不论这些鸟或是天鹅，都不会因悲伤而歌唱。我认为以其活动表明属于阿波罗的天鹅，它们具有预言能力，它们之所以唱歌是因为预知在不可见的世界中有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它们。它们在死亡的那天会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幸福。我想我现在的境况和天鹅临死前

佩涅洛佩：奥德修斯之妻。她在奥德修斯外出期间被求婚者所困扰。她告诉求婚者等她织完布后再做决定，但她白天织好晚上又拆掉。

的境况相同，并受到同一个神灵的指导。我的导师给予我的预见未来的能力并不比天鹅差，所以我并不因即将丧生而忧伤。你们的担心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要雅典的官员们允许，你们可以述说和提问你们所愿说愿问的任何问题。”

“谢谢你。”西谟弥阿斯说，“我先来告诉你我觉得哪些地方费解，然后刻柏斯再告诉你他觉得你的理论的哪些地方不好接受。苏格拉底，我认为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在此生中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便是可能的，也会非常困难。我们若不去尽一切努力考察各种有效的理论，不从各个方面对它们进行考察，在得出最后的结论以前就抛弃它们，想得到问题的解答就更加困难。我们有义务作出如下抉择：或者不论通过寻求指导还是通过自己探索去确定这些事实；或者，如果上述做法行不通，就去选择人的理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理论，把它当作我们度过人生之海的本筏，也就是承认我们以神的启示这种方式并不能使人生旅程更加安全可靠。现在我听了你讲的这番话后，我将毫不犹豫地提出我的问题，并对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立即告诉你感到不安。苏格拉底，我仔细地思考了你的理论并同刻柏斯交换了看法之后，我感到其中的确有一些缺陷。”

“亲爱的孩子，”苏格拉底说，“你的感觉很可能是对的，请你告诉我缺陷在哪儿。”

“我的意思是，”西谟弥阿斯说，“你对校准乐器的弦这件事同样可以说：琴弦音调的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见的、无形的、伟大的和神圣的。它存在于校准了音调的乐器中。相反，乐器和琴弦是物质的、有形的、组合的以及尘世的，和终有一死的东西密切相联。现在假定乐器被损坏、琴弦也断了；根据你的理论音调的和谐仍然存在，不会被破坏。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琴弦断了，本质上最终会灭亡的乐器和琴弦本身还会存在，而具有神圣和不朽的本质和特征的和谐，竟会因为失去了最终会毁灭的副本而不复存在。你会说，和谐必定仍存在于某个地方，但木头和琴弦在和谐丝毫未变化以前就会腐朽。苏格拉底，我这样说的根据是毕达哥拉斯的信徒的有关灵魂的一个与此大致相似的理论，这点我想你也知道。他们认为肉体是由极热和极冷、极干和极湿等等之间的一定张力结合而成的，灵魂是按照恰当的比例组合而成的，是这些元素的调和和折中。如果灵魂真的是这些元素的调和，显然我们身体中的张力的降低或增强，超出了一定的度，即使它是神圣的也会被毁灭。这就像音乐中或艺术品和工艺品中的和谐一样，在每一种和谐中物质的成份保留得再久也终要毁坏和腐烂。如果有人坚持认为，由物质要素构成的灵魂在我们称为死亡的过程中首先会毁灭，你怎么问答这个问题呢？”

苏格拉底一下子把眼睛睁得很大，这是他喜欢做的一个表情，然后笑了笑说道：“真的，西谟弥阿斯的批评是相当有道理的，你们之中有人要是比我更机智，最好由他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看西谟弥阿斯根本没有把握我刚才的论证。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前，我想最好听听刻柏斯会提出什么样的批评，以便我们有时间决定应该怎样回答。听刻柏斯讲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他们两人是正确的，就必须同意他们的观点；相反，如果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就必须继续坚持我

们的理论。刻柏斯，请告诉我们你一直在为什么问题而烦恼。”

“很好，”刻柏斯说，“依我看争论的问题还是没变，我的意思是我们以前提出的批评对它同样适用。关于灵魂在取得现在的形式以前就存在，上面的证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我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情服的，对于这点我的看法仍然未改变。至于我们死后灵魂仍然在某处存在，我认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证明。我提请你注意，我并不同意西谟弥阿斯的异议，即灵魂不比肉体更强有力和存在的更持久，我认为灵魂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肉体。说到这里，从你的理论出发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死了以后，你会看到他的易毁灭的部分尚会继续存在，对灵魂的存在你为什么还要持怀疑的态度呢？难道你不认为他的更恒久的部分能存在更长时间吗？’这个问题还是由你来回答吧。我想请你考虑我所说的是不是有点儿道理，我和西谟弥阿斯都有待于你的启迪。”

“假定一个年高的裁缝死了，根据你的理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人没有死，而是安全和完好地存在于某个地方。下面这个事实可能会成为得出此结论的根据，即他为自己所做和一直在穿的外衣还完好无损。如果谁对此表示怀疑，我想你是会这样问他，一个人和一个一直在被使用和磨损的外衣相比，哪个存在的时间会更长？如果他回答前者存在的时间会更长，你就会认为你已经最终证实，既然很难持久的对象尚未损坏，人当然是安全和完好的。但情况的确并非如此，任何人都会把这种观点当作荒谬而抛弃。西谟弥阿斯，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这个裁缝可能制做和穿过若干件外衣，他可能比这些大衣存在的时间长，也许会比他穿过的最后一件外衣先腐烂。这不是说人比外衣低级，也不是说人的生命力不如外衣强。但我确信这种比喻可运用于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我想我们有理由以同样的方式把灵魂喻为长寿的东西，把肉体喻为相对软弱和短寿的东西。如果每个灵魂都能存在很多年，它就会‘穿坏’很多肉体，因为肉体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分解，灵魂无休止地调换它所寄居的肉体。既然我们承认这点，就必须认为灵魂在死亡时仍然占有最后一个寄居处，并且比最后的寄居处先消亡，尽管随着灵魂的消亡肉体最终会显露固有的本性并且很快地腐朽。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们就没有理由确信人死了以后灵魂仍然在某处存在。如果有人灵魂不朽这个问题上比你更彻底，不仅承认灵魂在我们出生以前存在，而且承认一些人的灵魂在人死以后可以继续存在，或不断地复生死亡（灵魂具有这种在不断肉体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生命力），那么除非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同时他进一步认为，灵魂在各种形式的再生中没有受到有害的影响，在每次死亡中也全然不会受损害；如果他不得不承认没人知道哪一次死亡或脱离肉体对灵魂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我们当中谁都不具有这样的远见），那么苏格拉底，凭这些理由只有白痴才会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除非你能够证明灵魂是绝对地不朽和不可毁灭的，否则，每个人都会由于担心他的灵魂在这次脱离肉体时会最终和完全被毁灭。而惧怕死亡逼近。”

我们听他们陈述各自的理由时，都感到非常压抑，后来我们都说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本来前面的讨论中所确认的观点已使我们折服，

现在我们感到他们又推翻和摧毁了我们的信心，不仅使我们不再相信前面讨论过的问题，而且不再相信由此推出的任何结论。可能是我们没能做出正确判断，也可能是事实本身就不可靠。

厄：费多，我对你深表同情。听了你所说的以后，我发现自己也产生了同样的忧虑。以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苏格拉底的观点本来令人绝对心悦诚服，现在却使人完全不敢相信了。关于我们的灵魂是一种和谐的理论曾对我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当我听到对它的陈述时，意识到自己曾经形成过同样的观点。我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对这个理论进行证明，以便使我确信人死亡时灵魂不会和他一起死。请告诉我，苏格拉底是怎样重新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的？在你们表现出不知所措时，他是表现出烦乱迹象，还是很快地去维护他的观点？他是否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观点？请你尽可能准确地把每个细节都告诉我们。

费：厄刻克雷特斯，我向你保证苏格拉底总是使我吃惊，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中，我更加钦佩他的从容不迫。我想他准备好的回答并非不同寻常，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他以愉快的、亲切的和欣赏的方式，接受了两个后辈的不同观点；其次是他对讨论的转折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影响所做出的迅速的反应；最后是他驾驭讨论的技巧，他以这种技巧医治了我们的创伤，集中了我们的注意力，鼓励我们同他一起继续进行探索。

厄：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

费：我会告诉你的。我恰好坐在他的床右边的一个小凳上，他比我高出了许多，这时就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把我脖子上的卷发理到了一起，他从不放弃梳理我的卷发的机会。他边这样做边说：“费多，我想明天你要把美丽的头发剪掉了。”

“我愿意按你说的去做。”我这样说道。

“这不是我要你这样做的。”

“为什么不是呢？”

“如果我们的观点被驳倒，”苏格拉底说，“而且拿不出新证据证明它是正确的，我今天就会剪掉我的头发，明天你也会这么做的。如果我是你，若不能证明真理和自己在一起，我就会像希腊人那样起誓，经过论战不驳倒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的观点就不蓄发。”

“但是甚至赫雷克勒斯也不能立即和两个人较量。”我表示反对。

“白天开始以后，你最好要求我成为伊俄拉俄斯。”他说。

“那当然好，”我说，“但实际上是我作为伊俄拉俄斯求助于赫雷克勒斯，而不是作为赫雷克勒斯求助于伊俄拉俄斯。”

“结果是相同的，”他说：“但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危险。”

“什么危险？”我问道。

“人们都成了厌世者，而我们都成了厌恶理论的人。”他这样回答。“无论对什么人来说，没有比厌恶辩论有更大的不幸了。对理论的厌恶和对人世的厌恶形成的途径相同。对人们不加鉴别地轻信会导致厌世。你先认定一个人是绝对诚实的、真挚的和可靠的，但不久你就会发现他是虚伪的和不可靠的。以后同样的事情还会一再发生。你

对周围那些能当作最亲密朋友的人再三感到失望以后，你会厌恶周围的每个人，认为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找到真诚，这时持续不断的烦恼才会告终。你从未注意到这种情况吗？”

“注意到的，的确是这样。”

“你不觉得上述作法应该受到谴责吗？上面所说的那些人，显然不对人类的本性进行分析和了解，就试图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诚挚关系，不是吗？否则他肯定会认识到这个真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是极善良的或者是极邪恶的，而是介于善良和邪恶之间。”

“你是怎样搞清楚这点的？”我问道。

“根据极大或极小的物体类推出的。”他说：“你能够设想比碰到很大和很小的人或狗或其他任何生物更非同寻常的事情吗？或者能设想比碰到极快或极慢、极丑或极美、极白或极黑更离奇的事情吗？难道你没意识到，极端的例子是极少的和罕见的，而处于两极之间的例子是很多的和大量的？”

“当然注意到了。”

“你认为着对邪恶的事情进行比较，其中不会有哪一例显得特别突出？”

“可能是这样。”

“是的，可能是这样。”苏格拉底说，“然而，你已经使我偏离了正题。不同观点和不同的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在于我刚才所说，而在于我以前所说：一个人不加思索地相信了一种观点是真实的以后，不久又会对它的不真实他做出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判断。你也知道这种情况会不断发生，特别是对那些不惜费时去证明某种观点是对是错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最后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因为他们独立地发现，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存在稳定的和可信赖的东西，一切都像河水，无时无刻不在流动。”

“确实是这样。”我说。

“费多，”他说，“那么再假定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有根据的和能够被发现的。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要亲身体验，就像对就同样的人来说也是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的观点进行体验，不把责任归于自己的学术能力低下，最终满足于不责备自己反而愤怒地谴责各种观点，以致余生只是厌恶和谴责这些观点，错过了认识关于实在的真理的机会，你不觉得这是可悲的吗？”

“的确是可悲的。”我回答道。

“很好，”他说，“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第一体事情，我们一定不能认为在论证中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相反，我们应该认为自己的理智仍然有缺陷，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成为理智上健全的人，你和其他人今后会以此为目的，但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末日。我现在正处在不去达观地而是任性地对待死亡的危险中。从某种观点看，你是知道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怎样不顾事实地和急不可待地使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对吗？噢，我感到此刻我同他们一样地糟糕，仅仅在这点上和他们有别：我所焦虑的不是要使听众接受我的观点（除非偶然如此），而是要使我自己产生一种最坚定的信念。亲爱的伙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种观点的原因，你瞧瞧我是多么自私！如果我的理

论真的是正确的，则应该相信它；相反，如果死亡意味着灭绝，在死前的这段时间中，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于向自怜让步而使同伴苦恼，我的这种愚蠢念头不会继续和我一起存在（如继续存在那真是不幸），很快就会寿终正寝。

“亲爱的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这就是我对待讨论的态度。至于你们，应该采纳我的忠告，尽可能地少去想苏格拉底，更多地去探索真理。如果你们认为我所说的还有点道理，就应该按我说的去做；如果认为我说的没道理，就用你们所具有的每一种论点来反驳我。你们不应允许我凭一时冲动欺骗自己和欺骗你们，在我的灵魂离开后遗下后患。”

“嗯，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苏格拉底接着说，“如果发现我的记忆不准确，请提醒我你们说过的究竟是什么。我相信，西谟弥阿斯正在被疑惑所困扰，他担心即使灵魂是比肉体更具神性和更高级的东西，作为一种和谐，它可能还是首先被毁灭。另一方面刻柏斯好像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即灵魂比肉体更持久，却又坚持认为，谁都不能够断定灵魂持续不断地‘穿坏’了许多肉体以后，在离开最后一个肉体时不先使自己消亡。他认为死亡恰恰就是灵魂的毁灭，因为肉体一直在不断地消灭。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这些正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吗？”

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都表示同意。

“好，”苏格拉底说，“你们是不同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全部观点呢，还是仅仅不同意其中的一部分？”

“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两人说。

“我们肯定了学习即是回忆，并进一步断言灵魂被束缚于肉体中以前，必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推理过程？”

“就我自己而言，”刻柏斯说，“我觉得这种推理完全令人信服，我仍然赞同这个理论而不赞同其他理论。”

“是的，的确如此，”西谟弥阿斯说，“我也一样。如果我改变了对它的看法，那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但是底比斯的朋友，”苏格拉底说，“如果这种理论坚持认为，一种和谐是一种组合而成的事物，灵魂就是一种由肉体的成份在特定张力的作用下所组成的和谐，你不得不改变对它的看法。我想你们即使自己去判断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主张，即一种组合而成的和谐存在于它的组成成分之前。你们同意吗？”

“一刻也不会同意，苏格拉底。”

“你们不认为这种观点恰恰等于说灵魂进入人体或肉体以前就存在，它由尚不存在的成分构成吗？一种和谐肯定不同于你的参照对象。先有乐器、琴弦和不和谐的音调，音调间的和谐是最后产生却又是首先被破坏的。这种解释和其他解释相同吗？”

“根本不同。”西谟弥阿斯说。

“然而，”苏格拉底说，“如果任何解释是和谐的，它就应该是一种关于和谐的解释。”

“是的，应该是这样。”西谟弥阿斯说。

“好，”苏格拉底说，“这种解释和你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学习

就是回忆和灵魂是一种和谐这两种观点中，你更中意哪一种呢？”

“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前者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后者建立在貌似有理的类推基础上，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却能投我所好，对其他人也有很大吸引力。但我意识到，这些以貌似有理的东西为依据的理论都是骗人的，除非你在几何学中或其他地方时常提防它们，否则它们就会欺骗你。另一方面，回忆和学习的理论是从一个值得接受的前提推演出来的。灵魂甚至在进入肉体以前就存在的理论不能成立，无疑取决于灵魂是不是一种终极的实在。我完全地和毫不犹豫地赞同这个观点。因此我不必从自己和他人那里接受灵魂是一种和谐的论断。”

“西谟弥阿斯，”苏格拉底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研究吧。一种和谐或任何其他组合物，应该处在一种不同于它的组成成分的状态中。你以为如何？”

“不，我不这样认为。”

“我猜想，一种和谐或组合物的作用是由其组成成分所规定的，不能违反组成成分的要求去起作用。对吗？”

西谟弥阿斯表示同意。

“所以一种和谐不应该去控制自己的组成成分，而应该遵循它们的领导。是吗？”

西谟弥阿斯亦无异者。

“和谐不可能在运动、发声或其他方面同其组成成分产生矛盾？”

“根本不可能。”

“很好。和谐之所以在本质上成为和谐，是因为它是被协调而成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无疑，”苏格拉底说，“如果一种和谐被协调得越完善，即在较高的水平上被协调（假定这是可能的），它就越能成为一种完美的和谐；相反，如果它不被协调的那么完善，即在较低的水平上被协调，它就是一种不太完美的和谐。”

“当然是这样。”

“灵魂的情况会怎样呢？是否一个灵魂每时每刻都比另一个灵魂更符合灵魂的本质，或不符合灵魂的本质？”

“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请你注意听我讲。”苏格拉底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享有理智和善的灵魂是善良的，被愚蠢和罪恶附体的灵魂是邪恶的。这么说有道理吗？”

“有道理。”

“赞成灵魂是一种和谐的人怎样证明灵魂的善恶呢？他会以是否符合更完满的和谐来判断灵魂的善恶吗？他会认为善良的灵魂是和谐的，不仅是一种自身和谐，而且包含更完满的和谐；邪恶的灵魂不仅自身是不和谐的，而且不包含更完满的和谐。是吗？”

“我可不这样认为。”西谟弥阿斯说，“但很明显，谁要坚持灵

魂是一种和谐，谁就不得不这样判断灵魂的善恶。”

“但是，”苏格拉底说，“我们已经同意对于灵魂来说，不可能一个比另一个更符合灵魂的本质或者相反，这也就等于同意一种和谐并不比另一种更完满或者不完满。不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

“既不比一种和谐完满，又不比它更不完满，等于说既不是更和谐又不是更不和谐。是这样吗？”

“是的。”

“既非更和谐又非更不和谐，意味着包含的和谐的部分相等呢，还是大小不等？”

“相等。”

“既然任何一个灵魂都不会比另一个更符合或更不符合灵魂的本质，它也就不会比另一个更和谐或更不和谐。”

“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灵魂就不能包含不和谐或和谐的较大部分？”

“当然不能。”

“在同样的情况下，假如邪恶是不和谐而善良是和谐，一个灵魂能不能比另一个包含善或恶的更大部分呢？”

“不能，不能包含更大的部分。”

“西谟弥阿斯，更确切地说，我认为通过严格的推理会证明，如果灵魂是一种和谐，它就不能包含邪恶的成份，因为既然和谐就是和谐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它就根本不能包含不和谐。”

“的确不能。”

“既然灵魂就是灵魂，它就不能包含邪恶的成份。”

“从以上所说看，灵魂是不能包含邪恶。”

“根据这种理论。假如所有的灵魂在本质上都是灵魂而不是其他东西，一切有生之物的灵魂同样都是善良的。”

“我想这是必然的结论，苏格拉底。”

“你考虑一下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前提即灵魂是一种和谐是真实的，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完全可能。”

“那好，”苏格拉底说，“即使某人的灵魂是聪明的，也不是灵魂在支配他，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在支配他。你认为是这样吗？”

“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灵魂屈服于肉体欲望呢，还是去抗拒它们？我是说，例如一个人在发烧和口渴时灵魂不让他去喝水，在饥饿时不让他去吃饭，而以其他方式激励他。还有成千上万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灵魂抗拒肉体的本能，不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我们刚才不是同意，如果灵魂是一种和谐，它就根本不会同其组成成分的紧张、松弛、振颤或其他任何状态相悖，必须服从其组成成分，而不去支配它们，对吗？”

“是的，我们当然同意。”

“好，现在我们肯定能够看到灵魂恰恰以相反的方式在起作用。它在指挥组成它的所有成份，在生命的全过程中，几乎在每件事上都与其组成成分作对，对它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控制，有时借助训练和服药这样严厉的、不愉快的办法，有时利用稍缓和的办法，有时横加指责，有时稍事鼓励，在同欲望、激情和恐惧交往时竭力显得与它们不同。这正同荷马在记述奥德修斯经历的《奥德赛》中所描写的相仿：

他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借此来谴责自己的心灵：
‘继续忍耐吧，我的心灵，
你已经忍受了更糟糕的事情。’

你认为荷马这样写时，他觉得灵魂是一种易于被肉体情感所操纵的和谐吗？他肯定认为灵魂能够操纵和控制肉体情感，是比和谐更具神性的东西。”

“我也的确是这样认为的，苏格拉底。”

“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说灵魂是一种和谐。我们既不同意荷马的观点，又不能使我们的观点一致起来。”

“应该这样。”

“好了，”苏格拉底说，“现在我们似乎已经适度地谅解了底比斯妇女哈耳摩尼亚。但是刻柏斯，应该怎么对待卡德摩斯呢__？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论证去谅解他呢？”

“我想你会找到办法的。”刻柏斯说，“你旨在反驳和谐理论的论点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西谟弥阿斯提出他的异议时，我就非常怀疑有人能够帮他解决疑难，因此我根本不相信他的异议能够经得住你的诘难。如果卡德摩斯的观点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我也不应该表示惊讶。”

“亲爱的伙伴，”苏格拉底说，“不要先夸口，也许厄运正等待着下面的讨论。无论如何，我要远离厄运去谒见神。但现在的任务是以荷马的方式来到狭隘的住所考察你们论点的确定性。

“用一句话来概括，你所需要的就是这些。你认为，一个哲学家处在死亡关头，相信他死后的境况比活看的时候好，用达观的态度结束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可取，除非这是一种愚蠢的和目光短浅的信念，否则灵魂是不灭的和不朽的必定能被证实。我们已经证明，灵魂享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类神的本质，它甚至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你却说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灵魂不是不朽的，而仅仅是长寿的，并事先在某个地方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具有非常广泛丰富的知识和活动力；但这一切并不能使灵魂不朽，它像疾病一样，进入人体之时就是毁灭的开始，它日益疲惫地度过此生，终于在我们所说的死亡中毁灭。你还说对死亡的恐惧并不出灵魂进入肉体一次或多次而有差别，凡不能知晓和证明灵魂不朽的人都必定会怕死，除非他是一个自痴。

、 卡德摩斯是玻俄提亚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中忒拜城的创建者，腓尼基王阿系诺耳和忒勒法萨之子。哈耳摩尼亚是卡德摩斯之妻，和谐与秩序之象征。——译者注

“刻柏斯，我想这就是你的观点的实质。我比以前更慎重地对此进行了核查，为了不使我们有什么遗漏，你可以按你的意愿进行补充和删减。”

“但是，”刻柏斯说，“此刻无需进行补充和删减，我的观点正是如此。”

在花了一段时间进行回顾以后，苏格拉底说：“刻柏斯，你所需要的是不要轻易下断语，而要充分地讨论生成和毁灭的各种原因。如果你愿意，我就对你讲讲我在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如果你发现我的观点对你还有点儿帮助，就用它来充实你的观点。”

“的确，”刻柏斯说，“我非常乐意听你赐教。”

“请听着，刻柏斯，我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学习所谓自然科学有非同寻常的热情。我觉得知晓事物产生、灭亡以及持续存在的原因是了不起的。我不断地改变方向，主要是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有生之物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产生于热和冷的发酵作用？是由于体内有血液我们才能思想呢，还是由于体内有空气和火我们才能思想？或者根本不是由于这些东西，而是大脑给我们提供了听觉、视觉和味觉等官能，从感觉产生记忆和意见，记忆和意见被确认就形成了知识？’然后我又去考虑这些官能怎么会失效，并且研究天文地理，最终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唯独我不适合进行这种研究。这点我会充分地予以说明。我自己和另一些人都曾以为我已经对一些事理有了透彻的领悟，但现在进一步地思考反而使我迷惑起来，以致忘掉了我以前认为自己已通晓的事情，特别是对人类生长的原因更是如此。我以前认为，生长显然是由于吃喝，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所吃的食物中的肌肉会增长肌肉，骨头会增长骨头，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由与它的相应的微粒所扩充，体积由小变大。通过这种方式小孩长成了大人。过去我对这些说法确信无疑。你不认为它们是有道理的吗？”

“是的，我认为它们有道理。刻柏斯说。”

“让我们进一步来考虑。过去我看见身材高的人站在身材矮的人旁边时，曾很自得地认为他比另一个高一头，对处于类似情形中的两匹马也是这样考虑。对我来说更为明显的是，十大于八是因为十比八多二，两码大于一码是因为两码比一码长出了自身的一半。”

“你现在还相信这些吗？”刻柏斯问道。

“我向你保证，我很难认为自己已经懂得怎样对这些事情进行说明，甚至我不能使自己相信，把一个东西加在另一个之上时，是第一个一变成了二还是第二个一变成了二；还是由于相加，两者都变成了二。我发现虽然它们分离时其中的每一个都是一而不是二，却很难相信它们被加在一起时，变成二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它们并列导致的结合。现在我也不能相信，把一个东西分成两部分时，变成二的原因就是分离。因为这种变成二的原因正好和前一种相反：前一种是把两个东西置放在一起并把一个加在另一个之上；后一种是把它们分离开，使一个离开另一个。现在我既不能以懂得多怎样变为一而自娱，也不敢由这种研究方法来判断事物为什么会产生、消亡和持续存在。所以我彻底抛弃了原先的方法，模模糊糊地形成了自己的有些杂乱的研究方法。”

“然而，我曾听说有人读了一本阿那克萨哥拉所写的书，便断言‘心灵’产生秩序，并且是万物的原因。以前我也对这种解释很中意。不知什么缘故，我当时似乎认为心灵是万物的原因是正确的。我曾仔细地思量过，如果这点是确切无误的，心灵在产生秩序时将使一切事物都处于有序状态中，并以对每一个事物都是最有利的方式来安置它们。因此，有人若想发现既定的事物产生、消亡及待续存在的原因，就必须搞清楚怎样才对那个事物的存在、作用和各种方式的受支配最为有利。根据这种观点，只有一种东西对一个人自己和其他任何事物来说值得关心，这就是至上和至高的善。这么说必然包含有知道什么是非至上的善的含义，因为至上的善和非至上的善都被包含在相同的知识里。

“说来真让我高兴，经过深思我认为在阿那克萨哥拉的观点中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论述原因作用的权威，他正合我的心意。我设想他将告诉我们地球是平坦的还是圆形的，然后通过说明地球的这种形状为什么对它最有利，进一步详尽地解释地球形成某种形状的原因和逻辑必然性。我想，如果他断言地球处在中心，并具体地说明处在哪个位置对它最有利，如果他把这点完全讲清楚，我就不会再去寻求其他任何原因了。我还准备进一步得到教诲，了解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的相对速度、轨道以及所有与它们相关联的现象。总而言之。希望搞清楚对每一个天体来说，以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 and 受支配更为有利。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断言万物的秩序由心灵安排的同时，会不从对万物最有利的角度去设想它们现在所处的秩序。我想，确定了每一种现象和宇宙整体的原因，他就能充分地说明对每种现象来说什么是最有利的，和什么是普遍的善。我无论如何不会放弃我的希望。我没有浪费时间去收集书籍，而是尽快地去阅读它们，以便我能尽早知道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非至上的善。

“我的朋友，这是一个美妙的希望，但它很快就破灭了。读的书多了我就发现，这位同事并没有把心灵当作世界秩序的原因，而是把空气、以太、水等许多荒谬的东西当作世界秩序的原因。我看他是自相矛盾的，就像有人说‘心灵是苏格拉底的一切所做所为的原因’，然后为了说明我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躺在这儿，又说我的身体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骨头不能弯曲并在接头处互相分离，肌肉能够收缩和松弛，并同皮肤和肉一起在骨骼外面形成一个皮囊；肉和皮肤把肌肉和骨头联结在一起，骨头在接头处能够自由地活动，肌肉就借松弛和收缩使我的四肢得以屈伸：这就是我屈身坐在床上的原因。如果他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说明我同你的谈话，就列举声音、空气、听觉和许许多多其他东西为原因，从来不费神提及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既然雅典人要给我定罪，我想我还是在这里静候为好，最

依苏格拉底说，好像他最早从阿那克萨哥拉那里接受了这种观点，很可能受阿那克萨哥拉理性和道德世界观的启发，苏格拉底才去寻求一种目的论的解释，摒弃唯物主义理论。

地球是球状的观点被认为由毕达哥拉斯提出。

当时人们都设想宇宙有个中心。公元前4世纪毕达哥拉斯讲过，地球像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一样，围绕“中心火”旋转。公元前3世纪阿里斯塔克提出太阳是宇宙中心。

好像狗一样等待和服从他们加给我的任何惩罚！我想，如果我认为服从国家给我惩罚是不正当的和不体面的，因而抬脚溜走，那么这些肌肉和骨头恐怕早就会在溜走为妙的想法支使下，堆放在邻近的麦加拉或波埃底亚了。用肌肉、骨头和躯体的其他部分来说明我现在的行为就太荒唐了。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我不能去做我认为是正当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但认为正是由于它们我才能做正在做的事，而不考虑我的行动受心灵的控制，因而能够做出最佳的选择，则是非常含混和不准确的。请你们想象一下，不能区别一个事物的原因和使原因能够起作用的条件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在我看来，在黑暗中摸索的大多数人正是把后者叫作原因，把一个它无权享有的头衔强加给它。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地球处于旋涡中心，借助天体的作用来保持它的位置，有人则设想地球仿佛是一个由空气支撑的巨盘呢？原因正在这里。至于在特定的时刻以最佳的方式来安排万物秩序的能力，他们既没有去寻找也不相信真的会有这种神妙的东西，而是设想将来终有一天会找到一个更加强大、不朽和永恒的阿特拉斯。他们认为万物其实并非由善或道德义务束缚和联结在一起的。就我而言，只要获悉有人在费神寻找这个原因就会为此高兴。但是，既然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原因，既不能从自己这里发现它，也不能从别人那里得知它，那我就权且自己探讨原因问题。刻柏斯，你愿意我来向你证明万物的原因吗？”

“我的确非常愿意。”

“以后，”苏格拉底说，“当我被物理的研究搞得精疲力竭时，我想到自己应该警惕人们在观察和研究日蚀时所冒的那种危险。除非他们借助水或其他媒介的反射，否则有时真会使眼睛受伤。我想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担心用眼睛直接去观察对象、用每一个感官去把握它们，可能会使我的灵魂受伤和变得十分愚昧。所以我决定，我必须求助于各种理论，利用它们来发现万物的真理。或许我的描述不很贴切，因为我不承认借助理论进行的研究比依据事实进行的研究更能充分地运用‘想象’。如果借助理论能更充分地去想象，我就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无论何时，首先服从我判断为正确的理论，然后把一切和这个理论相符的东西，无论是原因或其他任何东西，都看作是真实的，把一切和它不符的东西都看作不真实的。我应该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儿，因为我认为你还没有理解。”

“是的，的确没有理解。”刻柏斯说。

“好，”苏格拉底说，“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在不停他讲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前面的讨论中更是如此，我打算从你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原则出发，制定一个新的出发点，即假定绝对的美、善、伟大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物都是存在的，由此向你们说明我自己经努力研究而发现的关于原因的理论。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假设并同意绝对的美等等的存在，我想借它们的帮助向你们说明万物的原因，找到灵魂不朽的证据。”

“我当然同意，”刻柏斯说，“你应该抓紧时间推演出你的结论。”

“让我们来考虑下一个步骤，看看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在我看

来，除了绝对的美以外，无论什么可称为美的东西，其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分有了绝对的美，不可能由于别的原因。你同意这种对原因的解释吗？”

“我同意。”

“就我的智力而言，也只能做此种设想，更精巧的有关原因的理論连我也难以理解。如果有人告诉我，一个特定的对象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具有华丽的色彩和形式或具有其他类似的属性；我根本不会去理睬这些混乱的解释，而是明确地、坦率地、无疑是愚蠢地抱定下面这种见解不放：使那个对象变美的东西存在于这个对象之中，或者同这个对象相联系（这种联系无论以什么方式都会发生），这个东西就是绝对的美。我尚不敢断定已能对这点进行充分的说明，只能坚持这个观点：绝对的美使美的事物成其为美。我觉得，对我和其他任何人来说，这是一个最谨慎而正确的答案，尽快地把握了它才不会误入歧途。对我和其他任何人来说，把绝对的美当作美的事物的根源才没有危险。你以为如何？”

“我非常赞同。”

“同样道理，正是由于大本身，大的事物才成其为大，较大的事物才成其为较大；也正是由于小本身，较小的事物才成其为较小。是吗？”

“是的。”

“所以，你同我一样也会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即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是由于‘一头’，一个人较另一个人矮也是由于‘一头’。你会坚决主张唯一能够接受的观点是，无论什么东西比其他东西高仅仅是由于高本身，即绝对的高使高的事物成其为高，矮的东西之所以矮也是由于矮本身，即绝对的矮使矮的事物成其为矮。我想你可能会担心，如果你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是由于‘一头’，你将会面对这样的逻辑矛盾：首先，较高的之所以高和较矮的之所以矮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其次，较高的人之所以高是由于‘一头’，但‘一头’是个较矮的事物，一个人由于某种较矮的东西而成其为高就更说不通。不是这样吗？”

刻柏斯笑着说：“是的，正是这样。”

“你还恐怕会说十大于八是由于十比八多二，或者说二是十大于八的原因；而不说十大于八是由于或者因为十是一个较大的数字。你恐怕还会说两码比一码长是由于它比一码多出自身的一半，而不说两码较长是由于它的尺寸较大。对吗？因为这里也存在同样的危险。”

“的确如此。”

“再假设我们把一个东西加到另一个上，你肯定不会说得到二的原因是相加；或者把一个东西一分为二时，得到二的原因是分离。你将大声疾呼你知道除了分有特定的共相外，其他方式都不能使特定的事物获得相应的性质。在我提及的各种情形中，你确认除了分有二本身外，没有其他原因能使二成其为二。无论什么东西要想成为二都必须分有二本身，成为一则必须分有一本身。人们常说，无经验的人看

到自己的影子也会惊慌失措。既然你想坚定地保持自己的前提的可靠性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你就应该不去理会相加和分离及类似的细节，远离它们到你更聪明的人那儿去借助他们的说明。如果有人想把它的前提强加给你，你就应该在还不能确认前提和结论是否一致之前不去理睬和拒绝回答他。你不得不证实前提本身时，就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假设最能吸引你的前提，直到获得一个使你满意的为止。如果你想发现真理，就不要像一些破坏性的评论家一样，借讨论原则和它的结果而把二者混淆。他们大概不考虑和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机敏能够使他们丝毫无损于自己的高傲而把一切搞乱。但是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哲学家的话，就应该领悟我所描述的方法。”

“你是完全正确的。”西谟弥阿斯和刻柏斯异口同声地说。厄：费多，我向你担保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觉得苏格拉底把他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甚至智力低下的人都能明白。费：厄刻克雷特斯，这的确也是当时在场的人的共同感受。厄：毫无疑问，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当时不在场，现在首次听你说的人的感受。下面的讨论是怎么进行的？费：我想苏格拉底使大家接受了他的观点以后，大家都承认各种纯形式的存在。万物被纯形式命名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分有了自己的纯形式。苏格拉底接着问道：“如果你们领悟了这种观点，你们在说西谟弥阿斯比苏格拉底高而比费多矮时，你们是否认为在那个时刻西谟弥阿斯既分有高本身又分有矮本身？”是的。”

“你们是否同意‘西谟弥阿斯比苏格拉底高’这种说法就其表达方式而言并不真实？西谟弥阿斯较高大的真正原因不是由于他是西谟弥阿斯，而是由于他偶然分有了高本身：同时他比苏格拉底高大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而是因为和西谟弥阿斯分有高本身类似，苏格拉底分有了矮本身。”

“是这样。”

“西谟弥阿斯比费多矮小不是由于费多是费多这个事实，而是由于同西谟弥阿斯分有矮本身类似，费多分有了高本身。”

“的确如此，”

“所以，这就是西谟弥阿斯既被形容为高又被形容为矮的原因。因为他的身高介于苏格拉底和费多之间，既然他断言他比身材矮的人高，也就应该承认他比身材高的人矮。”苏格拉底又笑着补充了一句。“看来我正在形成一种造作的风格，但我说的的确是事实。”

西谟弥阿斯表示同意。

“我之所以要说这一切，是因为想让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在我看来，不仅高的形式会绝对地既排斥高也排斥矮，而且我们所分有的高也从不容纳矮并且不允许自己被超过。它只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当和它对立的矮向它逼近时让步和撤退，或者在另一方产生时就

具体指谁不太清楚。但这种破坏战术通常是智者和一些准哲学派别使用的。柏拉图的意思是论战必须在同一前提下进行。

相反的属性不能共存于一个主体中。为了引出这个观念，柏拉图明显地使用了一个特殊的例子。看来好像西谟弥阿斯既高又矮。但这，仅仅是指他的身高由两种标准来衡量，不是西谟弥阿斯这个主体的基本属性。

已经不复存在。它不能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既保持自身不变又接受矮的性质。如果接受了矮的性质，就会变得和以前的它不同了，而我却没有因获得矮的性质而失去我的身份，我还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矮一点儿，但是我分有的高却不能容忍变为矮来代替。我们分有的矮也同样拒绝变为或成为高。其他性质在保持本来面目时，一定会拒绝变为或成为相反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性质或者作出让步，或者不再存在。”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刻柏斯说。

就在这时候，一个同伴（我记不得他是谁了）说：“你们瞧瞧！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致认为较大来自较小而较小来自较大，现在所说的恰恰推翻了前面的论断，这不是等于说对立面不能来自对立面了吗？”

苏格拉底转向讲话的人注意听他说些什么，然后说道：“感谢你的大胆提醒，但是你没意识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前面讨论的问题之间的区别。前面我们说的是对立面来自对立面，现在我们说的是对立面本身不能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无论是存在于我们中间的还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对立面都是如此。我的朋友，前面我们谈论的是具有对立性质的对象，并用对立的性质来称谓这些对象；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这些性质本身，由于这些性质存在于由它们命名的对象中，这些对象才获得了自己的名称。我们坚持认为对立面本身绝对拒斥相互转化。”说着他看了看刻柏斯。“我想你不会觉得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挺棘手的问题吧？”

“我没觉得这个问题棘手，”刻柏斯说，“但我的确不否认有不少问题让我感到困惑。”

“那么我们应该同意一种性质永远不能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是个普遍原则。”

“完全同意。”

“请考虑下面这个问题，看看你是否也能同意。你承认冷和热存在吗？”

“我承认。”

“你认为冷和雪相同、热和火相同吗？”

“当然不同。”

“热和火很不相同，冷和雪很不相同。是吗？”

“是的。”

“根据前面所说，我想你会同意雪作为雪来说永远不能吸收了热仍然是雪，把热加于其上时仍像以前那样保持自身不变。它必定在热逼近时离开，或者不再存在。”

“当然是这样。”

“同样道理，火必定在冷逼近时离开或者不再存在。它根本不可能吸收了冷仍然是火，把冷加于其上仍然像以前那样保持自身不变。”

“的确不可能。”

“所以我们发现，在类似的情况下，形式的名称不仅永远适用于形式本身，而且适用于那些虽不是形式却永恒地具有自己的相应特性的事物。可能再举一些例子会使我的意思更易于把握。奇数本身总是

应该同我们现在称呼它的这个名称相称。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这儿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总是不仅用奇数本身去称呼它，而且也用奇数来称呼它，因为奇数本身的特定本质使奇数成其为奇数。是不是唯一在这方面，或者还在其他方面，奇数本身和自身不同一？我的意思可由数字三的情况来说明。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但我们只以三为例。你不认为三不仅总是被称为三，而且也被称为奇数？尽管奇数和三不是同一个事物。虽然奇数并不等于奇数本身，但奇数永远是三和五及其他一切类似整数的特定本质。同样道理，二和四及其他同序列的数与偶数本身并不同一，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偶数。你是否同意这点？”

“我当然同意。”

“好。请格外注意我下面要提出的观点。显然，对立面自身不能相互包容；但另一方面，本身并非对立面却总是分有对立面的事物，似乎同样不能接受与它们分有的形式相对立的形式，而是在对立的形式逼近时不再存在，或者悄然隐去。无疑我们应该断言，三仍然是三时，对立形式的逼近不会使它变为偶数，使它很快就不复存在或悄然消失。是吗？”

“当然了。”刻柏斯回答。

“二和三不是互为对立的。”

“是的，它们互不对立。”

“所以，不仅对立的形式不能容忍与它正相反对的形式，其他事物亦是如此。”

“非常正确。”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不能给这些事物下个定义呢？”

“当然，当然。”

“那好，刻柏斯，能不能这样设想，这些事物为占有它们的形式所迫，不仅得接受自己的形式，还要永久地接受与自己的形式不相容的形式。是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想你能领悟三的形式若占有了一组对象，就强迫它们既成为三也成为奇数。”

“当然了。”

“那我敢肯定与具有这些对象的形式不相容的形式，永远不能被这些对象所分有。”

“是的，不能被分有。”

“只有奇数形式能够造成这种结果吧？”

“是的。”

“奇数形式的对立面是偶数形式吗？”

“是的。”

“所以偶数形式永远不能被三分有。”

“是的，永远不能。”

“换句话说，三和偶数是不相容的。”

“的确如此。”

“所以三是奇数。”

“是的。”

“有一些事物自身虽不直接与一个特定的对立面相对立，却又不能接受这个对立面。我刚才提出要给这样的事物下定义。在我们现在所举的例子中，三虽然不是偶数形式的对立面，却又不能与之相容，因为三总是分有偶数形式的对立面。在二和奇数形式之间、火和冷之间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例子中情况也相同。我们现在看看你是否能同意这个定义：不仅一种对立面不能容纳和它不相容的对立面，分有形式的事物也永远不会接受与它所分有的形式对立的形式；事物的形式都有其对立面，并且排斥该对立面。我来提醒你一下，一个道理多听几次是没有坏处的。五不会接受偶数形式，但把五加倍得到的十却不能容纳奇数形式。加倍有自己的对立面，但同时它却不能容纳奇数形式。一又二分之一或诸如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三的其他分效，也不能容纳整数形式。我想你能够理解和同意我所说的这些看法。”

“我完全能够理解和同意。”刻柏斯说。

“那就同我从头回顾一下这个观点，不要用已用过的术语来回答问题，只需领悟我所举的例子。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除了我在前面提出的‘谨慎回答’外，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又发现了别的‘谨慎回答’。假如你问我身体发烧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不再重复热使人发烧这个谨慎但简单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个深奥的、以我们讨论的结果为依据的答案，即火使人发烧。如果你问我存在于人体中的什么东西使人得病，我就不再说是由于疾病而是由于发烧。同理，如果你问我存在于一个数字中的什么东西使它成为奇数，我就不再说是由于奇数本身，而是由于单，如此等等。现在你是否完全把握了我的思路？”

“完全把握了。”

“那么请告诉我，存在于身体中的什么东西使它具有活力？”

“是灵魂。”

“总是这样吗？”

“当然了。”

“所以，无论灵魂什么时候支配身体，都会把生命赋予它？”

“是的，灵魂总是这样做。”

“生命是否有对立面呢？”

“有对立面。”

“它是什么？”“死。”“从前面的观点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永远不会容纳它的对立面？”“完全正确。”“刚才我们怎么称呼不能容纳偶数形式的形式呢？”“奇数形式。”“我们是怎样称呼与正义和文明不相容的东西呢？”“不文明和不正义。”“很好。我们怎么称呼与死亡不相容的东西呢？”“不朽。”“灵魂和死亡相容吗？”“不相容。”“所以灵魂是不朽的。”“是的，灵魂是不朽的。”“好，”苏格拉底说，“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一点已被证实，你意下如何？”

“我想的确是那样，苏格拉底。”

“刻柏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奇数必然是不灭的，三不也是不灭的吗？”

“当然也是不灭的。”

“如果不热的东西必然是不灭的，那么你把热加在雪上时，雪会完整无损和不融化的消失吗，它既不能够不再存在，也不能够容纳了热而又保持自身不变。”

“是这样的。”

“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假定，如果不冷的东西是不灭的，冷的东西逼近火时，它决不会熄灭或不再存在，而是离去并安然无恙。”

“必定是这样。”

“对于不朽的东西不也可以这样假定吗？如果不朽的也是不灭的，死亡逼近时灵魂也不可能不再存在。从以上所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不是偶数，奇数也不是偶数，火不能是冷的，存在于火中的热也不能是冷的；同理，灵魂不能容纳死亡或去死。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承认偶数逼近时奇数不会变为偶数，为什么它被某个偶数取代后依然存在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只能认为奇数不再存在，因为非偶数并不都是永恒定在的。如果这点被认可，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偶数逼近时奇数和三就会后退和离开。火和热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都是如此。对吗？”

“当然了。”

“如果我们承认不朽的也是永恒不灭的，灵魂就既是不朽的也是永恒不灭的。否则还需要进行论证。”

“不必再做论证了。”刻柏斯说：“如果不朽和不变的事物尚难免于毁灭，其他事物就更难逃脱这种命运了。”

“我认为，”苏格拉底说，“神和生命的形式及其他一切形式都是不朽的，永远不会不存在。”

“的确如此。我想人们都一定会这样认为，甚至众神也会这样认为。”

“既然不朽的就是不能毁灭的，如果灵魂的确是不朽的，它必定也是不灭的。”

“显而易见。”

“所以对人而言，死亡就是终有一死的部分毁灭，不朽的部分在死亡逼近时离开肉体，不被伤害和毁灭。”

“正是这样。”

“刻柏斯，灵魂是不朽和不灭的，并且的确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当然是肯定无疑的了。”

“苏格拉底，”刻柏斯说，“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丝毫不怀疑你的观点的真实性。如果西谟弥阿斯和在场的诸位有不同看法，最好不要默不作声。我想大家都明白，谁都不可能在下一次讨论时再向你请教灵魂不朽的问题了。”

“事实上，”西谟弥阿斯说，“对于你们所陈述的观点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怀疑。然而，灵魂不灭问题的确很大，我对人类软弱本性的见解又是这样贫乏，因而不禁忧心忡忡。”

“非常正确，西谟弥阿斯，”苏格拉底说，“进一步说，即使你觉得最初的假定是可信的，对它们还有必要进行更充分的确定。我想，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十分谨慎地验证了这些假定，就能够获得人类理

智所能够获得的真理。如果你们确信已经这样做了，就不必进一步进行探索。”

“你说得很对。”西谟弥阿斯说。”

“但是先生们，”苏格拉底说，“还有一点值得你们重视。如果灵魂是不朽的，我们就不仅应该关注被称为生命的那部分时间，而且应该关注灵魂存在的全过程，这也是灵魂的要求。忽视了这一点似乎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死亡是彻底解脱，对邪恶的人而言死亡则是一种恩典。死亡不仅使他们的灵魂脱离肉体，而且使他们的灵魂脱离自己所犯的罪恶。但事实上，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它除了尽可能变得善良和智慧以外，就不能脱离邪恶。除自己的教养和品行以外，灵魂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我们都知道，教养和品行对新近死亡的人至关重要，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旅程开始后，教养和品行良好则有利，反之则有害。

“我们接着讲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生前监护他，死后历尽艰辛，把他的灵魂带到一个地方，刚脱离肉体的灵魂都要在这个地方集中。这些灵魂要在这里受到甄别，然后由一个神引导前往另一个世界，这个神专司引导之职。这些灵魂须在另一个世界经受必要的考验，未经允许不得离开。经过很长时间后，另一个向导就会引导这些灵魂从另一个世界返回。

“当然，这个旅程不同于哀斯奇勒斯通过忒勒福斯所做的描述。忒勒福斯说，到冥王哈德斯那儿去的路是笔直的。我看去那里的道路既不笔直又非只有一条，否则就无需向导护送了。如果只有一条路，谁也不会迷失方向。事实上，可能有许多岔道和十字路口，需要借助这个世界的一些仪式和典礼判断方向。

“这样，明智和守纪律的灵魂紧紧跟随着向导，因而不会迷路。但是如我以前所说，紧紧束缚在肉体上的灵魂，环绕着肉体和可见世界盘旋了很长时间，在经历了无以计数的痛苦和磨难以后，终于被其守护神强制地带离可见世界，和其他灵魂一起到达前面提到的那个地方。在可见的世界干过无法无天的杀人勾当，或者犯下了其他类似罪恶的灵魂，自己也变得非常肮脏，被其他灵魂厌恶和疏远，谁都不会去陪伴它或引导它；它寂苦孤独地到处游荡，这样度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才能确实抛弃自己的恶习。每一个终生纯洁和有节制的灵魂都享有神的陪伴和导引，居住在对它们最合适的地方。有人使我相信，地球上许多美妙的地方，无论从本性还是从范围来看，地球本身都和地理学家对它的设想不同。”

“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你对于地球是怎么看的呢？我的确听到过许多关于地球的理论，就是没有听到过你的明见。我非常愿意听你讲一讲。”

“好的，西谟弥阿斯。我认为不必用格老秀斯的技巧来解释我的观点，但要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的确非常困难，甚至格老秀斯也难以胜任。首先，我能力所不及；其次，即使我知道怎样去做，我的生命和进行这样长的解释相比亦太短促了。然而，我没有理由不把地

球的外观和它的内部构造告诉你，我认为我做的描述是可信的。”

“妙极，”西谟弥阿斯说，“这些我也想听听。”

“首先，”苏格拉底说，“如果地球是球形的并位于天空的中央，它既不需要空气也不需要其他类似的力量来支撑，天空的均匀性和地球的对称性就足以使它不致坠洛。置于均匀环境中央的对称物体，不会在任何方向具有上升或下沉的趋势，它所具有的恒等推动足以使它保持悬空状态。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对此深信不疑。”

“非常正确。”西谟弥阿斯说。

“其次，”苏格拉底说，“我确信地球的面积非常大，我们居住在佛阿西斯河和赫刺克勒斯柱之间，只占据了它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居住在海的四周，就像蚂蚁或青蛙居住在池塘周围一样。其他许多民族也居住在相同的地方。地球四周还有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备异的低洼之处，水、雾和空气就聚集在这里。地球就像它置身其中的明亮天空一样纯净，绝大多数权威都把纯净的天空称为以大。水、雾和空气是以大的淀积物，它们持续不断地被排放进地球上的低洼处。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上的低洼之处，而是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假如某个人生活在海洋深处，他也会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他可以透过水看到太阳和其他天体、以为海洋就是天空。他可能非常懒惰和软弱，永远无法到达海洋表面，永远不能把头伸出海洋，直接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妙和纯净得多的世界，甚至不能听人进行这种比较。现在我们也恰好处在同样的境况之中。虽然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低洼处。却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表面，把空气称为天空，好像星星不在天空中移动而在空气中移动。软弱和懒惰使我们不能开通到达空气最高处的道路，这点和生活在海洋中的人完全想同。如果有人能够振翅高飞，到达空气的顶端，就能把脑袋伸出空气看到上面的世界，正像鱼把头伸出海洋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如果他有能力看到这种景象，就会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天空、真正的光线、真正的地球。因为地球及其上面的石头和我们居住的地方都被毁坏和侵蚀了，正像海洋中的一切都被咸水侵蚀一样。海洋中没有值得一提的植物，几乎没有任何构造完整的東西，只有大洞穴、沙子和无以计数的泥浆以及地球上比比皆是的粘土地带；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根本没有称得上是美的东西。但上面那个世界中的事物又在很大程度上优于这个世界中的事物。西谟弥阿斯，如果此刻适合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对位于天空下的地球实际上的样子的确值得一听。”

“是的，的确是这样，苏格拉底。”西谟弥阿斯说，“无论如何，听你进行这种描述是莫大的荣幸。”

“亲爱的孩子，”苏格拉底说，“从高处往下看，地球像一个由十二块皮子制成的球，上面涂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其中我们仅仅知道很有限的几种，它们同艺术家们所使用的颜料相似。除去这几种颜色以外，整个地球表面还呈现着更明亮、更纯洁的色彩，紫红色奇妙异常，黄色如金黄，白色胜似白垩或雪，覆盖其余部分的色彩同样是美

妙异常。充满空气和水的洼地也呈现出一种特殊颜色，在斑斓的色彩中发出微光。这样，地球的表面就形成了五颜六色的不间断的表面。生长在这个地球上的各种树木、鲜花和果实匀称艳丽，山脉和石头表面均匀平滑，近乎透明，色彩也非同寻常。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如此珍贵的水晶、碧玉、红宝石和祖母绿等，只不过是这些石头的残片。在真正的地球上，一切都如这些宝石一样地美好，或更美好。这是因为那里的石头处在天然状态中，没有被腐蚀和毁坏，没有受到盐水侵蚀。而我们这个世界中的石头同聚集起来的沉淀物为邻，它们使石头、地球、动物以及植物破相变形。地球本身不仅遍布这些石头，而且遍布金银和其他金属，因为许多丰富的矿藏裸露于地球的各个部分，神赐的视觉使我们能够看到它们。

“在真正的地球上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也存在人类，一些人居住在内地，另一些人居住在空气周围，正像我们居住在海边一样；还有一些人居住在空气环绕、邻近大陆的岛屿上。一言蔽之，空气对他们的用途正像水和海洋对我们的用途一样，以太对他们的用途正像空气对我们的用途一样。他们那里的气候温和，这使得他们免受疾病侵扰，比我们长寿。正像空气比水、以方比空气明晰得多一样，他们的视觉、听觉、理解力以及其他能力都比我们优越得多。

“他们的神殿和神庙真正是由神来居住的，他们能够面谒众神，由神亲授神喻、预言和先见等等。他们能够看到太阳、月亮和星辰的真实面目，还享有其他神赐的幸运。

“这就是整个地球和存在于其上的各种事物的本性。就地球本身而言，在其整个表面上有许多低洼的地方，其中有一些比我们居住的地方更低，更宽，另一些比我们居住的地方低却面积较小，还有一些比我们居住的地方高且宽阔。这些洼地都由地下的许多或窄或宽并互相贯通的通道连接在一起。经由这些通道，可怕的、不间断的地下河流，把大量大量的冷水和热水从一个洼地输送到另一个洼地，这些通道中还流动着火的河流，巨大的火的河流，就像西西里的熔岩和熔岩流来之前泛滥着混水的河流一样。通过地下河流，一些洼地就像洪水泛滥时一样被注满了水。

“这一切往复运动都是由地球内部的一种振荡导致的，这种振荡是由如下方式自然而然地造成的。

“地球上有一个空穴，不仅比其余的空穴大，而且两边贯通。荷马说：‘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地球上最深的深渊。’这正可以形容这个空穴。但在别处，荷马和其他许多诗人却把这个地方称为塔耳塔罗斯。所有的河流都一起流入了这个深渊，又从这个深渊中流出来。每条河流在流进流出以后，都在本性上与这个深渊变得相同。这条河流流进流出的原因是大量大量的水无处存身，因而产生振荡，泛起波涛，和水一起流动的空气或微风也随之躁动不安，因为它始终伴随着水流到地球遥远的一边再返回来。正像我们呼吸对不间断地呼出和吸进气息一样，和水相伴的气流也同水一起振荡，随着水从深渊中流出流进，卷起可怕的、巨大的风暴。所以，水流进了这个所谓的更深的地方，地下的河流就把其他那些洼地注满，随后：水又从这个更深的地方流出，把河流注满；河流被注满后就在它们的通道中流动，

流遍整个地球，形成大大小小的海洋、湖泊、河流和泉。它们都和地下河流相通。然后，江河湖海中的水又经由远近不同的途径沉入地下，再次流入塔耳塔罗斯。水沉入地下的途径有深有浅，有的比地下通道深得多，有的比地下通道稍深一点，但水在沉入地下时，都在比注满江河湖海的通道低的地方流动。一些水从这边流出塔耳塔罗斯，从另一边返回；另一些水则从同一边返回。有些水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像蛇一样地把地球绕了一圈或几圈，边绕边下降，直到全部流入塔耳塔罗斯。水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下降至塔耳塔罗斯中心，但不能再下降了，从中心无论向那个方向都是上升的，哪个方向都有河在流动。

“在众多的巨大河流中，有四条河非常特殊。其中最大的一条名叫俄刻阿诺斯，它在离中心最远的地方环绕地球波动。与俄刻阿诺斯相对的河叫作阿刻戎，它的流程完全不同，不仅要流经其他凄凉的地方，而且要从地府下到达阿刻戎西安湖。人死后灵魂多半也要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呆上或长或短的时间，又被送去投生为有生之物。第三条河位于前两条河中间，它从源头流出后，就进入了附近一大片燃烧着火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比海洋还要大的泥水沸腾的大湖。从大湖这儿始，混浊的、泥浆般的水就在环形的河道中奔腾，终于经地下来到阿刻戎西安湖边，但不同湖水混合，而是在地下绕了好多圈以后，从一个更低的地方流入塔耳塔罗斯。这条河称为皮里佛勒革同河，它那加火般的激流向世界的各个地方喷射熔岩。诗人们说，第四条河喧嚣着，首先流进了一个荒凉可怕、全是沉重的灰色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斯梯克斯地区，在该地区入口处形成的湖名叫斯梯克斯湖。流经这个地区后，河水获得了神秘的力量，在地下循看一条与皮里佛勒革同河相反的螺旋形通道流动，在阿刻戎西安湖与皮里佛勒革同河相遇。第四条河也不同其他河水混合，而是从与皮里佛勒革同河相反的方向顺环形通道流入塔耳塔罗斯。诗人们说，这条河名叫科库托斯。

“地球的内部结构和地下河流的情况大致如此。初死之人的灵魂由其守护神引导到达这个地方，无论生前是否虔诚地生活，都得首先服从对它们的审判。生活符合中道的人的灵魂前往阿刻戎河，乘上等待着他们的船被送到阿刻戎西安湖，居住在那儿经受净化。根据每个人生前的功过，犯过轻罪的灵魂经受惩罚以后被赦免，品行优良的灵魂得到褒奖。屡犯渎神罪、行凶杀人无恶不作、或犯过类似罪行的灵魂，由于罪大恶极被判定为不可救药的，命中注定要被打入塔耳塔罗斯，永世不得超生。

“另一些灵魂虽被判定犯有大罪，却可以弃恶从善。例如，在盛怒中对父母有过不敬行为，此后深深悔悟的人，或者由于一时激忿难以自制而犯了杀人罪的人，他们的灵魂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些灵魂必定也会被打入塔耳塔罗斯，它们被打入塔耳塔罗斯并在那儿呆上一年以后，又会被浪涛抛出来，一时激忿犯了杀人罪的灵魂被打进科库托斯河，犯过不敬父母罪的灵魂被打进皮里佛勒革同河。以后，当它们被冲走，经过阿刻戎西安湖时，它们便在湖边放声大哭，呼唤被它们杀死或虐待的人的灵魂，呼吁、乞求和恳求宽恕以便自己能够进入阿

刻汝西安湖。如果得到了宽恕，犯有杀人罪和不敬父母罪的灵魂就得以解脱，结束自己的灾难；如果得不到宽恕，就会再次被浪涛卷入塔耳塔罗斯，从那儿再回到科库托斯河和皮里佛勒革同河，直到感动了被它们冤屈过的人的灵魂才能消除自己的苦难，因为这就是对它们的判决所规定的惩罚。

“在阳世生活时，有些人的灵魂就从欲望和限制中解脱，向往更加纯洁的住所；这样的灵魂被判定为终生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能够再度移居到地球表面。在这种类型中，一直借学习哲学使自己充分净化的灵魂，此后就不再和肉体在一起了，而是到达更美好的住所；这一住所美妙得难以描述，况且时间也不允许了。西谟弥阿斯，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描述已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说明人生就是为了尽心尽力地获得善和智慧，这样做的报偿是荣耀和充满希望的。

“当然，有智慧的人不应该认为情况完全如我所说。无论如何，以上所述正确地说明了灵魂及其将来往所的情况。我认为，这既是一个合理的主张，又是一个值得去冒险的信念；冒险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去鼓励自己坚定信念，我把话拖得这么长，原因正在于此。

“人们对灵魂命运的担忧，可用这种方式来消除。如果人们在有生之年放弃了肉体的快乐和装饰，认为它们和自己的目的相悖，是外在的甚至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东西，而使自己献身于获得知识并以此为乐；这样就能不用外在的美来装饰自己的灵魂，而用内在的美来美化自己的灵魂，用自制、善良、勇敢、慷慨和真理充实灵魂，使自己适合于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西谟弥阿斯、刻柏斯和其余诸位都会在将来某一天开始这个旅程，但正如一个悲剧人物所说的那样，‘死亡正在召唤我’。也就是说，现在该是我去洗澡的时候了。我一定得在服毒以前洗个澡，以免死后还要有劳妇女们洗涤我的身体。”

苏格拉底讲完后，克里托说：“很好，苏格拉底。你对我和其他人还有什么吩咐吗？我们应该怎样去为你的孩子们效劳？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使你最中意？”

“克里托，”苏格拉底说，“除了我经常告诉你们的事外，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如果你能照顾好自己，即便现在不同意我的观点，你所做的一切都会使我、我的孩子们和你自己满意。相反，如果你不能照顾好自己不遵循我始终在宣扬的生活之路，不论你多么热心地赞同我的观点，根本于事无补。”

“我们会尽力按你所说的去做的。”克里托说：“但是我们怎样为你举行葬礼呢？”

“悉听尊便。”苏格拉底回答，“如果你们能够抓住我，不使我从你们的手指缝中溜走，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优雅地笑了笑，把身子转向我们继续说：“我无法使克里托相信，苏格拉底仍然活着，在这儿同你们交谈，讨论各种问题。他认为他现在看见的苏格拉底已经死了，躺在这儿，还同我商议怎样为我举行葬礼！我花了很长时间详尽地向你们说明，喝了毒药以后我就不会和你们在一起了，而是离开此世去得到至上的幸福，我为了安慰你们和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他完全是白费唇舌。你们得为我向克里托担保，找与被交付法庭受

审的苏格拉底根本不同。他认为我应该呆在这儿，你们应该使他确信我死了以后就不会呆在这儿了，而是要离开或被接走。这将使克里托变得坚强一点，看到我的身体被火化或埋葬时不致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好像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不要在葬礼上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我们刚刚把他入殓，正要把他送到坟墓去安葬。克里托，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言辞不当不仅当时会造成不和谐，也会使灵魂不安。你必须打起点儿精神说正要埋葬的只不过是自己的身体，你可以随你所愿去埋葬它，无论想出什么方式都是最恰当的。”

苏格拉底边说边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沐浴；克里托紧随其后，并告诉我们在外面等待。我们边等边讨论和回顾前面说过的各种观点，或思量已经降临的巨大灾难，仿佛都感到会失去慈祥的父亲，今后将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就在这时，苏格拉底沐浴完毕，他的孩子们被带来和他诀别。他的两个小儿子、一个大男孩和家眷都来了，这几个人你都知道。苏格拉底在克里托陪伴下和他们交谈，吩咐他们如何实现他的遗愿，然后让妇女和孩子们离去，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这时太阳已快落山了，苏格拉底在屋子里已和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他来到我们这儿坐下，由于刚沐过浴而容光焕发。没说上几句话。典狱官就进来了。他走到苏格拉底跟前说：“苏格拉底，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冒犯你而招致厌恶和咒骂，我在执行政府的命令迫使其他人服毒时，的确遭到厌恶和咒骂。在这段时间中，我开始明白你是最高尚、最伟大、最勇敢的人，这样的人以前从未到过这儿。尤其是现在，我已经确信你不会生我的气，而是厌恶那些官高权重的人，因为你深知谁应负责。现在我不得不对你说：永别了，请你尽可能轻松地承受必须发生的事情。”说着他已经泣不成声，然后转身离去了。

苏格拉底抬头看着他说：“再见，朋友，我会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然后继续对我们说：“多么可爱的人！这段时间他总是来看望我，有时还和我讨论一些问题，对我的态度极为友好。他多么慷慨地同我洒泪告别！克里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吧。有劳哪位去看看毒药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准备好了最好把它端来，如果还没有准备好就告诉负责此事的人把它准备好。”

“苏格拉底，”克里托说，“太阳仍高悬在山头尚未落下。此外我还知道，通常临行的人还要吃正餐和品酒，得到警告后还要长时间和他们所喜爱的人相伴，很晚才服毒药。不必着急，时间还多的是。”

“克里托，”苏格拉底说，“你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会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相信，推迟服毒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我留恋和惋惜已经无意义的生命，只能使我在自己眼中变得很可笑。好了，请按照我说的那样去做吧，不要再寻找借口了。”

这时克里托向站在旁边的仆人示意：仆人走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才同负责给人服毒的那个人一起返回，这个人把毒药放在杯子中端了进来。苏格拉底看到他后说道：“老伙伴，你精通此道，我应该怎样去做？”

“喝了它吧，”这个人说，“然后去散步，你感到腿有点儿发沉就躺下，这时药性就发作了。”

他边说边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厄刻克雷特斯，苏格拉底兴致勃勃地接过杯子，丝毫没有慌乱，脸色和表情也没有丝毫改变。他抬眼用惯常的沉稳目光看着杯子说：“以这杯毒药作奠祭，你意下如何？这样做是否能被允许？”

“我们只能准备按规定去做，苏格拉底。”那个人说。

“我明白，”苏格拉底说，“但我想，我被允许或不如说必须祈求众神保佑，使我从这个世界顺利地移居到另一个世界。这是我的祈祷，希望它能被接受。”说着，他平静地、没有丝毫厌恶地把这杯毒药一口气喝光。

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都一直强忍眼泪，但眼看着苏格拉底喝下了毒药，的确确实把毒药喝了下去，我们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的眼泪如泉一般地涌出，不禁心肝俱碎地掩面哭泣。这不是因为他的死，而是因为我不幸失去这样一位朋友。克里托甚至在我之前就绝望了，由于忍不住眼泪而走了出去。阿波罗多汝斯一直在不停地哭着，此刻他更是动情地失声痛哭。除了苏格拉底以外，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他的感染而痛哭。苏格拉底因此说道：

“朋友们，请你们千万别这样。我之所以要把妇女打发走，就是因为要避免这种干扰，因为我被告知一个人应该精神镇定地迎接他的末日。请你们平静下未，坚强一点儿吧。”

这番话使我们都感到羞愧，逐渐地抑制住了自己的泪水。苏格拉底慢慢地走着，不久就说他的腿有点儿发沉，然后按服侍他服毒的那个人的建议仰面躺下。那个人把手放在苏格拉底身上，过了一会就去检查苏格拉底的腿和脚。他用力捏苏格拉底的脚，问他是否有感觉。苏格拉底说没有感觉了。接着他又用力捏苏格拉底的腿，并以同样的方式依次往上移。我们看到苏格拉底逐渐地变冷和僵硬了。一会儿，他又去触摸苏格拉底，并说药力达到心脏的苏格拉底就去了。

僵冷扩展到苏格拉底的腰部时，他揭开了盖在脸上的东西（他刚才把脸遮住了），并说：“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忘不了，我们会按你的吩咐去做的。”克里托说，“你确信再没有任何事情了吗？”苏洛拉底没有回答。稍过了一会儿他又动了动，那个人揭开了盖在他脸上的东西。他的眼睛已经发直了。克里托看到后，替苏格拉底合上了嘴和眼睛。

厄刻克雷特斯，这就是我们的伙伴的死。我可以公正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勇敢，也是最有智慧和最正直的人。